

朝霞

ZHAO

XIA



8

1974

朝霞

目 录

· 小 说 ·

布 告 (征文选刊) 史汉富 (3)

长龙伏虎记 陶志豪 (16)

“铁手” 林启苗 (29)

劲 梅 叶 勉 (36)

桑弘羊舌战群儒 上海电焊机厂一车间
工人理论小组 (43)
——《盐铁论》故事新编

· 散 文 ·

铁道工人之歌 陈继光 (51)

明 天 卫国珍 (72)

· 诗 ·

千年红 (叙事诗) 戴仁毅 (26)

染厂新将 马开元 (65)

在图书馆 成莫愁 (35)



· 评 论 ·

喜看战友颂英雄……………沪东工人文化宫文艺评论组 (56)

——读长篇小说《较量》

西沙的历史画卷……………黄彩虹 (60)

——读浩然同志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

他们为什么破口大骂? ……………范中柳 (62)

——斥苏修对长篇小说《征途》的攻击

苏修文学批判

请看这“三分钟的乌托邦”王国…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评论组 (66)

——评苏修剧本《普尔热瓦尔斯基之马》

附：苏修剧本《普尔热瓦尔斯基之马》故事梗概…………… (69)

法家诗文选读

试谈曹操的诗歌……………冰 夫 (75)

附：曹操《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



布告

史 汉 富

一

人们的心中往往印刻着一些难忘的日子。纺织女工柳文兰，总是把“七·二七”铭记在心。

一九六八年，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进驻上层建筑的那一天，柳文兰穿着洁白的衬衫，套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裤，在红色的工宣队大旗下，带着一支队伍，英姿勃勃地向中华医院挺进。她的步伐矫健——又庄重；她的目光激动——又深邃；她的肩上没有一只纱锭——却象架着一门重炮。柳文兰望了望并肩走着的工宣队连长小邵。小邵并不小，有三十四五岁了，因为从小进厂，十多年来就这么叫下来了。他今天新理了发，刮过胡子，精神抖擞。但柳文兰看得出，他的心情同样是不平静的。

三天前，柳文兰和小邵一起到卫生局开会，听卫生局的同志向进驻各医院的工宣队负责人介绍情况。当会议宣布休息的时候，小邵就迫不及待地吧柳文兰叫到了平台上，他握着拳头说：“柳师傅，医院里这

么复杂，我真恨不得今天就开进去！”

柳文兰理解小邵的心情，她自己的心也早飞向中华医院了。她想起解放前，自己和妈妈一起逃荒到上海，露宿在一家教会医院的门口，被洋人撵走的情景。那时，柳文兰捏紧小拳头想：等我长大了，就把你的大门砸个稀巴烂！她想起一月革命前夕，陪同清花车间洪师傅到中华医院看病的情景，老洪师傅生了癌症，医生们说他不治之症。当厂救护车离开医院大门的时候，她望着老洪师傅想：要是早一点解放，我一定去当医生，把癌症征服。她又想起几天前，老洪师傅来找她的情景。文化大革命中，中华医院出了个新医门诊室，把老洪师傅的病给治好了。可是最近院方却贴出了一张布告，把新医门诊室关了。她学习过毛主席关于卫生革命的指示，新医门诊室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癌症，这是符合毛主席教导的新生事物，他们为什么要砍掉呢！当时柳文兰心里真是憋着一股子气：进了医院，一定要把修正主义的垃圾扫出去，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扎下根来！

柳文兰扶着平台的栏杆问：“小邵，我们进驻医院怎么干呢？”

小邵想：是呀，怎么干呢？总不能乱冲乱闯哇。虽然自己花过一些时间浏览了几本医学书，懂得了一点医学知识，但总不能代替医生去看门诊，也不能上手术台开刀呀。小邵说：“我们要狠抓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

“对。”柳文兰从包里拿出一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小册子说，“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办。”

接着，柳文兰便把老洪师傅看病的经过，把院方关闭新医门诊室的事告诉了小邵。他们共同感到，新医门诊室是中华医院斗争比较激烈的地方，他们商定进医院后要抓一抓新医门诊室的政治思想工作。

会议又开始了。有一件事柳文兰没有来得及告诉小邵：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前夕，她去过中华医院。

二

中华医院一改往日的宁静，锣鼓声从清晨起就“咚锵咚锵”地闹起来了，彩旗迎着晨风在甬道两旁“呼啦呼啦”地飘着。到处是红色的欢迎标语，乳白色的病房大楼上，每一扇玻璃窗都反射着火红的霞光。

革委会副主任高宇正医生，可以说是忙得最欢的人了。一大早，他就和后勤组长一起，在为工宣队安置的宿舍里左顾右望，看看床铺安排得是否妥当，不时用手压压弹簧床，试试弹簧有无损坏。离开宿舍关上门时，他还不放心地推拉了几下，生怕门锁不牢。然后，高宇正便一个人走马灯似地从一号病室跑到十二号病室，从外科大楼奔向内科大楼，瞧瞧欢迎标语写了没有，问问重危病人的措施订得如何。每离开一个病室，他都没有忘记，顺手把站在门口的，象圆茶盘那么大的“静”字木牌放放

端正。

当高宇正还在满院飞跑的时候，大门口已是人声鼎沸、锣鼓震天了。高宇正虽已五十开外，体力倒还可以，他又向大门口快步走去。

“老高，老高！”高宇正一听这破锣一般的声音，便知道是梅保罗医生了。

没等高宇正站定，梅保罗医生已经凑近他的耳朵说开了：“老高，新医门诊室怎么还没有关掉？！”

“哦？不会吧！”

“不会？你去看看吧。”

高宇正一楞，他的脚步向后挪动几步：那面是新医门诊室。又向前挪动几步：那面工宣队队伍正在阔步行进。高宇正就这么忽前忽后的乱了一阵步子，最后把心一横，朝新医门诊室走去了。

新医门诊室是朱时英医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带头搞起来的，有几个医务人员和她一起合作。当初，高宇正并不反对，一则作为副院长，在群众运动中不能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二则，他觉得针灸、中草药对治疗伤筋、发炎之类的小毛病总还是有些作用嘛。不久，高宇正听说，新医门诊室居然收治疑难杂症和晚期癌症，而且几乎天天门庭若市，不觉愁眉锁眼，忧心忡忡。心想：医院里有的是留英赴美的医生，他们手中拥有“三大法宝”——手术、放射、化疗，对癌症仍然谈虎色变，望而生畏。你一个毕业才几年的女医生，怎么能用几根针戳戳，几棵草嚼嚼，就把癌治好呢？高宇正也听到了一些反映，说什么朱时英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作怪等等。看到国外文献报道，对癌症病因的研究名目繁多，不禁望洋兴叹了一番。被结合当上了副主任以后，也想振作精神，搞点成绩出来，打算选一些有条件的项目先搞起来，于是便去找梅保罗医生商量，不料梅保罗拉长了脸说：

“你还搞什么规划，人家朱时英不是早解决了吗？”“哎，不必把她放在眼里。”“你不把她放在眼里，她可把你放在眼里。当初，我的办公桌上的大字报不就是她贴的吗？”

高宇正逐渐感到，新医门诊室已经成了他开展工作的障碍。文化大革命前，自己搞专家治院是错误的，但医院里开刀、科研总离不开象梅保罗这样一些医生呀，为了调动这些人的一技之长，他决心把新医门诊室关掉。但他不能象文化大革命前那样用行政手段，于是便以各种借口，把新医门诊室的人员逐一抽走。最后就剩下朱时英“光杆司令”一个，盼着她自己甩手不干。谁知竟有不少人给她撑腰，几个小青年利用假日，踏着三轮拖车，和她一起去郊区采集草药；病人和家属也帮她生火炉；煎草药。高宇正对此也束手无策。有一天，梅保罗气急败坏地跑来对高宇正说：“不得了，朱时英用针灸把病人搞死了！”虽然了解下来，那是一个曾经积极抢救无效的晚期癌症病人，但高宇正感到，新医门诊室迟早要出事故的。为了对病人负责，作为一个干部，应该敢于说话。于是他多次找朱时英谈话，指出她搞的那一套对癌症病人不仅不利，而且是有害的，必须放弃。朱时英经过一再劝说，总算同意了。今天，工宣队已经进了医院，她怎么还在那儿看门诊呢？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

高宇正怒气冲冲奔向新医门诊室。

三

工宣队连部办公室里，人群川流不息，有病人来反映医院情况的，有医务人员递纸条要求和工宣队个别谈话的，有附近居委会的赤脚医生来串门的，也有的是带着好奇心望一望就走的。柳文兰望着人群，想着毛主席关于派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的指示，心中热浪翻腾。忽然发现一位农村

打扮的妇女在门口欲进又止。柳文兰赶紧迎上去：“大姐，你有事吗？”那妇女走进来，神情焦灼地说：“同志，我不知道该不该来烦劳你们。在门口听人说，只要托托你们工宣队，也许还可以……”柳文兰搬来一只椅子，让那妇女坐下。那妇女告诉柳文兰，她丈夫生了癌症，大队赤脚医生帮他们打听到中华医院新医门诊室看这种病，但是今天摸到这里，人家告诉她，除了老病人，新的一律不看了。柳文兰听了，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和小邵商量了一下，觉得虽说工宣队刚进门，不宜立即插手业务工作，但现在出现在眼前的，明明是一场两条医疗卫生路线的斗争！对这场“遭遇战”，不仅不该回避，相反，从中了解一些情况，说不定还有利于政治思想工作的全面开展。于是，决定现在就去新医门诊室探个虚实。他们先按原计划安排了工宣队员的活动：一部分深入病室访病问苦，调查研究，一部分作阶级教育和清队的准备工作。然后柳文兰便对那妇女说：“大姐，我陪你去找医生商量一下试试看。”

那妇女的丈夫坐在医院进门的石凳上，身子倚靠在紫藤棚的竹架上。柳文兰扶着他跨上石级，来到新医门诊室。一看，气氛果然不一般，门诊室的墙上是一张措辞决绝的停办布告，门诊室的门却敞开着，一位穿白大衣的女医生在来回走动，给躺在诊疗床上的病人扎针、起针。过道上闹哄哄的拥着一群人。柳文兰先把病人扶到一只墨绿色的长藤椅上，然后朝人群走去。人群中显目地站着一个穿白大衣的人，他左手托着右手的胳膊肘，右手的手掌托着下巴，下巴的肉堆在颧骨上，柳文兰一看，那不正是她认识的高宇正医生吗！

高宇正被十几个病人和家属围着，嘴里不停地“嗯嗯”作声，似乎对旁人的话听得十分认真，其实他啥也没听清，啥也不想

回答。对病人有什么好说的呢，病笃乱投医，特别是这些生癌的病人，他们怎么知道，现在世界上对癌症还是一筹莫展呀。“三大法宝”或许还能拖拖时间，新医门诊室那一套，弄不好是会招致意外的呀。问题出在朱时英身上，她为什么出尔反尔继续开门诊呢？高宇正一边向周围的人点着头，一边移动脚步走进新医门诊室，走到朱时英的背后叫了一声。朱时英头也不抬，只管弯着腰轻快地给卧在床上的病人下针。高宇正便提高了嗓门：“朱医生，你怎么还在这儿看门诊呀？”朱时英直起腰，半侧着头盯着高宇正，仿佛在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儿看门诊呢？”

此时，柳文兰看清楚，朱时英约莫三十一二岁，她左手的小手指与无名指间夹着一把银针，微微翘起的嘴唇有点抖动。高宇正依然托着下巴，眯缝着眼睛说：“大门诊欢迎你，你应该到那儿上班去。”

朱时英望着周围一张张期待的脸，这些工农兵病员，有的生了癌症，或者因为癌症转移失去了手术机会；或者由于癌症部位不好，无法进行放射治疗；或者因为白血球太低，不能再用化学药物了，也就是说，原有的“三大法宝”对他们已经不够用了。现在经过新医门诊室的治疗，不少病员的症状有了改善，难道就此放弃治疗，见死不救吗？她还记得，在农村巡回医疗中，是贫下中农鼓励她西医学中医，走毛主席指出的中西医结合的道路的。当初，她怎么能想象，让一根针、一把草进中华医院，会招来这么大的风雨，连自己的好朋友也劝她说：“你这是何苦呢，万一出点事故，犯得着吗？还是太太平平吃你的西医饭吧！”高宇正几次三番地开导她，央求她，希望她“三思而行”。她真是百思不解。在沮丧、气馁、烦恼中，她开始有点犹豫了。但是，群众支持她，有人告诉她，只要坚持到工宣队进

驻，就好了。这几天，她天天盼望着工宣队来到新医门诊室。作为缓兵之计，她暂时不收新病人。朱时英回答高宇正说：“等老病人不需要治疗了，我再去大门诊。”高宇正说：“老病人可以转到大门诊室去嘛。”

这时，旁边的病人和家属早已按捺不住了，他们告诉高宇正，他们是因为大门诊医治无效才到新医门诊室来的，还要求高宇正对个别医生的老爷态度，要好好抓一抓。病人和家属一五一十的数道着，高宇正的五脏六腑象塞进一团乱柴草似的难受。他悻悻地说：“朱医生，贴布告的原因你心里清楚，我对你的工作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说着便挤出人群，走下石级。人们一时惊愕了，朱时英也不知所措。这时，人群中突然发出一个响亮的女声：“请慢点走！”

高宇正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喝住了，他站停在石级上，回头一看，只见一位身穿洁白衬衫，外面套着一件深蓝色工装的妇女，庄重地站在上面。心想：这是谁呀？读者当然清楚了，她就是早已在场的柳文兰。

柳文兰见高宇正转过了身，便改换了语调，象老相识似地望着高宇正说：“你就是高宇正医生吧？”

高宇正在下面的石级上，仰头打量着柳文兰：这是一位四十出头的妇女，个子比较高，发夹把齐整的短发擦在耳朵后面，整个脸盘显得清清爽爽。但这是一张极为平常的脸型，除了眼角边淡淡的鱼尾纹，说明她饱经风霜外，几乎没有更多的特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高宇正听她的口气似乎认识自己，但转念一想，病人认识医生，而医生不认识病人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于是他淡淡地说：“嗯，你有事吗？”

柳文兰望着高宇正，他的眼神里并没有出现一星半点相识的表示。显然，他已经忘了，别说是一九五七年的邂逅，就连一

月革命前夕陪同老洪师傅看急诊的事，也忘得烟消云散了。此时此景，柳文兰不想往事重提，也不想露出工宣队指导员的身份。她觉得以一个普通女工的身份和高宇正交谈似乎更好一些。

“高医生，你应该理解工农兵病员的心情……”

“理解。”高宇正走上两级石级。大家叫他“老高”，可他长得实在不高，与柳文兰说话时还得把头稍仰一点儿，他手掌托着下巴继续说，“不仅病人的心情，就是你们做家属的心情我们也是理解的。”

“现在既然病人需要，朱医生思想也不

通，新医门诊室关不关的事，你们是否再商量一下呢？”

“嗨，同志，你不能光站在病人家属的立场上说话呀，医院的情况你们不了解。”

柳文兰说：“什么情况，你可以和大家谈谈嘛。”

“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们贴布告停办完全是为了病人。”

“噢！怎么是为了病人呢？”

“嗨，对不起，现在没有时间谈了。”高宇正想，这些情况怎么可以当着病人的面讲呢。他对着站在后面的朱时英说：“朱医生，你也该收拾收拾去欢迎工宣队呀。”

高宇正说着，返身又走下石级。这时，后面追来一位青年护士，她声音清脆地喊着：“老高——”

高宇正无可奈何地说：“别找我了……”

青年护士一边利索地撕着手中的橡皮膏，一边火辣辣地说：“哟，新医门诊室的事让你恼火了吧。这么大的事，你不听听大家的意见就是不对，还怨谁呀！”

“好了，好了。”高宇正对这样泼辣的护士一向是退让三分的。他把手一扬就走。不料，那护士把撕下的橡皮膏往白制服上一粘，紧追几步说：“哎，我问你，这里有没有一位叫柳文兰的工宣队指导员？”

柳文兰一听，不好意思地迎上说：“同志，我就是，有什么事吗？”

青年护士含笑地说：“哦，请你听电话。”

柳文兰跟着青年护士走了



两步，又回身走到长藤椅旁，把那位农村妇女的丈夫交给朱时英，请她先处理一下，然后跟着青年护士到门诊办公室听电话去了。

朱时英和在场的人激动地望着柳文兰远去的身影。

四

高宇正站在石级上足足呆了一分钟的时间，胸中涌起一股复杂情绪。要知道，从内心讲，他是多么欢迎工宣队进驻呀。别说今天清晨那股忙劲，早在两星期前，他就催革委会主任到局里去多争取一些工宣队员。而现在，高宇正怎么会想到，一个工宣队员——还是指导员吧——站在自己的面前，竟然还认为是病人家属，多不应该！

高宇正在众目睽睽下，走进了门诊办公室，他手足无措地站着。柳文兰一边拿着话筒和小邵通话，一边搬动身旁的一张椅子，示意高宇正坐下。高宇正更感到局促不安了，等柳文兰放下话筒，便诚恳地说：“柳师傅，我实在不知道你是工宣队指导员。”

柳文兰热忱地笑着说：“哎，别这么说。我们是来向革命医务人员学习的。老高同志，我们纺织女工，说话都是胖喉咙，刚接触，你们可能不习惯。”

“没有，没有，柳师傅，你来得正好，我是准备向工宣队汇报一下业务工作。”高宇正一边说，一边望着柳文兰，柳文兰坦然地微笑着，那嘴唇、眼睛，甚至那眼角边淡淡的鱼尾纹，都显得和蔼可亲。高宇正逐渐平静下来了，而且想：这是一位不难共事的女同志。刚才她对新医门诊室的态度，也许就出自她的对病人的同情心。是嘛，一个纺织女工，从来没有学过医，怎么可以责怪她呢。一旦当她知道，医院的业务工作并不象布机那么好管理，那末彼此之间一

定能谈到一处的。

这时，高宇正发现柳文兰的眼光正望着远处一幢奶黄色的大楼。高宇正便说：“柳师傅，那幢大楼是实验大楼，等一会我陪你去参观一下。我们已经向局里打了一个报告，准备先搞七个科研项目。”说着，高宇正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翻到中间的一页递给柳文兰，继续说，“这是我准备的汇报提纲，柳师傅，你先看看。”

柳文兰是望过窗外的那幢大楼，但她更注意大楼旁边一大块荒芜的空地。空地的这一边，斜倒着一块小木牌。柳文兰的视力是很好的，在车间里她一个人挡几十台车，每一个疵点都逃不过她的眼睛。现在她清楚地看见，小木牌上写着“百草园”三个字。“百草园”里长着稀稀落落的草药，有几种草药，柳文兰当童工前，在乡下就认识了。

柳文兰接过高宇正手中的本子，在写明七项科研题目的下面，她发现没有一项是有关中医中药和中西医结合的。但柳文兰不想过早发表意见，而且她还惦记着新医门诊室的病人。柳文兰翻了几页，便把本子还给高宇正：“这些事以后再谈吧。老高，新医门诊室的那张布告，你们革委会是怎么研究决定的？”

高宇正说：“哦，这是我们医务组决定的。”

柳文兰问：“怎么不让革委会讨论一下呢？”

高宇正解释道：“哦，那是这样的，现在，院里的政治工作，主要由革委会来决定。医疗业务，我还马马虎虎，一些具体工作，就由医务组处理了。”

柳文兰沉思了一下：“哦？老高，你说，象新医门诊室关还是开的问题，到底是属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呢，还是纯粹属于医疗业务问题？”

这一下把高宇正问住了。他斟酌了一下说：“两者皆是吧！”

柳文兰说：“老高同志，这个看法我觉得不对。进驻前，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有关卫生革命的指示，新医门诊室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病，这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这个问题，我看不是一般的医疗业务问题。”

高宇正感到柳文兰的话原则上是对的，但朱时英搞的新医门诊室却是另外一回事，就说：“柳师傅，刚开始我对新医门诊室也是支持的。”

柳文兰反问说：“那你现在怎么不支持了呢？”

高宇正说：“主要是问题多，群众意见大，影响医院的医疗业务工作。”

“是些什么问题，有哪些意见呢？”

高宇正觉得这正是应该让柳文兰了解的，不仅是关于新医门诊室，而且还应该让她知道，医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弄不好是会死人的。自己也有责任爱护工宣队，他们不懂医学，不要湿手抓面粉，到时候出洋相，影响工宣队的威信。高宇正思索了一下说：“医学上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下子我也说不清楚。柳师傅，你看是不是请一些医生来开个座谈会，让他们谈谈？”

柳文兰咀嚼高宇正的话，觉得不是味儿。“医学上的问题比较复杂”，似乎有着更深一层的意思。而且突然提出开医生座谈会，目的是什么呢？柳文兰注视着高宇正的眼神，不觉往事翩翩而来。

一九五七年初夏的一天，柳文兰到中华医院看病，在医院广场的红砖墙上，贴着一篇刺目的文章，题目是：《外行岂能领导内行！》。停步一读，文章的每个字都象在张牙舞爪，凶相毕露。柳文兰看了，一股怒火从心中腾起，她从口袋里取出一支粗大的黑钢笔，在文章的空白处写上：

共产党就是要领导医院！

纺织女工柳文兰

字体虽然有些歪扭，笔锋恰似刀刻一般。旁边站着两位穿白大衣的医务人员，其中一位稍矮的医生，就是高宇正，他赞同地对另一个人说：“梅医生，这位工人师傅意见提得有道理。”那位被称为梅医生的说：“这话现在还很难说，有些老八路出身的干部连APC、PPC都搞不清，要管医院是个问题。”柳文兰马上驳道：“不对！没有老八路，我们工人就进不了医院的大门。解放前，我们挡车工的苦已经吃够了，今天，谁想要赶共产党，我们就和他斗！”高宇正听了，敬佩地对柳文兰说：“老师傅，你讲得对！”说着便拿出一支派克钢笔，在柳文兰名字后面签名；那个梅医生见了，赶紧拉了拉高宇正的衣袖，转身就走。高宇正医生没有理睬他，但那只派克钢笔实在捣蛋，墨水怎么也流不出来。站在一边的柳文兰就把自己的钢笔递给高宇正。高宇正接过那支粗大的乌黑光亮的钢笔，用力拔了几下笔套，笔套还是拔不出来。

柳文兰带着歉意说：“这是老式钢笔，笔套要旋的。”

高宇正一边旋着笔套，一边注视这支钢笔，他发现在笔杆上镂刻着几行字：

听毛主席话

跟共产党走

柳文兰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高宇正望了一下柳文兰，柳文兰微笑着说：“这钢笔是我摘掉文盲帽子时，厂工会送给我的。”

“哦，柳师傅是杨柳的柳，这个姓不多。”高宇正边说，边用这支粗大的钢笔，在柳文兰的名字后面，写上了“高宇正”三个字。

十一年过去了，眼前的高宇正已经是一个干部了。可是在今天的这场斗争中，

他不仅没有站稳脚跟，而且已经站到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对立面上了。柳文兰望着高宇正的眼神，觉察了他思想深处的斑点，她象在布机旁喊“停台”似地一挥手，对高宇正说：“开座谈会，好！”

五

青灰色的烟雾袅袅地向窗口飘去。座谈会已经开了半个多小时。柳文兰曾经听说医生们是不大嗜好吸烟的，可是眼前在座的倒有一半在抽着香烟。这些人说起话来就象那飘荡的烟圈兜来兜去，内容也是一寸两寸的差不了多少。每人的开场白跟主持会议的高宇正几乎都是一个调：“工宣队进驻，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或“万分激动”。在谈到新医门诊室时，也大体是一个程式：“新生事物我是支持的，不过嘛……”或“但是嘛……”个别的人还拿出一张小纸片，先把要讲的话写上面，然后小心翼翼地看一句读一句，把“的”字、“得”字也咬得清清楚楚。有的人对会议意图和工宣队的态度吃不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只管拨弄着手中镀镍的听诊器。

朱时英也参加了座谈会，和另外一位女工宣队员坐在靠门口的长凳上。别人的发言她实在有点听不进去，因为支持她的人一个也没有被邀请参加。她眼睛盯着悬挂在门框上的写着“医务组”的木牌，脑海里回想着刚才和柳师傅在一起的情景。

在高宇正通知医生们开会时，柳文兰找到了朱时英。她们一起走到了实验大楼旁边的“百草园”，柳文兰蹲下来，把那块斜倒着的木牌子扶正，又往深土插插紧。朱时英也蹲下身，惋惜地抚摸着一株枯萎的脱力草。朱时英自从在新医门诊室见了柳文兰，就象见了亲人一般。当她听着柳文兰火热的话语，望着柳文兰殷切的目光，心里充满了希望。她倾吐着这些日子来多多

少少的感触，畅谈着在中西医结合道路上每一步前进的喜悦。柳文兰细细地听着，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多么难能可贵呀。柳文兰虽然对某些医学上的术语一时还听不懂，但有些话还是很清楚的。比如朱时英说：“手术治疗确实是一种治癌的方法，但总不能老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搞什么‘广泛性切除’、‘超广泛性切除’，割手锯腿，甚至把一个好好的人砍成残废，弄成一个空架子呀！”这是对的。柳文兰想：我们的工农兵病员来治病不是为了能够躺在床上多一口气，吃一口饭，他们应该生龙活虎般地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斗岗位上！新医门诊室的开与关不是一个用什么方法治病的问题，而是贯彻一条什么路线的问题。“一根针、一把草”在这里向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挑战，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在进行疯狂的反扑，我们工宣队就是要参战，从新医门诊室这个突破口下手，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柳文兰站起来按着朱时英的肩膀说：“朱医生，用中西两法治病，这是符合毛主席教导的。你应该坚持下去。”朱时英拿着折断的枯萎的脱力草说：“我们大医院想搞点中草药比骆驼穿针眼还难，我就怕往后还是行不通。”“行得通！”柳文兰说着就挽着朱时英的手臂走到“百草园”的另一头，那里堆放着一批青砖黑瓦，是高宇正准备翻造实验室的动物房用的。青砖黑瓦上蔓爬着嫩绿的草药。柳文兰指着草药说：“这是五爪金龙吧。”“对，药名叫乌菰莓。”“对嘛，朱医生，你看那些砖瓦想压住它不让生长，可它反而爬到它们上面来了。朱医生，在中西医结合上，你不能动摇，要坚持斗争。”

……

现在，朱时英望着“医务组”的那块牌子，摆好了架势，随时准备站起来斗争。

高宇正没想到会议开得这般窝囊，发言的人声音比蚊子还不如，有的连哼都不哼一声！他恨不得用外科手术钳，把他们平时说过的话全部钳出来。高宇正忍不住对梅保罗说：“梅医生，请你也谈谈吧。”

梅保罗坐在白色看片灯旁边，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两只手交叉地埋在两条腿当中。座谈会开始前，高宇正就悄悄地告诉柳文兰，这位梅医生的手指上长着眼睛，动手术的时候，只要用手指在肚子里一摸，就知道哪是肠子哪是胃，哪里有粘连，哪里是坏死，可神呐！

梅保罗被点了名，便放开了破锣似的喉咙说：“本来我不想发言，既然高医生点了我，我就说几句。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我觉得我们是社会主义医院，那就不能允许资产阶级的医疗作风存在。可是新医门诊室却背道而驰，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不问发病的部位，竟然在病人身上扎满了针，这种盲目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你污蔑！”朱时英站起来反驳道。

梅保罗虽然有些激动，但两只手还是交叉地埋在大腿中间。他不能让那白晰的肉手给工宣队留下反感，他认为第一次的印象是绝对重要的。他面对着冲动的朱时英反而装得平静地说：“就算我污蔑吧！那么请问，那些草药制剂的科学性在哪里呢？它们每种成分的含量是多少？草药进水的渗透量是多少？它们的抗药性又是多少？今天工宣队老师傅在，你可以谈谈嘛！”

厉害，太厉害了，这样无理取闹的问题怎么问得出口？一个瘦瘦的却很有筋骨的医生说：“梅医生，我说句公道话，你这样要求草药制剂也有点过分了。”另一个老是把老光眼镜戴上脱下，脱下又戴上的医生说：“凭良心说，我对朱时英的新医门诊室是有意见的，但梅医生的问题也太古怪了。”

朱时英站在那儿，两道犀利的目光射

向梅保罗。梅保罗恶意的提问，并没有把她难住。平时，朱时英对待科学总是一二不倒数的。她的草药制剂是自己采，自己煎，自己制，每一次都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她面对着梅保罗的挑衅，理直气壮地说：“你要知道这些，好吧，我可以拿记录来！”说着就离开了医务组。

人们骚动了，烟雾更浓了。柳文兰透过重重烟雾，望着梅保罗瞬息万变的神态，象一架X光透视机，把梅保罗的四肢五内细细查检：他怎么用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语言套在朱时英头上呢？他为什么对新医门诊室如此深恶痛绝呢？他是怎样一个角色呢？

要是在厂里，柳文兰就把他顶回去了，但现在她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可以把他们打闷，但不能把他们教育过来，更不能把个别人孤立起来。进驻第一天，不可能把复杂的上层建筑来个兜底翻，仗有得打呢！柳文兰站起来，走到窗边，把另外两扇关着的窗子打开，然后回到座位上，平心静气地问高宇正：“老高同志，听下来大家对新医门诊室都有些意见，我想了解一下，医院里有没有赞同朱时英的？”

高宇正有些感到突然，忙说：“有是有的。”

一个男工宣队员站起来问：“有的，为什么不请他们来参加？”

高宇正在梅保罗与朱时英刀来枪去的时候，已经心慌意乱了，现在被老师傅这么一问，更感到这个座谈会开得事与愿违，弄巧成拙了。看来新医门诊室的事还是个别和工宣队聊聊比较容易解决。即使老师傅立时三刻不理解，那么让他们先接触一些医院情况，他们迟早也会同意把新医门诊室关掉的。现在还是趁朱时英尚未赶到前收场算了。于是他放下托着下巴的手掌说：“没有请更多的同志来参加座谈会，这

是我考虑不周，好在老师傅们要长期留下来，以后需要的话，可以请他们一起来谈谈。今天的座谈会是否就开到这里。”

没等高宇正把话说完，已经有几个人站起来要走了。

“请等一下。”柳文兰顺手挥散飘来的刺鼻的烟雾说：“我们工宣队今天刚刚进驻，对医院情况不大了解，需要多方面听听意见。有时候我们也要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们说的话，正确的请大家接受，不正确的你们可以批评。我们对大家也是这样，主要是为了把工作搞好。今天的座谈会还是好的，应该继续开下去，不过范围是否再扩大一些，我们是不是到新医门诊室去，听听工农兵病员的意见？”

这样的建议谁也无法拒绝。当大家来到新医门诊室时，工宣队连长——小邵师傅已经在那里开病员座谈会了。

六

新医门诊室不大，只有十来个平方米，四张诊疗床把房间的四角全占满了。诊疗床上、长板凳上挤满了病员、医生和工宣队员。还有好几个陪病员来看病的工厂和公社党组织的同志。不过空气还好，除了各种药品的气味，没有烟雾的污染——墙上贴着一张淡黄色的纸条：“请勿吸烟”。柳文兰看得出，这是出自一个女同志的手笔，可能就是坐在她旁边，正在把理好的银针一根一根放在铜盘里的朱时英写的吧。

会议在继续进行，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气氛热烈。那些各单位党组织的同志充满阶级感情的发言，特别令人感动。临时赶来支持朱时英的医务人员更是争先恐后地抢话讲。朱时英几次伸手摸着口袋里的资料本，准备丢给坐在墙角的梅保罗，但几次都把手缩回来了。现在大家都在摆她的好，她感到自己工作做得还不够，心里不

安起来。

高宇正经柳文兰介绍，坐在小邵师傅身旁。现在高宇正听着大家的发言，心里很不自在。尤其使他恼火的是，刚才在医务组还发言反对新医门诊室的人现在竟然倒了过来，说什么以前对情况不了解，光听别人讲不好，自己想当然等等。心想：真是芦苇草，随风倒。

这时，忽然从门外走进一个人，边走边说：“柳师傅，我来晚了吧？”

“不晚，不晚。洪师傅请这里坐。”柳文兰腾出自己的座位迎上去说。

洪师傅并不坐下，他环顾四周问大家：“同志们，你们看得出我是生过癌的病人吗？”

在场的人带着惊异的目光看着洪师傅：他体格壮实，两颊红润，声音洪亮。高宇正更感到不可思议。当他正用托着下巴的手指摸弄胡腮的时候，不料那位洪师傅走过来，朝着他问道：“高医生，你还认识我吗？”“唔？……”高宇正被问得莫名其妙。

“哈哈，我知道你不会认识了。”洪师傅爽朗地笑着说，“你还记得吗？前年十二月廿日下午五点半的光景，我们厂里一位造反派头头，把你请到厂救护车的担架旁，要求你收下躺在担架上的一个病人。那时，你看了一下病史卡，对她说：‘我们所能用的办法都已经用上了，叫家属准备后事吧。’可是你看，我现在可以上班了。这可不是什么神话，这是实话。那位造反派头头就是柳文兰师傅。柳师傅，你说说吧！”

“情况确实是这样。”柳文兰说：“以后我去内地参加新建纺织厂的工作，回来才知道，就是朱时英医生，她每天下了班，骑着自行车到工人新村去，用中西两法把洪师傅的病给治好了。”

柳文兰的话虽然说得非常婉转，但高宇正听来，那一字一句都象小锤一下又一

下敲来。那天的情景他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了，因为类似劝走病人的情况实在太多了。朱时英的工作精神也使他敬佩，但洪师傅的病既然已经治好，那当初生的是否癌症呢？这时，他忽然想起了刚才从医务组出来的路上，在柳文兰与其他医生说话的时候，梅保罗医生对他说：“医生碰到榔头柄，别想把他们弯过来了。你我都是医生，以后还是动手术刀吧。”想到这里，觉得很有道理，自己何必捉个虱子放在头上抓抓呢。高宇正站起来说：“洪师傅这件事我有责任，我有责任……”说着就走出门外，从墙上撕下了那张布告。他顺手挥去额上的汗珠，再也没有进来。

七

医务组的门开着，高宇正激动的声音传到了走廊里。刚刚走过来的柳文兰听得很清楚：“……好吧，你开完会到医务组来。反正我是准备回病房搞技术工作的。……什么！这怎么是对工宣队的态度问题呢？……好吧，等会再说。”

高宇正刚放下话筒，就见柳文兰进来了，不由得一惊：电话内容她听到了没有？最后几句说的是什么？哎，怎么忘了把门关上呢！又转念一想，听到也好，反正我这个技术干部不再搞行政工作了。

柳文兰无意中听了别人在背后讲的话，倒感到有些不安。然而，她也清楚地看到了医疗战线上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柳文兰不想回避矛盾，她走进门来，看见高宇正不安的神态，真挚地问：“老高同志，你怎么撕下布告就走了呢？”

高宇正说：“噢、噢，柳师傅，那张布告是错误的，我重新写了一张。”

高宇正慌不迭地打开抽屉，取出一张公文纸，递给柳文兰。柳文兰接过一看，上面无头无尾、空荡荡地写着一行字：根据工

宣队的决定，新医门诊室继续对外门诊。

柳文兰在高宇正的单人桌的对面坐下来，平静地说：“老高同志，工宣队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了？”

高宇正结结巴巴地说：“刚才会议上……”

为了掩饰局促不安的情绪，高宇正站起来，倒了一杯开水，希望借此让柳文兰把话说下去。柳文兰含笑地接过高宇正递上的开水，但没有半句寒暄，而是充满感情地说：“老高同志，我们工宣队到医院来，不是什么都可以说了算的，而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和广大医务人员一起，用马克思主义来占领这个战斗堡垒。比如新医门诊室，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疾病，这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们就要满腔热情的支持。”

“柳师傅的意见是正确的。现在问题是新医门诊室采用的治疗方法，讲不出道理。”

“讲不出道理？是先有道理呢还是先有实践？”

“不过治疗应该讲究科学，而新医门诊室的治疗方法不科学。”

“把洪师傅的病治好了，怎么能说不科学呢？”

“这个病例我们分析过了，并不是癌。”

“当初是谁诊断是癌的？”

“是梅医生，他现在也否定是癌。”

柳文兰追问道：“那么为什么当初诊断是癌呢？”

“可能是误诊。”

“可能是误诊。”柳文兰重复着高宇正的语气，气愤地说：“说得轻巧！随随便便把病人判处死刑，不予治疗，这样的医疗作风不批判，反而要把治好病人的新医门诊室关掉，这是什么逻辑？这种怪事难道是我们社会主义医院允许存在的吗？！”

高宇正吃惊地望着柳文兰锐利的目光,突然感到有点面熟,好象在哪儿见过,究竟在哪儿,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高宇正忙说:“朱医生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她不够实事求是。现在世界上连癌症的病因都不知道,更谈不上治好癌症了。”

“那就是说,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了?既然如此,你们平时所说的‘三大法宝’为什么天天在用呢?”柳文兰停顿了一下,“我想,‘三大法宝’对治疗癌症当然是有用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允许闯出新的路子,创造新的法宝?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第四个、第五个‘法宝’?为什么在中国的地方,在中国人的医院,用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方法竟会这么困难?”

高宇正被问得张口结舌。他在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柳文兰又问:“老高同志,我们中华医院有几个医生是西医学中医的?”

高宇正遗憾地说:“确实不多。”

“对嘛,现在不是西医学中医的人太多了,不是中西医结合的空气很浓了。而是相反。多少年来,由于城市老爷卫生部的统治,修正主义的流毒对医务人员毒害很深,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仍然在专我们的政,而朱时英医生能够坚持西医学中医,这种精神是应该大大发扬的。不可否认,新医门诊室用中西医结合治癌还在探索阶段,象洪师傅那样治好的病例也还不多,但这个方向是应该肯定的。我们要相信,有了今天的第一步,就有明天后天的第二步、第三步,最后把癌症这个堡垒攻克下来。老高同志,这是对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挑战,必然会遭到旧的习惯势力的疯狂反对,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柳文兰说得何等深刻!这是一位多么不平凡的纺织女工啊!高宇正想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这时,后勤组长急匆匆地走进来说:“老高,一位工宣队师傅说,如果

新医门诊室要开的话,房子不够用,他们准备把工宣队宿舍里的单人床全部换成双层铺,腾出两间房子给新医门诊室用。”

“哦?!”高宇正茫然地望着柳文兰。

柳文兰拿起电话要了工宣队宿舍,回话的是小邵。柳文兰说:“新医门诊室开不开的事还要等革委会研究决定,床铺换不换等会再讲。”电话听筒里传出小邵的声音:“大家说单人弹簧床睡不惯,不管新医门诊室开不开,都要换上双层的木板床。”

高宇正激动地对后勤组长说:“换吧!”

后勤组长走后,高宇正撕碎了那张刺眼的公文纸。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空白纸,从口袋里取出一支钢笔,重新起草布告。真是心急碰到热粥,很不凑巧,刚刚写上一个“布”字,墨水便流干了。柳文兰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粗大的黑钢笔,递给高宇正。高宇正接过来,使劲拉着笔套,笔套却没有拔出来。柳文兰笑着解释道:

“这是老式钢笔,笔套是旋的。”

“哦,哦。”高宇正一边不好意思地回答,一边旋着那支粗大的黑钢笔。忽然,笔杆上的几行字跳入他的眼帘:

听毛主席话

跟共产党走

柳文兰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多么熟悉的钢笔呀,在哪儿见过呢?高宇正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追忆着。

柳文兰点了他一下:“我这个姓不多吧?”

“哦,原来是杨柳的柳……”

人的记忆真是奇妙,好多年前的事早已忘得无影无踪,一旦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便滚滚而来。高宇正脱口而出:“这是你们厂工会送给你的?”

“对。”

“因为你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老高,你的记性还不错哇。”

“柳师傅……”高宇正已经身不由主了，他倏地站立起来，满肚子的话都在咽喉里哽住了，他又沉重地坐了下来，那棕色的靠背椅被压得吱吱直响。

一九五七年的往事历历在目。那时，高宇正是整风学习小组长。他看到贴在墙上的《外行岂能领导内行！》的文章，觉得根本不是味，便找了梅保罗一起去看，梅保罗说：“大鸣大放嘛，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正在疑惑之际，刚巧碰上了柳文兰，柳文兰的话使他眼前一亮，他毅然在一个工人的名字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不久，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高宇正投入了战斗，原来那篇文章的炮制者竟是个蓄意反党的右派分子。那时，高宇正多么感激那位纺织女工！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常常珍惜地回想起这一段历史。后来渐渐地把这段历史当成了包袱，忘记了自己当年斗争的勇气是从何而来的，自己的进步是如何取得的，因而就放松了思想改造，自然而然地执行了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随着时间的消逝，他对柳文兰容貌的记忆也逐渐地淡薄了。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高宇正也曾批判过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但他现在感到，要清除这条路线在自己脑子里的余毒，还必须重新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而这，现在还正刚刚开始呢！

高宇正再度端详柳文兰那饱经风霜的脸，无限感慨。他惭愧地说：“柳师傅，那年多亏碰上了你，给了我向右派斗争的勇气。没想到，今天居然把你忘了。”

“那有什么呢，我是一个普通的女工，忘了就忘了。”柳文兰深情地说，“老高同志，你可以忘记一个普通的女工，但你不能忘记广大的工农群众，更不能忘记时时刻刻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自己。一九五七年，右派向党进攻，你是一个战士。但是革命在深入，新的形势对我们提出越来越高

的要求，如果我们对隐藏在思想深处的病菌不注意用药，那就可能生病，躺倒。老高同志，我们要前进，不能倒退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八

高宇正根据柳文兰的建议，把他们俩一起拟定的布告交给革委会讨论。革委会围绕着前后两张布告整整讨论了一个下午。新拟定的布告通过了。这布告向人们宣告：工人阶级将会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并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同时宣布，将新医门诊室改为“七·二七”门诊室，以纪念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

傍晚，高宇正拿着放大的布告去工宣队宿舍找柳文兰，在原来工宣队宿舍的两间房子的门墙上，贴着两段毛主席关于卫生革命的语录，高宇正突然联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真正懂得医学的不是自己，而是工人阶级，只有他们才能医治资产阶级思想的顽症。

高宇正问一位正在清洁地板的工宣队员：“老师傅，请问柳文兰指导员在哪儿？”

那位老师傅指着屋外说：“那不是吗？”

远处，在“百草园”的土地上，柳文兰正握着锄柄，和朱时英等一大群人在热烈地讨论着如何立即着手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以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草坪上迎风招展的工宣队大旗，在绚丽的晚霞中，裹上了一层火红火红的色彩，仿佛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放射着万丈光焰……



(插图：施大畏 题图：邹鸿民)

長龙伏虎記



陶志豪

管道试验遇到了挫折，叶冬生为解决困难出去取经不在厂里，偏偏在这个时候，厂党委副书记于建中将工程师卞浩和小金宝找去谈话，这就不仅引起管道试验小组的同志一番猜疑，许多车间的群众也议论纷纷。一路上，卞浩嘀嘀咕咕，反复琢磨这位厂领导找他们谈什么。小金宝说：“是白瓢还是红瓢，剖开西瓜就见分晓，何必伤这个脑筋？”卞浩只好不响了。到了办公室，卞浩用一只手指轻轻地弹着门，小金宝伸出大手，“哐——”地一下把门推开了。

于建中年近五十，头顶微秃。见两人进来，指指长凳要他们坐下，又埋头在文件上批字。批完字抬起头来说：“同志们——”

“噗”地一声，小金宝笑了起来。这位过去的厂长，或大会，或小会，或找人个别谈话，开头话总是：“同志们！”这已经是过时的新闻，小金宝为什么还要笑呢？原来，昨天晚上，小金宝在宿舍门口的广场上乘凉，于建中送客路过那儿，几位乘凉的职工同他打招呼，要他坐坐，他两手往后一背，象做大报告那样，说：“同志们！时间不早了，大家该休息了，要知道，不会休息的人，

是不会工作的……”弄得大伙啼笑皆非。小金宝想到当时的情景，忍不住笑出来了。

小金宝这一笑，把于建中的开场白打乱了，他只好开门见山，望着卞浩说：“听说冬生师傅又要用爆炸物冲洗结焦，是吗？有科学根据吗？”

卞浩掂出了对方这话的份量，心想，自己回答了，就等于表态，万一出了问题，岂不要跟着倒霉。于是，他朝小金宝递个眼色，希望他回答。不料，小金宝对于建中这话很不满，赌气不吭声，这使卞浩觉得难堪。

好在于建中并没有为难他。哑场片刻，于建中说：“同志们！冬生师傅手腕上那块伤疤是怎么来的？你们俩，一个是他的徒弟，一个因此受过处分，应该很了解的。想当初，我比较感情用事，固然有责任。他也太……太不尊重科学了。”

卞浩委屈地说：“为了解决结焦问题，叶师傅明显地消瘦下来了，你还这样说，恐怕欠妥当吧？”

小金宝更想不到于建中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为师傅抱不平，也为于建中惋惜，从千头万绪中蹦出了一句：“老于，我对你有个意见！”

于建中笑笑：“有意见？欢迎你提嘛！”

小金宝站起来，生气地说：“你打的什么主意？想趁我师傅不在厂，来动摇军心吗？我小金宝可不是软耳朵根子的人！我们试验小组每个同志的主心骨都是工字钢做的！”说完，气呼呼地走掉了。

卞浩想走又不敢，坐立不安地搓着手。

于建中也站起来，望着小金宝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忽然神情一转，严峻地对卞浩说：“用爆炸物冲洗结焦，绝对不许进行！你是工程师，出了问题要负责！”

卞浩怔住了。直到于建中向他做了个要他走的动作，他才忧心忡忡地转身走开。走到门口，想想不对头，才又调转头，说：“叶师傅该回来了，最好你自己去同他谈——你为什么好象不大敢同他说呢？”

当于建中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时，耳朵里响起卞浩最后那句话，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负气地想：“无论如何，这次不让步了！迁就了他们，反过来好象我心虚似的！”他决定到管道小组找叶冬生当面谈谈。

原来，在几个月以前，国家决定向前进染化厂投资五百万元，建造十五台生产高效低毒农药的高压釜设备。于建中非常高兴。他想，十五台高压釜，加上辅助设备，足可以把前进染化厂建成一个现代化企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啦！而且，这高压釜，既可以生产农药，又可以生产染料。他计算过了，完成国家农药指标，只需十台绰绰有余，还有五台，可以用来生产染料。可是，叶冬生极力反对。他说，高压釜投资大，生产周期长，三年里面拿不到农药，远水不能解近渴；更主要的，高压釜专业性很强，需要很多辅助设备服侍它，专区以下的企业无法安装使用，靠它来生产农药，十年里面也满足不了广大农村的需要。而且，他们最近正在搞一种管道，可以代替高压釜生产农药。所以他希望党委支持这个新生事物，极力主张用简便的管道代替高压

釜，理由是：管道是小设备大生产，投资小，收效快，制造安装简便，人民公社都可以使用。一旦成功，不仅可以满足农药的急需，也可以代替高压釜来生产染料，为国家节约大量的钢材和人力。

于建中十分清楚，一九五八年，叶冬生搞过管道试验没成功，还负了伤。不过，现在他还是婉言相劝：“冬生师傅，你应该为前进厂着想嘛，国家已经决定投资搞十五台高压釜，为什么偏要搞管道，给自己出难题呢？算了吧，唉？”

叶冬生斩钉截铁地说：“不成！我们一定得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只能当动手派，不能当伸手派，坚决不能要国家的投资！”

于建中见很难说服对方，便沉下脸，说：“你能保证成功吗？”

叶冬生也正色道：“什么！保证？老子同志，对新生事物怎能采取这种态度？”

提到对新生事物态度问题，于建中心里一震，的确有点怕，但感到面子上过不去，又仗着党委书记不在厂里由他当家，便强硬地说：“你提提意见是可以的，到底怎么办，还得党委决定！”

叶冬生说：“党委会支持群众合理化建议的！”

两人不欢而散后，叶冬生连午饭也顾不上吃，找了所有党委委员，阐说了他们的观点，接着又给出差在外的党委书记老徐打了长途电话，他们的建议终于得到了支持。于建中也只好服从了。事态的发展，没有出乎于建中意料，管道安装成功后，一经试验，里面产生了结焦，于建中认为这是一种无法克服的困难，是失败的证据，多次劝说叶冬生停止试验。叶冬生不仅没有泄气，还提出了用爆炸物进行冲洗。于建中觉得这是冒险行动，自然不能同意。他想先说服小金宝和卞浩，通过他们做叶冬生工作，想不到碰了个冷钉子……

二

管道试验塔位于黄浦江畔。平台上弯弯曲曲的管道，老远就看得见。它的对面，有两台一九六〇年建成的生产染料的高压釜，犹如两只老虎，在窥视着管道。于建中绕过高压釜，来到了管道小组。

平台上，小金宝正向大伙叙说于建中找他们谈话的情况，一见于建中来了，刹住话头，现出不愿理睬的神情。大家也都不作声，一时哑了场。

于建中在人群中扫视了一下，见叶冬生不在，不想谈正题，但转念一想，觉得这倒是个机会，只要把群众说服了，叶冬生也就无法再固执下去了。于是他说：“同志们！是这样：十月二十日，市工业局要召开计划会议，高压釜要在这次会上敲定，我们不接受，高压釜必然会落到其他单位！如果管道不成功怎么办呢？事实证明，管道是不行的，应该打退堂鼓啦。”

小金宝说：“我们只有吹冲锋号的脾气，没有打退堂鼓的习惯！我师傅说过了，为了给子孙万代造福，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闯，而且一定要闯过去！”试验小组的同志也一个个表示了决心。

于建中见大家志坚如钢，知道很难说服，便以商量的口气说：“这样不行吗？你们如果坚决要搞管道，等我们把高压釜拿到手，你们搞到什么时候，我也没意见！”

“轰——”地一下，平台上沸腾起来了。大伙你一言他一语，对于建中“发国家横财”的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小金宝说：“老于，离计划会议时间还早哩，时到花就开，你不要着急。”

于建中说：“到时候不成功，怎么办？”

小金宝说：“不成功，怎么办都行！”

于建中既急又气，不想再说什么，忽然，一个主意从他心头冒出，他立即抓住金

宝这句话，问道：“当真？”

“当真！”

“不动摇了？”

“铁板上铆销钉！”

“那你就写个保证书来。”

“写就写，吓不倒我们！”小金宝赌气答道。袖子一卷，奔进了操作室。本来，一个是笑着问，一个是赌气答，大伙以为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对小金宝气呼呼走掉，也不十分留意。可是一会儿功夫，小金宝果真拿来了一张保证书，而于建中果真也接了，这才使大伙重视起来。只见上面写着：

保证书

管道如果在十月二十日还不能试验成功，算我们失败，随便于建中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金 宝

卞浩着急道：“金宝师傅！科学试验，困难无法预计，要是到时候——”小金宝从师傅那儿知道攻克结焦是有把握的，加上又在火头上，哪里听得进去，便说：“天是坍不下来的！即使坍下来了，自有大个子招架，你不要怕！”

青年电焊工钟小英也说：“金宝！你想想，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小金宝梗着脖子不理不睬。钟小英还想劝说，小金宝不耐烦地一挥手：“你不要多管！”

于建中见群众闹了矛盾，怕闹开去影响不好，本想说：“我不过说说而已，谁要这保证书。”再想想，有了这东西捏在手里，到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于是他说：“同志们！我们工人老师傅向党交保证书，表表决心，这很好嘛，嗯？”

恰在这时候，不知是谁叫了一声：“冬生师傅回来啦——”大伙猛抬头，果见叶冬生倒拿着活络扳头，急步而来。他年纪五十出头，个子比一般人高出一头，身体魁梧结实，行动利索敏捷。转眼间，他已来到人们

面前，发现气氛不对，正想发问，忽然发现于建中手里的保证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转向小金宝，声音低沉地问道：“你写这个干什么？”

小金宝说：“结焦我们能够解决，成功是有把握的！”

叶冬生加重了声量：“有把握，就应该写么？”

小金宝说：“人家信不过我们！”

叶冬生声音更高了些：“你写了保证书，人家就信得过你了吗？”

小金宝答不上来了。

钟小英见叶冬生批评小金宝，忙解释道：“冬生师傅，这保证书是老于同志要他写的，不能怪金宝。”

叶冬生对钟小英说：“你不要为他解释了，越解释越糟！”又转向小金宝，仍然严肃地说：“今后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脑袋瓜子不能太简单！”

小金宝恍然省悟了，他一拍脑袋，说：“哎呀，是我的错！我这样做是迎合了错误思想的需要，投合了有保守观点的人的胃口！”说着冲向于建中，伸手就要夺保证书。

叶冬生拉住了小金宝，对于建中说：“老于同志，你这样做，不妥当吧？”于建中情知叶冬生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件事，心里有点不安，但表面上装作镇静地说：“工人群众向党组织写份保证书，这是常有的事嘛，有什么错处呢？嗯？”叶冬生严正地说：“群众自愿写，和你要他们写，是两回事！”于建中也拉下脸，冷冷地说：“写个保证书，鼓鼓干劲，有个奋斗目标，这有什么不好？”叶冬生一语道破地：“我看，你是想以后拿它来封我的口吧？”

秘密被戳穿，于建中恼羞成怒了：“说来说去，你是想无止境地搞下去吗？就是不写保证书，到时候搞不成，也得停下来！”

叶冬生说：“哦！真想不到啊，你对待

工人群众又来了这一手！”

原来，一九五八年叶冬生要搞管道代替高压釜生产染料中间体，当时的厂长于建中百般阻挠。管道技革审批单送到厂长办公室后，于建中在上面批了这样一些字：“规劝叶冬生放弃这个毫无科学根据的革新方案。如果他坚持要搞，此项费用不得超过一千元，若超过分文，要从他工资上扣除！”以致使这项试验中途夭折……

于建中见一向老练稳重的叶冬生如此激动，感到事态的扩大对自己不利，便转个弯子，笑笑说：“冬生师傅，你这么激动干什么？你认为不妥，我把它撕掉，不就完事了吗？”说着就要撕。叶冬生做了个制止的动作，顺手把保证书夺过来，交给钟小英，然后深沉地说：“老于同志！一张纸头撕掉容易，思想上的问题是撕不掉的！”

叶冬生见于建中不作声，便招呼大家说：“同志们，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人们紧紧地围拢来。叶冬生从口袋里摸出一只纸包，放在地下把它打开，大伙齐声叫道：“三麦怎么霉得这样！”叶冬生说：“这是一种赤霉病造成的，这种三麦，猪都不吃。和我们挂钩的阳城专区，三麦都糟塌了，等于全专区一百多万人口每人减少粮食五十斤！我们应该急贫下中农所急，赶快把管道搞成，把农药送到灾区的贫下中农手里！”

于建中听了农业受灾严重，先是一急，本想借此反对搞管道，不料叶冬生先发制人，他只好把到了舌边的话又吞回去。

小金宝见于建中听了这消息一言不发，无动于衷，心里老大的不高兴。眼下他心思正在管道上，连忙问他的师傅：“你取经的情况如何？”

叶冬生说：“用爆炸物冲洗结焦，完全可行……”

吃饭的时间到了，于建中要走，金宝拉住他说：“饭，我给你捎来，刚才你向我们说

的话，亲口向我师傅再说一遍吧！”

于建中本不想再说，一见卞浩在一边看着自己，忽然想起他那句刺人的话来，决定留下来和叶冬生好好谈谈。他掏出饭菜票给了金宝，便向叶冬生一招手，在石凳上坐下，摆出一副准备长谈的架势。

叶冬生和于建中正在进行思想交锋的当口，去吃饭的群众回来了。小金宝也不看于建中的面色，便把饭菜往他面前一放：“吃吧，吃饱了再谈！”

于建中瞥了一下面前的饭菜，诧异道：“我叫你买半斤饭，你怎么买了二两半？”

小金宝忍住笑，一本正经道：“你的饭票，打对折！”

“为什么？”

“为国家节约嘛！”

于建中知道小金宝是在触他神经，又素知他心直口快，也不去同他计较。然而，小金宝却下决心找他计较，严肃地说：“喔，少给你二两半饭，你就左问右问，你听了农业要减产，为何一言不发？可见你的觉悟太低了！”

几句话，说得于建中面红耳赤。叶冬生向小金宝瞪了一眼，小金宝“噗”地一笑，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只大面包，往于建中碗里一放，说：“和你开开玩笑！”

于建中不去理睬小金宝，转向叶冬生，拾起刚才的话头，说：“用爆炸药冲洗结焦，党委要认真讨论，作出决定之前，不许轻举妄动！”说完话，端着饭菜怒冲冲地走了。

钟小英气愤地说：“老于心中只有高压釜！”

小金宝指着对面两台高压釜说：“这家伙虽然可派不少用场，但今天却成了错误思想的象征，就面目可憎了。我们的管道象条长龙，这是一场龙虎相斗！”

叶冬生深深地点着头，情不自禁地捋了捋袖子。钟小英看到叶冬生手腕上的伤

疤，触景生情道：“冬生师傅手上的伤疤，正是这两只‘老虎’咬的！”

大家齐声道：“我们的‘长龙’一定要斗败‘老虎’！”

叶冬生说：“高压釜是一种生产设备，本身是不会咬人的，问题是有的人利用它来压制新生事物，利用它来为自己的错误路线找借口！‘龙’好，还是‘虎’好，不是两台设备之争，而是是非之争，路线之争！”

大家眼睛更亮了，斗志更旺了。

三

用爆炸物冲洗结焦，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取得了多数党委委员的赞成而通过了。由于这种试验，不仅是管道成败的关键一仗，而且还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人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情，从四面八方向试验塔涌来。于建中手里拿了只钢盔，匆匆地赶来了。

叶冬生朝他点点头，接过钢盔，转向卞浩：“老卞同志，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去安装炸药吧！”

卞浩应声而去。叶冬生戴好钢盔，跟了上去。

管道四周，一派紧张而肃穆的气氛。人们屏声敛息，望着身材高大的叶冬生走向爆炸警区，望着他沉着地点燃了引索。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人们一轰而上，经过检查，结焦纹丝未动！怎么办？加码！于是从二十克，三十克，加到四十克，都没有成功！

于建中走到叶冬生身边，声音很轻，埋怨地说：“同志，这回你该死心了吧？”

叶冬生回盯了他一眼，说：“死心！我这颗心是死不了的！”他转向卞浩：“老卞，加大剂量！”

于建中说：“怎么，还要加大剂量？加到多少？”

叶冬生铿锵地说：“一百克！”

于建中却一挥手说：“一克也不许加！你这样无止境地加上去，最终是要把设备炸成粉末的！”

叶冬生拿出许多数据给他看了，又给他讲述了兄弟单位的经验，说明一百克是有先例的。

于建中说：“你能保证一百克肯定能成功吗？”

如果在过去，小金宝早就会拍胸保证的，现在他也懂得透过现象看本质了，因此，他代替师傅回答道：“老于，你这是什么话？革命就得冒风险，没有千百万革命前辈的流血牺牲，哪来今天的革命胜利！你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谁给你保证过呢？”

叶冬生说：“老于，金宝的话有道理。我们应该有坚定的信念，正义的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管道，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勤俭办企业的精神，困难再大，我们也要战胜它，而且一定能够战胜它！”

于建中见叶冬生难以说服，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卞浩身上了。他望着卞浩说：“老卞，你是个工程师，是管技术的，行不行，说说你的意见嘛，嗯！”

卞浩心里极端矛盾。他觉得应该加码，但是一百克似乎太多了些。然而这句话他也不敢说，生怕表了态，万一出了问题自己倒霉。就在他犹豫之际，小金宝吼了一声：“我去安放炸药！”

卞浩想：即使自己不表态，出了问题，也有责任啊！该怎么办才好呢？他思想急剧斗争了片刻，忽然想出了一个应急的办法，连忙说：“金宝同志，我去，我去！”也不顾于建中的暴跳，直奔料房。

十分钟过后，又是一声轰鸣！然而，仍旧没有成功！

消息传来，大伙就七嘴八舌议论开了。叶冬生却陷入了沉思，偶尔轻声念叨着：“奇怪！一百克应当是会成功的嘛！问题

出在哪儿呢？”管道小组的同志纷纷要求再加码，只有卞浩垂头不语。小金宝说：“加到一百二十克吧！”钟小英见叶冬生不吭声，便说：“我看再加十克是没问题的。”叶冬生坚决地一摇头：“这是最大的剂量，不能加了！”金宝说：“难道就这样算数了？”

叶冬生眼睛一亮，转向于建中，说：“老于，请你转告党委，我们今天试验失败了！我们要找出失败的原因，继续战斗，不胜利不罢休！”

于建中摇摇头，苦笑一下，走掉了。

.....

这天一上班，于建中派人来把叶冬生叫去参加党委扩大会议。金宝估计这个会议，一定是研究管道的问题，大家放心不下，来到会议室门口等候消息。从会议室半敞开的窗户，不断地传出里面热烈的争论声，偶尔，还听得到叶冬生的声音。往日，冬生师傅说话是不快不慢，今天却有点异样，声音很高，很激动。小金宝握着拳头，急得团团转。其他人互相对视着，用沉默来交换沉重的心情。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吱呀”一声，会议室的门开了，叶冬生满面怒容走了出来。管道小组同志一窝蜂似地围上去，这个问：“开的什么会？”那个问：“是不是不让我们用爆炸物冲洗？”小金宝见师傅神态，情知他内心很不平静，便朝大伙挥着手说：“大伙安静些，让师傅慢慢说。”大伙肃静了。

叶冬生克制住自己冲动的感情，拍拍身边青年人的肩膀，说：“走，回去再谈。”

到了平台上，叶冬生要大家坐下，然后冷静地说：“昨天晚上党委开了会，决定立即停止管道试验！”

这消息把大家怔住了！小金宝一拳击在石凳子上：“什么！什么！要我们下马？”

钟小英对小金宝说：“你冷静点嘛……”

小金宝跳起来：“什么冷静不冷静，这

个决定是错误的，我就不服贴！”

叶冬生说：“党委既然决定了，我们应该服从，这是组织原则！如果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可以向上级党委反映……”

沉默，沉默，窒息般的沉默。

卞浩心里最不是滋味。原来用一百克爆炸物试验时，他为了怕炸坏设备，出了问题要负责任，曾偷偷地扣了十克剂量。不料结焦依然不动，说明爆炸的力量还是不够。这次试验失败会不会和自己有关呢？现在竟造成这样的结果，使他十分内疚，深深感到对不起冬生师傅，对不起大伙，决定要将折磨自己好长时间的事情真相说出来。他正要开口，小金宝已经先发言了。

小金宝说：“师傅你说，往后怎么办？”

几十双眼睛看着冬生师傅，冬生师傅满怀深情地看着大家，渐渐地把眼光落在金宝身上，说：“金宝，党委决定，调你去参加染料的新产品试验！”

小金宝梗着脖子说：“怎么，散伙了？我不走，我哪里也不去！”

叶冬生生气道：“胡——扯！”

金宝见自己使师傅生了气，心里绞痛，垂下头直搓大手。大伙也都激动地望着这互敬互爱的师徒俩，空气立时紧张起来。

叶冬生或许觉得自己过于激动，对徒弟过于严厉了吧，他望着小金宝语重心长地说：“金宝同志，你已经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共青团员了嘛，你应该懂得，凡是革命需要的地方，我们都要去，而且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工作做好。到处都是革命，到处都有斗争啊……”

又是一阵沉默。

小金宝突然说道：“难道就这样散伙？”

钟小英说：“难道眼睁睁地让‘恶虎’把我们的‘长龙’吃掉？”

叶冬生说：“对，散伙！但是，散伙是斗争的继续，而不是斗争的结局！散伙，是为

了更好地斗争，是取得斗争彻底胜利的策略！”他把话刹住，过了片刻，又望着小金宝说：“同志啊，我们不仅要敢于反潮流，还得善于反潮流，你应该懂得这样的道理啦！”

小金宝回味着师傅的话，默默地点头。

就在这时，于建中登上了平台。这位很注意领导风度的厂领导，一反老成持重的常态，满脸怒容，走到叶冬生跟前，大有兴师问罪之势：“你们再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啦！告诉你们：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原先同我们订了合同，向我们进口五十吨农药，现在突然变卦，价格提高了十倍！”

听了这话，叶冬生在对修正主义路线的痛恨上，又增加了一层对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深仇大恨！他怒不可遏地说：“好狠毒啊！一下子提高十倍，欺人太甚了！”忽地又转向于建中，说：“老于，你应该痛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怎么对我们发起脾气来啦？”

于建中说：“告诉你们，我们的贸易代表团一斤农药也未要，要我们自供自给，这压力够大的啦，你们不要再给领导添麻烦了！……”

小金宝说：“老于，资本主义国家如此欺负我们，我们应该同心协力，把管道搞成！”

钟小英等人也都希望于建中改变态度，支持管道。霎时间，平台上人声鼎沸。

于建中说：“同志们！大敌当前，我们应该以大局为重，不要在个人小圈子里兜不出来，也不要在这两台设备上争论不休，只要能按时生产出农药，就是天大的好事！”

叶冬生义正词严地说：“老于同志！你这些话是错误的。我们的分歧，绝不是什么占着茅坑不拉屎的问题，更不是两台设备的争论不休！你应该明白，我们在搞管道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受到了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的种种刁难和压制，大家为什么志坚如钢，任劳任怨呢？这

是因为坚持搞管道体现了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路线，所以我们坚决要走到底！你为什么坚持上高压釜，一语道破，是想趁机‘发国家的横财’，也是你贪大求洋、求稳怕乱、懦夫懒汉思想的大暴露！事关路线，我们理应寸步不让！”

恰在这时，几十个基建工人涌上平台，叶冬生诧异地问于建中：“这是怎么回事？”

于建中说：“高压釜马上要动土建，这块场地要派用场，基建工人来帮你们拆管道！”

叶冬生叫道：“什么！拆我们的管道！”

于建中说：“对！”

叶冬生抖着两只拳头，沉重地说：“不能拆，也不许拆，谁也休想动它一根毫毛！”

“呼”地一下，管道小组的工人群众涌到叶冬生身边，一个个怒视着于建中，那架势，似乎谁要拆管道，他们立即就会同他拚命！就连一向胆小怕事的卞浩，这时候，也毫不掩饰地朝于建中瞪着眼睛。

于建中强作笑脸，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你们也应该理解领导的心情呀。要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卡我们脖子，我们也不会现在就来拆管道啊——”

小金宝切断他的话，质问道：“喔，资本主义国家卡我们脖子，你便以为机会来了，可以趁机来卡我们脖子了，是不是啊？”

钟小英说：“资本主义国家卡中国人民脖子，你这个中国人，为什么帮着人家卡我们脖子？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气味？”

于建中这一气非同小可，简直无法自持了，满腹怒气不知从何说起，忽见小金宝正向他挥着手要说话，他便截住小金宝的话头，略带几分讥讽地问道：“小金宝，你不要忘记，你写保证书时是怎么讲的。”

一提保证书，叶冬生更加气愤了，他指了指于建中的脑袋就要发话，于建中却抢先指着叶冬生手腕上的伤疤，激动地说：“冬生师傅，希望你也不要忘记你手上这块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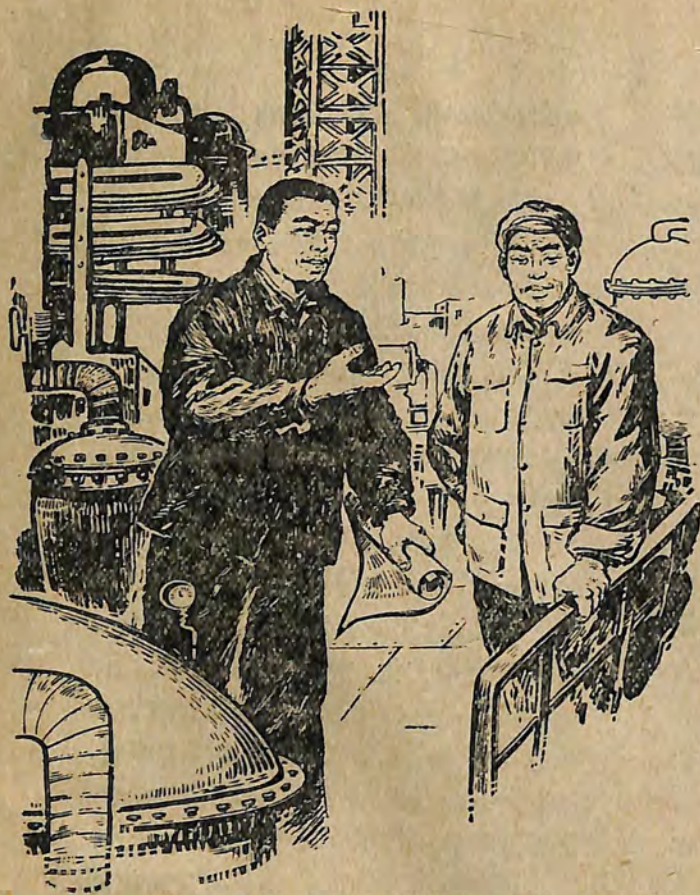
疤是怎么造成的。这都是你自尊心太强，不尊重科学，一味蛮干的结果！肉体上的创伤尚可愈合，好歹也不过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次情况不一样，象你们这样一味蛮干下去，就不是你个人身上再增加一块伤疤的问题，它会给社会主义建设，给祖国新农村的建设，留下很难愈合的创伤！关系如此重大，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我有责任劝阻你们，我有权利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

小金宝和钟小英同时往前冲去，要同于建中辩论，叶冬生伸出臂膀挡住他们，怒视着于建中，一字一顿地说：“真想不到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今天，你还没有从思想上吸取过去犯错误的教训！”他捧起手来，瞥了眼伤疤，突然提高了声音：“你要明白，这伤疤，是修正主义路线咬的！是你于建中执行的错误路线造成的！今天，你难道还想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你的批判吗？”

“什么？”于建中虚怯地问了一句。

叶冬生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保留着的技革审批单，在空中扬了扬，蓦然脸色一变，说：“搞这样大的革新，你只批一千元经费，多用了一分钱，要从我工资上扣。我们无法，只得用废旧管子作管道，这样的管子自然经受不了高温高压，自然经受不了爆炸物冲洗结焦，才使我负了伤！而你呢？便趁我住院期间，迫不及待地把我们花了几年心血的管道拆掉，迫不及待地向国家伸手，要了大批投资建造高压釜，妄想从此叫管道这个新生事物不得超生！”

不知是惊，是气，是吓，于建中身上象挨了电焊火星子，禁不住颤抖了一下，正想辩解几句，刚说了个“这……”，就被卞浩打断了。卞浩面对着这场争论，从心底崛起一股勇气，沉着地说：“你不要推委责任了！当时，冬生师傅向我提出要些新管子，我请



示你，你说：‘厂长的批示，是要算数的！给了他，我今后的批示还作数不作数了？不行，一根不给！’我不忍心给了他几根，事后他反倒给了我个警告处分！”

叶冬生说：“老卞受点委屈，我负点伤，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斗争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问题是，你老于一而再、再而三地用高压釜来压制管道这个新生事物，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挫伤了群众积极性，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落实，这是何等严重的错误啊！”

于建中有所触动地朝四周群众环顾了一下。

叶冬生顿了顿，跑过去，从工具箱里拿出那张保证书来，语气沉重地说：“文化大革命前，工人搞革新，你用经济卡；现在，工人搞革新，你用时间压，还逼工人写保证书，你冷静地想想，这是什么样的问题？”他向前跨了一步，盯住于建中，沉痛地说：“同

志！你回头看一看吧，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已经够远的啦！再不回头，就会陷进不可自拔的深渊！”

于建中听了，心里猛地一震，不觉出了一身冷汗。过了好一会，他推托了一句：“可是，结焦的难关无法攻克啊！”

叶冬生说：“管道试验，前前后后的确遇到了许多困难。哪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不遇到困难呢？你是个企业的领导，国家的干部，人民的勤务员，难道你只有提出困难的权利，没有解决困难的责任和义务吗？你当着大家的面说一说，你帮助我们解决了什么困难呢？完全没有！不仅没有，还给我们增添了重重困难，设置重重障碍，以便最后把管道扼杀！”

于建中似乎有点委屈地说道：“我也希望管道成功呀，见它实在没希望了，我才……”

卞浩插话道：“这次爆炸不成功，我有责任，但你……”

于建中惊讶地：“什么！我怎么啦？”

卞浩转向叶冬生，满面愧容地说：“冬生师傅，最后一次爆炸，我没有秤足分量，扣了十克……”

这一出乎意外的事情，把大家怔住了。旋即，大家脸上又现出笑容。叶冬生深深地出了口气，深重点点头。

于建中瞪着卞浩：“你为什么这样做？”

卞浩慢慢地抬起头，态度诚恳地说：“我所以会扣除炸药，一方面是认为一百克可能太多，说明我对工人老师傅的聪明才智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是私心杂念，生怕万一出了问题，自己会倒霉，才犯了克扣炸药的错误，为此，我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但是，你老于向我说的话，不要忘了……”

于建中说：“怎么，你扣了炸药，犯了错

误，还往我身上推吗？”

卞浩说：“你说，用爆炸物冲洗结焦，是胡扯蛋！你说，如果冬生师傅用大剂量，要我一是劝阻，二是反对，三是克扣！你还说：如果发生任何问题，都要我负责！你还说……还是你自己向大家说吧！”

叶冬生说：“老于同志，事情很明显，问题发生在老卞身上，根子却在你身上啊！”

于建中想了想，不安地说：“现在想想，在这件事上，我的确有些错误……”

叶冬生说：“事情是今天发生的，不是今天才有的。在这件事上，你有错误，在别的事上，你同样有错，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希望你不要就事论事，要从路线上去查问题，从世界观上去找原因。路线搞不对，你一抬腿还会往资本主义道路上迈的！”

四

管道试验成功后，及时地把制造出来的农药送到了灾区。第三天清晨，于建中来到平台上。他见冬生师傅披着霞光，倒拿着活络扳头，在管道丛里巡视检查，不觉惊问：“冬生师傅，早班看到你，中班看到你，夜班也看到你，你做的是什么班头啊？”

叶冬生见问，把活络扳头往空中一抛，顺过来接住，往他眼前一举，说：“喏，活络扳(班)头！”

“哈哈——”两人同时笑了。笑声冲破了清晨的寂静，“呼”地一下，全小组的人从各个部位立起身来，一个个举起手中的扳头。于建中略微带点尴尬地笑道：“喏，统统是活络扳头！”

小金宝见于建中手里拿着一张晒图纸，笑道：“老于，你手里拿的不会又是厂房扩建图吧？”

于建中一笑，把晒图纸递给了叶冬生。叶冬生展开来看了看，还给了于建中，然后

向大伙一招手，说：“同志们，请老于同志传达党委书记老徐同志来电的意见吧！”

于建中笑笑说：“金宝同志说得对，我手里拿的的确是厂房扩建图，但扩建的不是高压釜，而是根据老徐同志的建议，管道要在全厂推广，全面地代替高压釜！”

钟小英指着对面两台高压釜说：“先把对面两个俘房上交国家处理！”

于建中说：“凡是高压‘虎’统统作为战俘上交！叶冬生同志，我建议把管道小组的同志分到各个车间去，作为建造管道的骨干，争取年底实现全厂管道化一片红！”

大伙一听劲道十足。小金宝第一个拍手叫好。

叶冬生摇摇头，说：“老于，你的规划只考虑到局部，没考虑到全局，想来想去，想到的还只是自己的工厂，这是狭隘的本位主义！农村迫切需要大量农药，我们应该把技术力量派到农村去，帮助那里建造管道，要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全国管道化一片红！”

于建中笑笑说：“噢啊，我怎么老是跳不出前进厂这个小圈子呢？”

叶冬生说：“看来啊，你的路线还没有搞正确！”

于建中茫然了。他楞了半晌，说：“我可不愿意再犯路线错误了，为什么立即就又犯了这种错误呢？”

叶冬生笑笑，亲昵地说：“同志，你怎么忘了毛主席的教导了，世界观的转变，才是个根本的转变啊！”

于建中渐渐省悟了，默默地点点头。

叶冬生冲着这位老同志，满意地笑了……

(插图、题图：贺聿杰)

千 年 红

青浦县西岑公社卫生员 戴 仁 毅

序 歌

什么草生长水塘边？
什么根扎在石缝中？
什么树抽叶春常在？
什么花盛开红又红？

辣蓼草生长水塘边，
天门冬扎在石缝中，
四季青抽叶春常在，
千年红盛开红又红。

火红的岁月火红的歌，
歌声源源如泉涌；
新生事物赞不尽呵，
唱一曲盛开的“千年红”！

水波粼粼艳阳骄，
采药归来橹快摇。
狂风骤起乌云滚，
雷电裂空万马啸！

姑娘心中喊：“把稳！”
船掠浪尖斗志高：
任凭雪浪扑船舷，
劈浪勇进不改道！

风里去呀浪里来，
是谁挺身把橹摇——
赤脚医生凌雪梅，

双眸闪闪意气豪。

远远望见山泉村，
雨后彩虹搭天桥。
水鸟扑翅去报信，
“咱们的雪梅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秧苗青青把手招。
肩上药箱背背稳，
竹篙点退千顷涛。

喝口大妈姜糖茶，
股股暖流心头绕；
问声大妈病可好？
要用的草药找来了。

搬罢草药上了岸，
竹林中飞出小爱宝——
羊角小辮直晃荡，
喘着粗气似火燎。

拉起雪梅转身跑，
惊得云雀窜云霄；
“草药园旁风乍起？”
雪梅心中添问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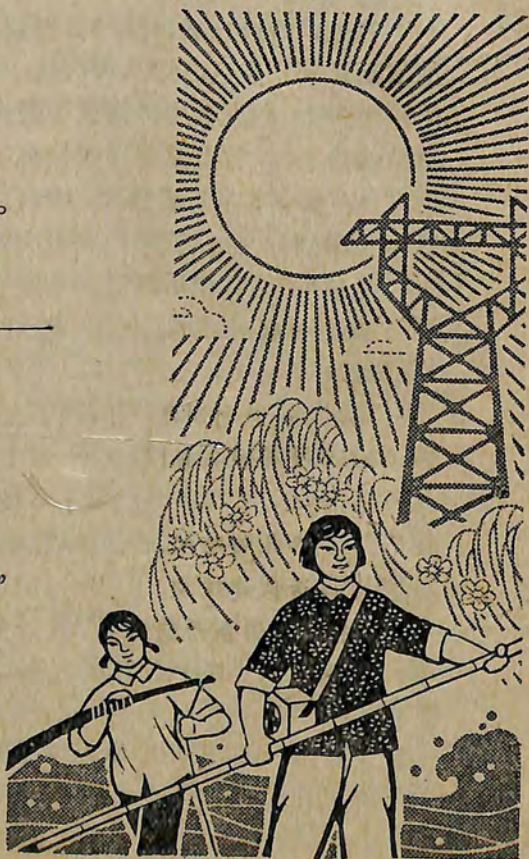
看见主人百草笑，
抢先要把真情表：
队长阿照插木牌，
半亩药园要砍掉！

珍珠鱼目相混淆，
阿照把事做颠倒：
“队里办厂少场地，
要用药园堆材料。”

面对木牌细细看，
张巫医笔迹暗藏刀：
哪是办厂少场地？
定是有人把鬼捣。

看着木牌冷静想，
两弯秀眉凝一道；
百草园旁风不静，
为啥几度声喧嚣？

为什么呵为什么？



千年红昂首问九霄；
株株草药跟着喊啊，
“风狂雨猛挺住腰！”

小爱宝心里气呼呼，
要拔木牌当柴烧。
雪梅挥手上前挡：
“拔木牌还须请阿照。”

二

丝瓜棚下一阵风，
阿照走路急匆匆，
追寻雪梅忘腿酸，
见到雪梅怨气冲：

“木牌早已插园中，
场地等着要开工；
我象得了急惊风，
偏偏碰上个慢郎中！”

云遮雾浓眼不花，
风急浪高不晃摇：
“合作医疗结新果，
棵棵草药都是宝！”

阿照拍胸哈哈笑，
雪梅眼光太狭小，
“马达一转利润多，
你要啥药我来包！”

树上鸟儿喳喳叫，
雪梅话似连珠炮：
“中西医结合开新花，
草医草药少不了！”

船搁浅滩推得动，
阿照意定口不松：
“开弓没有回头箭，

木牌一插如山重！”

堤岸缺口要堵住，
风雨再狂顶着上：
“要砍药园难上难，
除非星星不闪光！”

爆竹着火蹦得高，
阿照跺脚涨红脸：
“三天之内不照办，
交回药箱换锄镰！”

霹雳炸顶不回头，
战士更喜风雨骤；
雪梅飞步跨过桥，
心潮翻滚涌心口——

苦根苦秧苦苗苗，
三代都是贫雇农。

苦苗逢春呵全靠党，
一家人跳出火坑坑。

碧湖水甘呀蜜更甜，
比不上雨露润心田。

黑甲鱼剖腹不死心，
瘟神还在乡间行。

文化大革命春雷响啊，
山泉村飞出了金凤凰！

风浪里摔打入了党，
五洲的暖寒记心房。

船老大挂帆须辨风向，
阿照忘了“线”和“纲”。

蚕豆花开黑白最分明，
你砍药园合了谁的心？

苦根苦瓜呵连一道，
贫下中农定会撑我腰。

口渴了喝泉水头脑清，
遇困难想起党眼更明。

任凭园内浪再险，
风云雷电我调遣！

思绪涌呵如泉喷，
一片丹心寄北京……

三

晨星烁烁镶天幕，
红霞灿灿彩笔染；
云雀莫要喊喊叫，
雪梅读书在窗前。

大树参天根子深，
清泉滴滴源头长，
千年红盛开吸雨露呵，
葵花盘盘向太阳。

双手合上马列书，
信步赶到草药园；
棵棵草药凝党恩呵，
毛主席亲自洒甘泉！

忽听园外嘹唳声，
有人钻进篱笆门，
四下张望搓搓手，
举起铁镢要乱垒。

一声“住手”似雷鸣，
雪梅撒步朝前奔；

张巫医强作笑盈盈：
“队长吩咐来平整。”

“半亩药园小又小，
为啥成了你眼中钉！”
雪梅话似千斤锤，
锤锤打中巫医心：

“当年我刚背小药箱，
你说兔子尾巴不会长。
五年前我开辟草药园，
你说草窝里飞不出金凤
凰。”

尾巴踩痛心发慌，
扔下铁镢搬兵忙；
阿照赶来气冲冲，
张巫医乘机夺药箱。

腾地跳出小爱宝，
双臂一展赛堵墙；
双目怒睁似闪电，
惊得巫医溜一旁。

雷电猛啊青松挺，
风浪急啊磐石坚；
唤声阿照情意深，
往事历历浮眼前——

还记得那年战三秋，
阿照你挑稻腰脊闪，
无奈何求到张巫医，
花掉了大钱病未减。

城里虽有大医院，
大老爷的架子高门槛，
撑船去还路途遥，
阿照你看病难上难。

文化革命春雷炸，
千年铁树开了花；
山泉村乐啊碧湖水唱，
雪梅誓把病根挖。

屋前红杉可作证，
阿照门前脚印有多深；
天上星星也知道，
雪梅尝尽百草为亲人。

小爱宝的话儿意深长，
恰似警钟咣咣响：
“切莫甜时忘了苦，
不能暖时忘了凉！”

铮铮话语动心弦，
阿照胸中起波澜：
清泉滴石石留痕，
往事历历在眼前。

阿照低头久无言，
雪梅心潮如浪翻，
唤声阿照抬头看，
莫使沙尘挡双眼：

“队办厂堆场处处有，
为啥你看中草药园？
小小药园连着‘线’，
队长你要冷静想！”

“三岔路口莫犹豫，
恶风吹来须辨向，
小小药箱连着权，
队长你要细思量！”

“历史车轮朝前奔，
搞倒退决没好收场；
十二级风浪不返航，
雪梅我开定顶风船！”

“药箱要交张巫医，
水中捞月是梦想！
只要贫下中农来替换，
我放下药箱又何妨！”

湖水吼啊百草喊，
千年红热血涌心间；
猛下药箱双手捧呵，
递到阿照胸膛前。

阿照的心啊扑通通跳，
阿照的手啊不敢伸；

大妈的手呵微微抖，
接过药箱挂在雪梅肩。

阿照猛地回过头，
望一眼草药揪心般疼，
双手用力拔木牌，
木牌难拔陷太深！

雪梅上前帮阿照，
阿照劲头添十分，
木牌拔出扔一旁，
株株草药笑出声……

尾 声

四季青为啥碧碧绿？
千年红为啥红彤彤？
碧湖水染草更青，
朝霞映花花更红！

合作医疗就象四季青，
赤脚医生胜似千年红；
人民公社金光道呵，
万紫千红春意浓！

（题图：陈达林）

“铁手”

林启茵

—

天要下雨的样子，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窗子全部打开了，也没一丝风。窗外一棵石榴树，枝叶不动。屋子里只有一个人抽烟，烟味还是散不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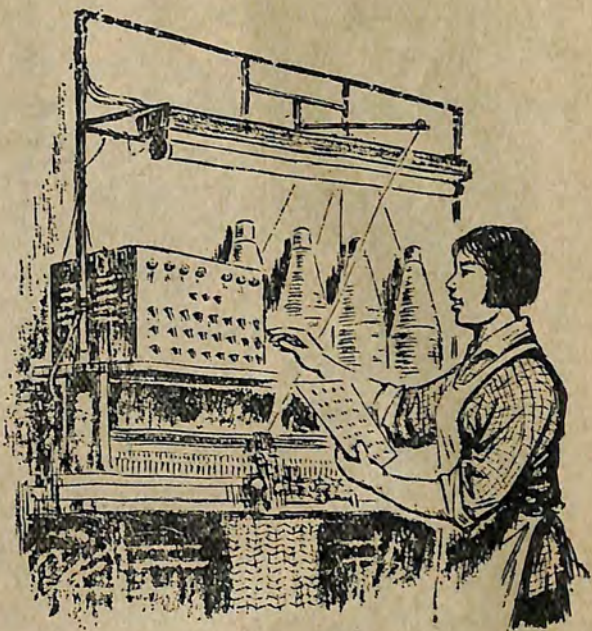
这间普通的厢房楼，是东风羊毛衫厂的党支部办公室。支委会的全班人马都在座了，这会儿没一个人发言。车间里传来羊毛衫织机的声响，仿佛有千军万马在行进，人们好象都在谛听着这激越的节奏。刚才这儿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争论是青年女工华红他们一张大字报引起的。眼下屋子里显得格外悄静，谁都想打破这弄僵的局面，可一时里谁也找不出合适的语言。

“叮”一声，一直在陈文卫手里翻弄的铁手收针板，一个失手落到了地上。他捏熄了烟头想去拾，坐在旁边的党支部书记周永梅先拾到了手。周永梅把收针板放在衣角上擦擦，又用手指抚摸了下那只精巧的铁制爬手板，眼睛一亮，决然地说：

“老陈，我还是这句话，工人们的意见提得对的，大字报贴得对的，我们应该相信他们！”

“永梅，这点我同你没矛盾。”陈文卫说话总先打招呼，他继续说：“当了这几年干部，听点意见，吃张大字报，我不在乎，受得了。问题是……哎，我不说了，大家心里也都明白！”

的确，在座的人都猜得出，这个分工抓



生产的支部委员接下去会说点啥。其实，要说的刚才他象背顺口溜似的都倒出来了：“试铁手，试铁手，三双人手服侍两只铁手，产量保本还不够，挡试车的人怨透怨透。”这会他不说，大家也不逼着他往下说。

周永梅拔下发夹，把一束散落在额前的头发夹夹好，站起身来说：“我们这个会就开到这里吧，会后大家分头到车间去，听听工人的意见。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工人出身，是懂得工人心情的。我们这个厂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大家也不会忘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东风一吹，我们革掉了摇手柄的命，减轻了劳动强度；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一烧，我们实现了织机半自动，提高了羊毛衫的产质量。织羊毛衫停车、放针都自动化了，只有收针这道工序还要用手工，这象是条尾巴，拖住了全自动的脚步。这回批林批孔，工人们说，‘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大干社会主义！’提出割尾巴，搞自动化的机械铁手收针。这是援外任务的需要，革命斗争的需要。现在一百步已经走了九十步，能停下来吗？工人们不答应，我们这儿多数的同

志也不会答应啊！”

话音刚落，陈文卫接着说：“永梅，这点，我同你没矛盾。工艺改革、技术革新，我也高兴，有劲哩。问题是，哎，”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大家以为他又不往下说了。可是他见周永梅要宣布散会，不肯放过这机会，继续说：“我们搞收针自动化的铁手试验，已经三个月了，挡试验车的人一换再换，不是我要换他们，谁愿意试试就上去嘛！好，老将小将都出过马，上过场，不熟的石榴，是酸是甜，咬过了，尝过了，最后怎么样？吐舌头！机械化的铁手，怎么能赶上人手的灵巧呢！如今谁再肯去挡这部试验车？大字报有人贴，意见也有人提，挡车的还不见有人报名！”

陈文卫说这番话是有所指的。昨天，陈文卫在全厂班后会上，把下一季度的生产任务向工人们交了底，末了说：“我们把铁手试验暂时停一停，反正我们不想出风头，讲实惠，把产量抓一抓！”谁知这几句话惹了祸，今天一早，挡车工华红带着几个青年工人贴了张大字报：

我们要继续革命向前进，倒退决无出路！

我们要站稳脚跟搞铁手，夭折就是犯罪！

大字报上签名的人有一大批，陈文卫独独确信这是华红在里边起哄。看着大字报上的语气就明白了，喊口号式，惊叹号画得特别粗壮，象个快引爆的炸弹似的。华红进厂还不满三年，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一代新人，从红小兵到红卫兵，现在，她把红卫兵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上的精神带到了厂里。在十个月之前，迎接党的十大召开的时候，在她争取入党的日子里，她提了个口号：力争织机台产量提高百分之十！“那一回凭她年轻好胜，这一回华红提了口号，不见得她会在自己

机上试铁手。哎，真是爱提口号的姑娘！”陈文卫没好气地想。

周永梅是听得出陈文卫话里的意思的，觉得他这个人就是不相信工人群众，便笑笑说：“老陈，你不必担心，我看，不出今朝，就会有人主动来请战。”支部书记说这个话也是有底的。去年，华红提出增加织机台产量的口号后，周永梅去问过她：“你为啥提这个口号呀，”华红回答：“鼓舞自己呐！”周永梅又问：“你没想到这口号也鼓舞别人吗？”华红想了想说：“首先是鼓舞自己！”果然，口号提出的当月，她自己带头实现了，紧接着象五月的石榴花，一朵红朵朵红，带动了全厂，连干活懒洋洋的小业主陆薇薇也跟了上来。“这是个说话算数的青年女工！”周永梅心里这么想，嘴上自言自语地说：“人家可是说到做到的人啊！”

陈文卫紧追着问：“求之不得，谁肯请战去挡铁手试机？”

“我来挡！”

一声清脆响亮的回答，把大家的眼光“刷”地汇集到门口，只见那里站着个女工，齐耳短发，精神抖擞，双手捧着一张摺迭好的红纸，这是她的决心书，在白围单、蓝裤子的衬映下分外鲜红。

“华红，”周永梅轻轻的叫了一声迎过去，握住她的手深情地说：“我知道你会这么做的！”

二

东风羊毛衫厂是标准的弄堂厂，厂房还保持着居民住户的结构，只是在总弄支弄上搭了“人”字盖，把一幢幢老式石库门住宅连了起来。弄堂里堆满了装好箱的羊毛衫，板箱上标着：中国制造。即将运往世界各地。车间里热火朝天，织机来回运转，马达隆隆似歌唱，一堆堆彩色羊毛衫衣片，就象一座座花圃。操作的工人有的在起头，

有的在落片……

华红请战挡铁手试机，已经有一星期了。她的眼眶明显地深陷了，可是铁手总是不正常，不是走得快，就是走得慢，一会儿碰弯了针舌，出漏针，一会儿又撞断了针尾，不得不停下车来换针。

全厂工人都关心这双铁手，也更加关心立志要驯服铁手的华红。

老工人诚心走到这儿，鼓励她道：“小华，大着胆子吧，有困难告诉我们，大家一道商量出主意！”

同伴们绕着道走到这儿，声援她说：“小红，我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年青一代，要为我们阶级争气啊！”

保检小组的同志跑来提保证：“华红同志，我们全力支持你，零件要改做，机器要改装，只要你唤一声，随叫随到！”

电工小组的同志跑来表决心：“华红同志，我们为你开绿灯，啥地方需用得着电，只要你开口，我们马上把电线接通！”

支部书记周永梅一天总要来几回，抽时间和华红一起干一阵。早晨，她抚摸着华红的肩膀说：“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啊！”傍晚，她捏着毛巾替华红抹去脸上的汗，说：“好好睡一晚，明天再干！”

热情真诚的语言，深深地激荡着华红的心，她望着这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这时，她忘了疲劳，正起劲地试验着铁手收针。

忽然，有人叫了一声：“大组长，你也来看铁手啦！”华红一听，是邻机上陆薇薇尖厉的声音。只有她喜欢把别人的职务挂在嘴上，把陈文卫这个生产组长叫作“大组长”。陈文卫没应她，陆薇薇又接上去说：“大组长，瞎子磨刀——快了，铁手就要成功了，这一回厂里又要出苗头了！”

陆薇薇对技术革新总是反对，现在说的是反话。陈文卫鼻子里透口气“嗯”的一

声，径自走到华红的织机旁。华红脸上滴着汗，一会儿同一个保检工一起校准铁手装置，一会儿又同一个电工摆弄电源接头，忙得顾不上招呼。陈文卫一看心里想：“还是三双人手服侍两只铁手”，他的眼睛自然而然地瞧瞧堆在织机旁的羊毛衫片，华红这一堆又比别人的一堆少，“可惜！”陈文卫在肚里咕了一句。华红是厂里出名的快手，不用铁手时，她的产量总比别人堆得高。他又回过头去看看陆薇薇的那一堆，哼，也不比华红的多哩。对这个胖女人，陈文卫是有数的，解放前她是亭子间里的“老板娘”，并厂时因为她资金小，雇用职工少，把她算作小生产者并到了东风厂。这个人有点小聪明，做羊毛衫提花有一手，她就凭着这一点，在常做产品上不肯用力气。华红提出织机台产量提高百分之十的口号时，开头她一百二十个摇头，叫嚷“吃不消”，后来全厂工人都上去了，她看在风头上不得不做做样子，勉勉强强地提高了百分之七。过了些日子，人家的产量坚持稳定地提高了，她却缩了回去。陈文卫见她做提花有一套，常常买她这点帐。今天陈文卫见陆薇薇车边的产量这么一点点，心里也上了气，走过去翻看了她的产量记录本，说：“陆薇薇，你的产量怎么越来越少了？”

“还说少？我可用了大力气呢！烦也烦死了。”

“要你烦点啥呀！你管你做生活啦！”陈文卫冲着她说。

“大组长，不要看人挑担不吃力，你来做做看，”她说嘴朝华红一边努努，诉苦似地说：“搞铁手一天到晚叽叽喳喳人不停，生活还做得出吗？你不睁眼看看，人家用自动铁手收针，只听机器响，不见衣片落，产量有多少？我这双手老是老了，同她的铁手比比，不吹牛，还好比一比哩！”

“你怎么好这样说，人家是作试验！”

“你们领导总是看人头包庇，试验怎么啦，试验要试出先进来，作兴试出落后来吗？”

陈文卫没说话，心里咕噜咕噜地盘算着，忽然鼻子一缩，想出了个办法来：陆薇薇横竖做不出生活，抓产量靠不牢这种人，让她去试铁手，把华红换下来。这么两个人一对换，试铁手让陆薇薇摆摆样子算了。陈文卫主意一定，丢开陆薇薇“通通”走到了华红身边。他一见华红又不敢把话直说，先问：“华红，这几天你身体吃得消吗？”

华红直起腰来，眼睛一闪，胸脯一挺，回答：“吃得消，铁手不成功，我不下火线！”

陈文卫一听，完了，她决心可大哩！他希望华红说声“吃力呀”，下边的话好接上去，可是华红偏不照陈文卫想的回答，一时里倒没话可说了，呆了半天，又说：“这收针生活太复杂了，五公分里排了二十二枚针，这么精密，要铁手把针上的毛线拉出来，往里收了针，再把毛线套到另外一些针上去，实在太难了。”陈文卫这些话都带启发性的。华红随口答一句：“难是有点难。”

这一下陈文卫觉得有话好说了，他走近一步说：“华红，这一点我同你没矛盾，这太难了。我有个主意，你已经试了一个星期了，是不是换个人来试试，这太难了呀！”

华红头一昂：“换人？不换！明知太难了做逃兵？还说同我没矛盾，你要换人，我不肯，这一点，我同你就是有矛盾！”

“不算你逃兵，这是我提出来的，是领导上提出来的，有人讲闲话我来替你顶。”

华红朝他挥挥手，自顾闷头捉摸收针铁手去了。

陈文卫倏地转到了织机前面，面对华红说：“同志，前回打算把铁手试验停一停，其实也不算错，我们要想想从前，从前我们织羊毛衫，手上摇机柄，心里记针数，连说句话也没工夫，真是‘心记口念加手摇，腰

酸背痛产量低’，这种生活你还没做着哩！现在自动织，自动记，还不满足？”陈文卫嘟嘟囔囔的只顾说。

华红把铁手撞断的一根针换好了，转过头来说：“对，我们就是不满足，永远不满足！同志，你过来看看，”华红把陈文卫拉到织机旁，指着挂产量记录本的小钩钩上。陈文卫一看，这里比别的织机上多样东西，是块小纸牌，上写：“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陈文卫脸色胀红，说：“好了，继续试，这点我同你没矛盾。现在是换个人来挡试验车，这总不值得闹矛盾吧！”

“你打算换啥人来？”

“陆薇薇。”

“你准备依靠她？不行不行！你要把试验停下来，不依你，我们要前进；这回你又想拖下去，也不会依你，我们要继续革命！”华红说完，再也不理陈文卫了。

三

夜深了，弯弯的月牙镶嵌在丝绒般的蓝天。华红急匆匆地朝厂里走去。

下班的时候，工人们一定不让华红加夜班，据说，这些人都听了支部书记周永梅的话，要华红下班回家休息，华红只得走了。此刻她又悄悄回厂来。她早就打听好了，今晚上管厂门的是老工人江师傅。江师傅从前也是羊毛衫织机的挡车工，在资本家厂里，工时长，一站十几小时，小腿得了静脉曲张病。现在厂里照顾他，让他看看厂门，当当顾问。江师傅还是个革新迷，厂里几次工艺改革、技术革命，他都出过汗，立过功。这次华红主动请战，试验铁手

自动收针，他专门来看过她几回，再三鼓励。华红满有把握，此刻自己去敲门，他一定答应开。只要厂门一开，朝自己织机旁一站，定定心心弄它半夜，把白天碰到的问题，逐个逐个研究透。

到了厂门口，电铃按了半天，才听得里边有人走动。

“啥人呀？”

华红一听，是周永梅的声音，一想，也好，自己得向支部书记当面讲讲清，晚上她要连着试验铁手，赶忙回答：“老周，快开门，我是华红！”

周永梅开了门问：“你怎么又回厂里来了？”

“周大姊，你是存心这么说的吧！要不是，我就批评你，你不了解人！你知道我睡得着吗？”

周永梅笑着拉住她的手说：“你来了就进去吧，到样品间去！”

样品间在弄堂到底的一幢单幢屋里，离厂门口有好长一段路。两人并肩走着，弄堂墙上还贴着华红他们写的大字报，周永梅放慢了脚步，问：“老陈要你换下来？”

“你知道了？我没答应。他走的什么路线，想叫陆薇薇来摆摆样子，行吗？”

“你打算怎么办？”

“我呀！”华红转身指指已经走过头的那张大字报，说：“大字报上写了，站稳脚跟！”

周永梅着力地点点头。说着两人走进了样品间。

看门的江师傅和好几位老工人都在这里，象在讨论什么重要事，一个个都是一副认真的样子。这个样品间是厂里的一部生产史，四周玻璃壁橱里，陈列着历年生产的羊毛衫。样品间也是一部技术革新史，水泥地上摆着一部部织机，有最老式的手摇机，也有眼下最新式的光电控制半自动机。

周永梅拉着华红在自己身边坐下来，对江师傅说：“老江师傅，你给我们讲讲厂里的技术革新史吧！”

江师傅并不推辞，站了起来走到老式手摇机旁，说：“要讲就得从这一台讲起，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小厂并大厂，并起来的都是这种老式机，”江师傅一台一台讲下去，象是展览会里的讲解员，讲得仔细透了，哪一年，在哪个部位上加了螺丝、垫片，哪一年，在哪个部位上又添了滚筒、皮带，他都记得清楚，讲得详细。他摸着胡子说：“技术革新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不能停步。就说革掉靠心记数这一道吧，开始是大跃进那年，厂里置添了架油印机，给工人印学习文件，这架油印机上有跳字计数机，不用电，不用煤，完全靠机械。我们正在搞革新，受了启发，模仿着装到织机上，加根拉杆，连根弹簧，羊毛衫织一层，它跳个数，”江师傅说着，开动了那台织机，“嗒嗒嗒”表演了一会，又连着说：“一开头，大家拍手，过了些时，大家又觉得不满足了，它只会计数，不会定数，不留神织过了头就得拆，影响产质量。工人们又想革它的命了，那时厂里有人说，搞技术革新妨碍生产指标，哪个不完成指标就扣哪个的奖金，只顾抓生产，还说是‘捞现钞’。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踢开了管、卡、压，搞成了电子计数，有人笑我们工人不懂‘爱皮西’，看看，现在照样用电子光制服了自动计数，多听话！”

华红听得出神，这时插上一句：“江师傅，铁手可还不听话，它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江师傅坐了下来，说：“今晚上永梅把我们邀来，就为铁手的事啊！哎，”他对另外两个老头说：“听到了吗？要铁手不快不慢，小华，是吗？”他说着，点燃了支烟，吸一口吐一口，自言自语地：“快，慢，快，慢，早先

搞革新记得也有个地方要它不快不慢，好象毛病是在油上。”

“油？”华红跳了起来。

“嗯，你的铁手加油吗？”

“要加油啊！”

“加油不当，也会造成快慢不当！”

华红精神一提：“老师傅，你们先休息一会，我到试机上去看看。”说着，噼咧拍拉奔出样品间，后面的人也都跟了出来。

四

这几天，厂里可热闹了，参观的，取经的，要资料，要介绍，络绎不绝。陈文卫是忙上加忙。

那天晚上，华红从江师傅那里受了启发，改进了铁手的离合器，加油处的一块橡皮换成塑料，铁手走得快慢正常了，光电全自动织羊毛衫实现了。陈文卫的心情也有了些变化，他开始佩服华红的志气。

这会儿，铁手正在听话地操作着。电子箱上的收针讯号红灯一亮，铁手“嚓”地一下打开了一排针舌，拉起针上的毛线，“啪”地移动了个位置，精密准确地套在另外的针头上，一次收针完成了。“咔嚓——咔嚓——”梭子来回走了三转，红灯又发出了讯号，第二次收针开始了……

自动织机旁操作的不是华红，华红好象躲了起来似地不见人。邻机上的陆薇薇也暗暗奇怪：前几天摸索试验，苦钻苦干，华红一刻不离试验车，如今成功了，是出风头的辰光了，却不见她人。有个单位定要华红本人谈谈体会，急得陈文卫到处打听，有人干脆回答说不知道，有人瞎猜说华红病倒了。陈文卫碰到支部书记就问：“永梅你一定知道，华红在哪里？”

周永梅笑笑说：“你找她呀！我先问你，光电全自动织机成功了，你有啥新打算？”

“新打算？说新打算也有一点，集中力

量抓一把产量！”

“你满足了？华红的新打算可同你的不一样哩！”

“怎么，我同她又有了新矛盾？”

“是这样。你认为成功了，万事大吉了。她认为要不断完善，不断提高，不断前进，这不是矛盾？”

“哦！她人呢？”

“取经去了！”

“啊！”陈文卫摸着自己的后脑：“她自己搞了革新，成功了，人家来向她取经，她倒反向别人取经去了！”

楼梯上“通通通通”响，周永梅侧耳一听说：“来了，听她走得多么急！”话音未落，华红象电子机上的讯号灯，“刷”地在门口亮了出来。

“周大姊，老陈，完全可能！完全可能！”

周永梅要她坐下，随即倒了一杯冰冻盐汽水给她：“看你急的。”

“怎么不急，我们可以搞‘群控’了，就是用一台电子计算机，可以同时控制操作十几台织机。老陈你想，我们现在搞成功了铁手收针，实现了全自动羊毛衫织机，为搞‘群控’创造了条件。”华红说到这里，眼睛格外的有神采了，她说：“从前我们一个人看一台织机，搞了‘群控’呀，一个人就可以管四台织机了，这是眼前，不久将来就可以管八台，再以后，我们要实现无人车间！”

陈文卫冷静地说：“好是好，可是搞‘群控’要用大型电子计算机，是国际先进水平，还要有恒温车间，我们可是个弄堂厂！”

周永梅在一旁说：“老陈，你承认不承认有矛盾呀！”

陈文卫不吱声，只是闷抽烟。

华红说：“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就是有志气有能力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就说我们这个弄堂厂，搞电子化，也完全有办法！”

“有办法？你快说！”陈文卫追问着。

在图书馆

成莫愁



窗外，星淡云薄；
室内，一片灯火。
图书馆的夏夜呵，
热气腾腾人满座。

一本本书在翻，
一支支笔如梭，
莫道此处静无声，
这里呀，交织着霹雳与电火！

看！那女焊工剑眉凝，
正把儒家的邪说批驳！
战士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钻工有股钻到底的气魄！

看！车间广播员在编文，
明天将把新故事广播；
澄清那千年的迷雾，
揭穿“孟姜女哭长城”的谎说！

望着大伙啊，
咱抑不住心潮卷漩涡：
这样的夏夜，这样的场面
——从来没有过！

窗外，星淡云薄，
室内，一片战火。
图书馆天地虽然小，
却架起千百门攻打“大圣”的炮座！

“现在先不告诉你，因为我们之间的根本矛盾不在有没有办法！”

“那，我们的矛盾在哪儿？”陈文卫把大半截烟弄熄了。

“在路线！两条路线！”华红说话的神气象请战那会一样。

周永梅肯定地说：“老陈，在技术革新上，是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哩！我们千万不能当错误路线的代表啊！”

陈文卫摸出烟盒，想取出一支烟，可是摸了半天也没取出来。

“老陈呀，我们是工人阶级，经过文化大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我们这双手也变得更灵巧了，我们能够搞出铁手，也一定能够搞电子‘群控’，我想过了，我们厂没条件搞

恒温车间，先创造条件搞个恒温室，把电子控制机放在恒温室里作指挥。我们快下楼去看看！”华红说着准备朝楼下去。

陈文卫猛地想起，有个单位要华红谈体会，忙拦住说：“人家在等你谈体会呢！”

“体会？好谈，你对他们说：第一，继续革命搞革新！第二，反对停止悲观论！”

陈文卫双手一摊：“你呀，真是那个爱喊口号的人，连谈体会也是口号式的。”

华红紧握着拳头一挥，说：“干革命需要战斗的口号，鼓舞人，首先是鼓舞自己！”

一阵风过，吹得窗外那棵石榴树“扑落落”响，花朵已开满树，燃烧得火一般红。

（题图：宋正谋）



劲 梅

叶 勉

一

劲梅在班里做了一次《林彪为什么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宣讲，不料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真是梭子顶头尖对尖。

老工人山姐师傅她们是“好得很派”。特别是山姐师傅，逢人总爱扯上这事，竖起大拇指晃晃，说：“我们工人自己的理论辅导员上讲台，打开史学的大门，这可是个新事儿，好得很！虽然眼下还有些不足的地方，将来前途大着呢！”

另外一小部分人却皱皱眉说：“几个小青年挑灯熬夜的，费力不小。让挡布机的来讲历史，有必要吗？”党支部宣传委员李三奎就是“没必要派”中的一个。这会儿，他正在办公室里和劲梅个别交换意见哪！

李三奎郑重地说：“瞧你，为了宣讲，熬夜备课，人都瘦掉一圈啦！我们自己来讲儒家斗争历史，是有点吃力不讨好。”

劲梅撑着桌面，一手从墙上摘下报夹子，推到李三奎面前，翻了几页，说：“你看，

人家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队伍干得多出色！我们也是工人阶级，一样的凌云志、移山力，为啥要落在人家后边？”

李三奎耐住性子，说：“我大概又要做保守派，是不是？我的团支部委员，我们三百人的小厂，没有必要自己讲嘛。”

劲梅很生气地说：“小厂怎么样？小厂就不是战场啦？”

李三奎也冒火了：“我是说，到外边大学里请老师来讲两课，不就行了吗？”

劲梅诚恳地说：“现在大家都要学理论，全去请老师，人家老师忙得过来吗？你说联系挂钩，都三天了，还没见个人影儿。你为什么看不到群众的积极性呢？”

李三奎说：“快了！同志，我们这儿是工厂，不是大学，不是专门搞理论的！马列学习班搞好也可以了。啃那些古文、古人、古事，什么资料也没有，有必要吗？”

这时有人叫李三奎去接待外厂来联系工作的同志。他总结性地一甩手：“三天以内，我保证把老师请到，耽误不了运动！”说完，披上一件油夹衣，拉开门走了。

劲梅咬了咬嘴唇，很想冲着门口喊一声：“你，‘孔圣人’在你心里占着地方，还敢批哇？”可是，她毕竟是已经满师的一个青年女工了，没有耍任性，把涌到舌头尖上的话，使劲咽回去了。

她用手指头无意识地摸摸玻璃窗上的木档子，两眼沉思地望着窗外，一动不动，只有乌黑厚密的头发在微风里忽忽飘动。她心里翻腾得厉害。

党支部书记刘炳霞到公司里去参加批林批孔学习班了，大概要一个星期。刘师傅走的时候，特地找团支部宣传委员劲梅谈了半晌，鼓励她们那个“批林整风文件宣讲小组”要在批林批孔中发挥先锋作用。劲梅身为团干部，当然得一马当先，带头冲在斗争第一线啦！可是李三奎偏偏和她想不到一根线上去，第一次宣讲，就闹了个经纱断头——要停台了！

她收拾一下黄书包，离开办公室，来到弄堂里，站在路当心。这个织布厂真是名副其实的弄堂厂，中间横贯一条碎石块铺成的弄堂通道，把这家小厂分成南北两半。南边是布机间，北边是整理间，这条弄堂就成了工厂的政治中心。

下午，太阳高踞在云层上面，把这条小弄堂照得亮堂堂、热气腾腾。弄堂两边的墙上密层层地贴满了批林批孔的专栏，鲜明的标题带着有力的惊叹号，在工人们眼前闪烁。这里天地虽小，却奔腾着战斗的气息。打个比方，这条小弄堂真象一道打攻坚战的前沿战壕！

这一切，都在共青团员心里激起了浪头，她心里说：李师傅呀，你为什么不看，现在等待一天，我们就要落后形势一大截呢！

劲梅整一整肩上的书包带子，自己对自己说：“批林批孔不能‘停台’，坚决不能！”

淡紫色的晚霞隐没了，月亮披银而出。

车间门口的布帘子一动，随着一道亮眼的灯光，出现了劲梅秀丽的身影。她来到更衣室，摘下女工帽，拍打着白围单上沾着的纱毛毛。这里是静悄悄的，刚走了几步，发现山姐师傅那更衣箱前的水泥地上，有几处粉笔涂抹的痕迹，看样子是几个写错的字，旁边又有一个挺清晰的“蠢”字。她不由得站住了想：一定是山姐师傅看报纸不认得这个生字，问别人的。

劲梅一边换下白围单，一边打算着，应该到山姐师傅家里去一次，对她说说自己和李三奎关于宣讲的争论，请她拿拿主意。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劲梅已经到了工人新村，站在一个带玻璃窗格子的门口了。

在布置简洁朴实的房间里，山姐师傅带着老光眼镜，伏在方桌上写一份批林批孔的稿子。面前铺一张大纸头，却只写了十来行，字行撑着纸边。

山姐师傅属于老一辈纺织女工，富有斗争经验。在旧社会里，她做过近十升厂，包香烟、拉湖丝、洗碗盏……什么都干过。她经的多，见的广，眼光很厉害，不看准了不开口。解放以来，每次政治运动，她都是党支部的“特邀参谋”。这次批林批孔，当然不例外。打从李三奎觉得运动深入不下去，要到外边请讲师，她就暗暗注意着这个倾向，更注意着群众中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今天劲梅和三奎一争，她就给炳霞挂了电话，把“好得很”和“没必要”两种意见都反映了，让领导上心里有个底儿。

听到敲门声，山姐师傅头没抬，笔没放，问道：“是劲梅吗？”

劲梅进了门，把书包往椅子背上一挂，惊奇地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山姐师傅笑笑：“你今天不是和李三奎争了个面红耳赤吗？我猜着你大概要来。”

这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落在劲梅心里，象血液里增进了热力，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她走到山姐师傅身后，把台灯拉近点，看了看桌上的稿子。

山姐师傅说：“你来的正好，我有个字要问你。”

劲梅在桌边坐下，说：“是那个‘蠹’字吗？”

山姐师傅说：“你怎么知道的？”

劲梅说：“噢，你好猜，我就不好猜呀？”

山姐师傅用手指点一下劲梅的额头：“鬼丫头！”说着，拉开抽斗，取出个小本子。

劲梅一看就知道，这是山姐师傅的一本特殊词典。里边尽是各种各样的符号、图形，用来说明一些难记的生字生词。这本词典是山姐师傅几年学文化的珍贵积累。

山姐师傅翻到空白的一页，上面贴了一张批判林彪、孔老二的漫画，说：“把个‘蠹’字给我写上。”看劲梅写好了，又说：“这个‘蠹’字可捣蛋透了，怪模怪样的真难记。旁边有个图提示一下，就好记了。嘿，总有治它的办法。林彪和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是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五蠹’哩！”

劲梅连连点头：“对对，是这样！师傅，你学得真好，批得到点子上！你觉得，弄明白那些个古文、古人、古事，有必要吗？”

山姐师傅没有马上回答，那深沉的眼光在劲梅脸上停了好久，才说：“一九五七年那阵子，资产阶级右派向我们党、向我们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我们厂有个资本家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焚书坑儒’……”

“啊！”劲梅轻轻一拍桌子边，吃惊地站起身，“怎么？那时右派分子就攻击我们‘焚书坑儒’了？”

山姐师傅搭住劲梅肩头，让她重新坐下，说：“你听我讲下去。那时候，那家伙气

焰可嚣张了，连着给报社投稿子，真个是瞎子逛大街——目中无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大家那个高兴劲儿呀，都快把天抬起来了。第二天，我们和那个坏蛋辩论。就在夜校教室开的辩论会。我对他说：‘你讲开大会神经受不了。好吧，今天我们开个小型辩论会。你渴了，可以喝水；累了，允许休息。就是所有的大是大非问题，统统都得辩个一清二楚！几天、几十天都行！我们有毛主席的书，根本就不怕你！’于是，我们就和那个右派分子针锋相对，连着干了七天。末了，他把头发搔成了个鸟窝，都想不出个狡辩的词！”

劲梅不禁又砸嘴唇又握拳头，连连说：“有劲！有劲！”

山姐师傅看她一眼，语重心长地说：“林彪这个坏东西，又把右派分子用过的儒家法宝刨出来耍，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焚书坑儒’。把这些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这是无产阶级的使命。我们没有工人自己的理论队伍，行吗？”

年轻的姑娘不作声了，脸色渐渐变得严肃起来。她已经理解了山姐师傅这番话的意思。有什么东西能比一个战士在关键时刻得到透彻的启示更可宝贵的呢？劲梅的眼睛在明亮的灯光下闪动着，说：“师傅，我明白了。你比我想得深，看得远。我只想着眼下我们厂不能落在形势后边；不及你站得更高一层。师傅，我们一定要长期作战，永远占领思想阵地！”

山姐师傅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她对今天夜里这场谈话，是经过周全考虑的。她见火候到了，就提出第二个话题：“劲梅，我们好多老工人都称赞你们这样做，方向对头。不过，我们也要指出不足的地方。”

劲梅把椅子挪近一些，说：“我正是要听你的意见。”

“你们不能从理论到理论，应该讲得大家都懂，要说在点子上。我们厂文化低的老工人多，要替他们想想。”

这师徒俩就在这间不大的屋子里，细细密密地商讨起来。窗外边，星星多了，月亮高了。许多楼房的玻璃窗，都一扇一扇地暗下去。可她们俩还在不倦地谈着……

时钟“当当……”敲过十二点，劲梅合上山姐师傅那本特别词典，说：“根据宣讲的内容，我想配上一张战国时期的地图，标上符号，写上说明，这样，讲秦始皇结束分裂、统一中国就形象化了，听了容易记住！”

山姐师傅起身笑道：“画古代地图？真是个好主意，到底是年轻人！”

劲梅说：“我是从你这本图画词典想到的，不知行不行？”

山姐师傅说：“明天你来参加我们小组讨论会，再和大家商量。”她看看钟，“不早了，小丫头，今晚和我一起睡。嗯，要不要给家里打个电话呢？”

劲梅说：“不用了。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我就常常住在厂里的，家里也惯了。”

三

三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春雨从辽阔的天空降落，均匀、清新，润绿了厂门口那株杨柳，把金黄的石铺路面洗得发亮。

劲梅卷起裤腿，打着伞，又一次来到传达室，问警卫员大胡子老张：“来了吗？”

大胡子老张笑着，递给她一个盖着“印刷品”戳子的长筒书卷子，说：“刚到！”

劲梅看看那陌生的笔迹：“一〇九织布厂团支部收”，胸口一阵起伏。她拆开封皮，是一本《战国史略》，书前面印着一张战国时期地图。

这时，一个小伙子抹着头发上的雨水跑来，问：“就是这张图吗？一个小时，保证

完成！画笔、墨汁、白报纸全准备好啦！”

劲梅高兴地一拍手，也忘了撑伞，两人一起向办公室跑去。晶亮的水珠子在他们脚边欢快地飞溅开去。

前天下班之后，劲梅把积极分子找在一起，汇拢了工人们关于宣讲的意见、建议，重新商定了宣讲方案。大家分头找资料，编讲稿，放弃了休息，紧赶慢赶，把一切准备就绪，就是那张“战国地图”一时找不着，区图书馆这方面的资料也都借出去了，真急人哪，宣讲的日子已近，准备时间只有一天多了，有个机修工急中生智想了个办法，说：“我们参观技术革新展览会，有的厂遇上难题就在展览会上贴大字报，许多厂看见了，也贴大字报给他们出主意，可热火啦！搞生产能大协作，批林批孔当然更应该协同作战啦！”劲梅马上就写了一张“告急”大字报，贴在区文化宫图书馆“批林批孔阅览室”门口。今天，他们果真收到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建筑工人寄来的资料，还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鼓励他们夺取胜利！劲梅怀里揣着书和信，心里暖烘烘的。

两个青年人在桌上摊开了笔墨纸张。小伙子很会画画，颜色调得匀，线条勾得准。劲梅在旁边做助手，按着长尺打格子，提起毛笔写说明。窗外路灯亮起来的时候，一张地图就完成了。

劲梅对小伙子说：“这几天够你忙的了，今天早点回家吧。我来打扫战场。”见小伙子不肯，又说，“反正我还要等李三奎师傅回来，向他汇报宣讲准备工作的嘛！”

小伙子拗不过劲梅，只好歉意地笑笑，转身走了。他前脚出门，李三奎后脚一个大步跨了进来。他兴冲冲地，眉眼处处带笑，摘下滴水的雨帽向桌上一丢，解开领扣，说：“总算挂上钩了，这几天没白跑！”他并不等劲梅发问，继续说：“大学里的专业教师大后天来！他们下厂宣讲的任务可紧

呢，我们好不容易才挤上去的。劲梅，到时候，你们宣讲小组可得发挥作用！”

劲梅收拾着毛笔，说：“我们的宣讲也准备好了！”

李三奎一摆手：“我是说，到时候你们要好好记录，记完整些。”

劲梅猜到李三奎的意思了，想了想说：“大学里的老师来宣讲，我们当然很欢迎啦，我们会认真记录的。不过，你对厂里宣讲小组的作用，估计得完全不对。说实在话，你压根儿就不打算依靠我们厂的工人自己建设理论队伍！”说到这儿，劲梅咬了一下嘴唇，两眼炯炯地逼视着李三奎。

李三奎觉得已经大功告成，也不生气，笑着说：“晓得你嘴巴厉害。请开炮吧！”

桌上的电话铃急促地震响起来。李三奎顺手抄起话筒。电话是在公司参加学习班的支部书记刘炳霞打来的。公司里知道了厂里工人自己上讲台宣讲儒法斗争史，很重视，决定来开个现场会。

李三奎起先很高兴：“对，我是三奎！公司学习班要来一个分组到我们厂开现场会？太好了……”

劲梅停住擦笔的两手，不由侧着耳朵仔细听。

“啊？明天？！不行不行！炳霞，我计划着大后天请大学里的教师讲两课，让群众讨论，就可以出一期批判栏……”

劲梅呼地站起来，推开椅子。

“哎，公司能改期来就好了。……”

劲梅蹬蹬地跨到李三奎身边，睁大眼睛注视着他。

“……啊？你说让他们自己宣讲，……那些个毛丫头……他们能有什么水平？不行哇……什么？公司就是为了听工人宣讲来的呀？这……”

劲梅两只手结结实实地扳住了李三奎的手腕，把话筒拉到自己嘴边对着喊：“刘

师傅，让我们自己上讲台，我们敢上，能行！大家都这么说的！”

钳工出身的李三奎一使劲儿，扳回胳膊肘，话筒又凑到自己嘴上了：“别听她的！”但是刘炳霞在话筒里呼唤：“是劲梅吗？劲梅！”李三奎只好把话筒递给姑娘。

劲梅接过来，紧紧贴在耳朵上。她现在是多么需要听听支书的声音啊！她一条腿一提，半坐在桌沿上，兴奋地说：“炳霞师傅，我们早准备好了！”

李三奎在旁边大声说：“你讲不好怎么办？叫人家听了不丢脸吗？”

劲梅回过头说：“人家来，也是互相学习的，再说，工人上讲台是批林批孔斗争的需要！根本不存在丢脸不丢脸的问题。”

李三奎楞了一下，叹口气说：“你的闯劲是大，小将嘛！不过，你讲错一句，影响几百人哩！可别闯穷祸呀！”

劲梅追着话尾巴说：“噢，你不相信我们工人能搞理论，把工人主力军当作敲边鼓的，丢了纲，撒了线，才会闯穷祸哪！”

“我也是为了使我们的厂运动走在前头，怎么是丢了纲呢？”

“依靠工人群众抓自己的理论队伍，到底要不要，究竟行不行，这是个路线问题！”

他们一来一往，把电话筒放在旁边。刘炳霞也不作声，在电话里静静地倾听这场交锋。过了一会儿，话筒里突然传出刘炳霞提高的嗓门，两人同时一怔，煞住话头。

刘炳霞说：“三奎，刚才劲梅的话是对的。我们搞工人理论队伍，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工人上讲台是伟大的创举。三奎啊，要支持劲梅他们才对。”

劲梅抿嘴笑笑，带着期望热烈地望着李三奎。把攥热了的话筒递给他。

李三奎慢吞吞地对刘炳霞说：“现在，也只有让他们上了。”他把话筒搁在电话架上。问劲梅：“你们到底准备得怎么样了？”

劲梅从桌沿往李三奎跟前轻轻一跳，从白围单口袋里掏出一迭折好的稿纸，微笑着说：“喏。请领导审查！”

李三奎拿着稿子，瞧着摊在桌上的“战国地图”，发愁地想：这些丫头，能啃那么深的学问吗……

四

李三奎回到家，劲梅那火辣辣的话语一直余音绕耳，不能无所触动。但是，打开她的宣讲稿子，又怀疑起来。应该说，讲稿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上一些法家论秦始皇的材料，叙述得生动鲜明，这一切都看得出编写者是化了很大功夫，经过深入钻研的。可惜我们的李三奎师傅这几天把主要精力放在跑专业单位“挂钩”去了，现在对这份讲稿总免不了从另一种角度去看。讲稿里有些新的观点，讲得很通俗，是否吃得准？搞学问不是这么便当的。

这一夜他没睡好，第二天老清老早就到厂里去了。真巧，在洗脸间门口遇到劲梅。她正就着水龙头，用一块方格子手帕洗脸。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边，往下流淌一串一串晶莹的水珠。

李三奎把讲稿交给她，笑道：“这么早就大扫除哇？”

劲梅在白围单上擦擦手，用手指头夹住稿子，小心地放进口袋，说：“要上班干活了，提提精神嘛！”

李三奎注意地看她一眼，说：“怎么？昨晚几点睡的？”

劲梅撩撩头发，含含糊糊地说：“唔，晚了点……”马上转开话题，“李师傅，下午宣讲，你一定要来听，给我们提提意见呀！”

下班红灯亮过以后，熙熙攘攘的人流从车间各处汇聚到夜校教室。这是一间宽敞的白墙红瓦平房，窗台下种着一排十姐

妹花，正绽放繁密的鲜红小花蕾，一派生气勃勃。刘炳霞、李三奎、公司学习班分组的同志和工人们坐在一起热烈地交谈，会场上洋溢着使人振奋的气氛。

山姐师傅招呼李三奎和她坐一条长凳。

劲梅开始宣讲了，题目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意义》。她把一张“战国地图”挂到黑板上，一面用手比划着，一面流畅地讲叙起来。于是，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两千多年前的历史画面：秦国春耕备战的繁忙景象、席卷黄河长江两岸的统一战争、咸阳都城焚儒家书的烟云冲霄而起……

山姐师傅看看李三奎，他稍稍倾着身体，微微张着嘴，轻轻点着头，正听在劲梅上哩。再看周围，人们静静地听着，做笔记的轻微沙沙声，把劲梅好听的嗓门衬托得响亮、清朗。

三奎正听呢，突然觉得劲梅眼光一闪，和自己的眼光相遇了。劲梅说道：“奴隶主阶级的分封制把中国搞得七撬八裂，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她举起手臂在地图上有力度地一刷，“秦始皇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消灭了割据东方的六个贵族诸侯国，统一了中国，是有进步意义的，这和一个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是两码事。”她略停一停，把两根小辫子“唰”地甩到肩后，说：“林彪一伙恶毒攻击秦始皇，正说明他自己也是一个妄想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他大搞阴谋诡计，妄图分裂我党我国，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李三奎听到这里，心里突地一动，回味着这段话。不知什么时候，劲梅宣讲完了。她涨红着脸，说：“现在分组讨论。我们几个宣讲员参加到各个组去，看还有什么疑难问题，一起讨论。”然后跑下讲台，在一个课桌边挤着坐下，打开笔记本、钢笔。

人群里发出开水煮沸的那种哗哗声

响，大家转动着身子，前前后后议论着。在讨论宣讲内容的同时，人们的脸上流露着对宣讲员赞许的神情，话语里包含着希望的喜悦。

三奎看到学习班里有一个大学生，他想起跑大学的时候这学生陪他找过老师，就凑过去，用胳膊肘推推他，小声问：“我说同志，她讲得还可以么？”

那个结实的青年人笑了一下，拍拍手中的笔记本子，说：“师傅，上次你到学校里来找老师，这回呀，是我们到厂里找老师啦！劲梅同志给我们上了一堂教学大楼里听不到的课！”

三奎一怔，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劲梅听见了，忙摇手说：“我有什么？全是大家一起商量的，不信你问山姐师傅！”

这会儿，山姐师傅拍打一下衣襟站起来了。她用纺织工人常有的大嗓门说：“我提一个建议，事实摆在这儿了，我们完全可以建立工人自己的理论队伍。我们的宣讲小组是不是整顿一下，再扩大，正式建立全厂的工人学理论辅导小组呢？”

她的建议，获得一致赞同。会场里的气氛达到高潮！特别是劲梅，不住地鼓掌，和大家一个声地喊：“好！好！这一来我们厂可要面貌一新啦！”

散会以后，人们渐渐离去了。热烈的笑声、议论声撒落在车间的各处。

李三奎和刘炳霞送走公司的同志，一路谈着，回到教室门口。只见山姐师傅急急走来。这个一向稳重沉着的老工人，这会儿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透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她刚站住脚，就感慨地说：“劲梅这丫头，心里装着大事，是个敢打硬仗的兵！昨天晚上，我下班时看见劲梅把一张地图挂在楼梯拐弯地方的大方玻璃窗上，不知干什么。过去一问，她说要熟悉祖国古代的地形哩！今天早晨我从巡夜的警卫同志

那儿知道，她为了宣讲效果好，让大家听得懂，整整干了一个通宵，根本就没合眼！”

李三奎胸口猛然一阵震动，失口说：“她还一早上班，直到现在哇！”他喊了声“劲梅！——”“嘭！”地推开门跨进教室。

可是劲梅根本就没有听见。在他们刚才说话的时候，她伏在课桌上枕着自己的胳膊静静地睡着了。下午灿烂的阳光穿过树枝从窗口投射进来，轻轻地在她身上描画着金色的图案。她面前迭放着好几本小组讨论记录本，鲜艳的彩色封面在微风中缓缓地掀动，不时亲切地抚摸着她那充满青春气息的脸庞。她，太累了。但是在睡梦中，她仍然聚着眉，轻轻咬着嘴唇，手里握一支钢笔，笔尖上镀着一抹阳光，一亮一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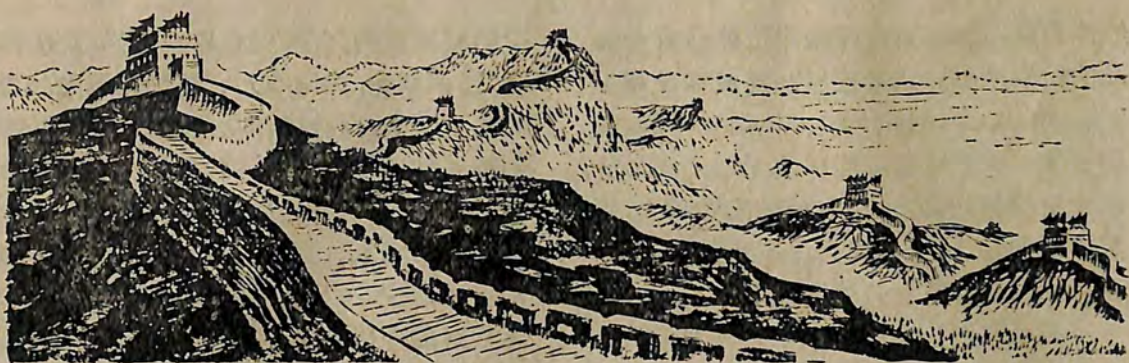
刘炳霞走过去，脱下自己的夹衣，轻手轻脚地给劲梅披在肩上。小声重复着劲梅的话：“依靠工人群众抓自己的理论队伍，到底要不要，究竟行不行，这个争论，是路线问题！”接着对三奎说：“在这样的工人同志面前，我们还应该抱什么怀疑吗？”

“路线问题！”李三奎在心里无声地重复一下这四个震耳的字眼，他想大声说，“劲梅，我明白了！”但出口的，却是喃喃低语：“我们，马上找个地方研究一下这桩要紧的事吧！”

“嗯？商量什么？建立工人理论队伍吗？”刚才重重的开门声没有搅动劲梅，这两句轻声低语却惊醒了她！她肩膀一动，忽地抬起头，揉着眼，赶快抚平让胳膊压皱的纸页，说：“好哇！我们工人阶级有了一支强大的文攻部队，正好象‘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不把林彪、孔老二批深批透决不罢休！”

她认真严肃地看看刘炳霞、李三奎，又看看山姐师傅，眼光是那样的清彻、明亮、热情、坚定！

（题图：陈达林）



桑弘羊舌战群儒

——《盐铁论》故事新编

上海电焊机厂一车间工人理论小组

长城岭上

北国的早春，飞雪初霁，千山万壑银妆素裹，大地一片白茫茫。万里长城象一条披上玉带的青龙，蜿蜒曲折地盘向天边。朔风呼啸，把城垣上的汉军旌旗刮得哗哗作响。边兵们背着弯弓和箭角在城墙上来回走动，警惕地监视着战云密布的大漠北方。

在一处高高的烽火台上，矗立着一位白发萧然的老人。他穿着一身显赫的官服，肩头披着一件猩红罩面的羊皮大氅。老人身后站着许多官员、随从和边将。虽然寒气逼人，老人却摘下皮帽，兴奋地举目四望，两眼里迸射出苍健的光辉。

这位老人就是西汉时代赫赫有名的御史大夫——桑弘羊。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二月，他结束了对河东、太原、雁门诸郡的盐铁巡查，顺便取道北上，登上了雄伟壮丽的长城。

桑弘羊常爱登临长城。从他十三岁进宫当侍中到现在，五十九年的宦海生涯里，

他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机会。当年，他曾跟随汉武帝巡视北边，后来，当了大司农中丞，他又把犒劳物品运出长城，慰问凯旋归来的抗匈将士。每次来到长城，他都会深深怀念前朝君王秦始皇，正是他，变法自强，统一天下，征用几十万民工，在这峻峭的山间筑起反侵略的铜墙铁壁，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座千古丰碑。而今，他又一次爬上长城，虽然心有点跳，气有点喘，还是顽强地登上了顶巅。桑弘羊呵呵大笑起来，把一路上的沉闷情绪抛向九霄云外。

冶铁和煮盐是两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理应由国家统一经营管理，但西汉开国后的几十年里，盐铁往往被诸侯王、地方豪强和奴隶主大商贾所把持。他们垄断山海，网罗土匪流氓，役使贫苦农民，自产自销，还私自铸币、酿酒，成为称霸地方的土皇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筹集抗匈战争的大量资金，汉武帝果断地夺回了盐铁、酒榷等权利，把它交给了宠幸的治粟都尉桑弘羊。二十多年来，桑弘羊兢兢业业，谨慎理财，有力地保护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

经济利益，从而也深深触犯了那些野心勃勃的贵族豪强。武帝死后，外戚霍光架空了年幼的昭帝，独揽大权。他结党营私，纠合了象谏大夫杜延年那样的无耻之辈，企图全盘推翻法家路线。在霍光的煽动下，旧势力逐渐抬头，上自朝廷，下至民间，到处刮起了反对盐铁官营的阴风。

桑弘羊正是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出京巡查的。一路上，果真遇到不少麻烦。官车到河东，发现有人聚众偷熬私盐；官车到太原，破获一处“黑”铁矿；车队驶近雁门郡，卫士们居然在路边的草丛里逮住了一个打算掷锥行刺的歹徒，而谋主正是当年在长城脚下开大酒坊的土豪。途中，他又接到儿子桑迁从京城递来的一封快信，信里说，城里最近来了许多文学、贤良^①，他们与杜延年车来马往，活动频繁，不知葫芦里卖什么药。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桑弘羊的思索。当然，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然而，当车队来到长城，遥遥望见逶迤的军帐，鲜艳的旗帜，听见一阵阵雄浑的笳角时，桑弘羊立刻振奋起来。现在，他站在长城上，鸟瞰长城内外祖国壮丽的山川，缅怀民族光荣的历史，他心中积压的乌云早已被强劲的北风驱散！

桑弘羊信心百倍，驱车踏上归途。车轮在驿道上飞速转动，桑弘羊激动的心在急剧地跳跃着。他渐渐地冷静下来，估计着可能发生的情况。果然，御史大夫的车队尚未驰进长安城门，一个黄门使者就捧着诏书赶来宣布——皇上有旨，着御史大夫桑弘羊即刻进宫，与各地推举的文学、贤良议论盐铁，倾听“民间疾苦”。

初 战

汉宫议事大殿，儒生满座，济济一堂。

下首客位上，安放着一排矮几，六十几

个峨冠博带的文学、贤良席地而坐，拱手寒暄，高谈阔论，热闹非凡。他们是霍光怂恿幼主下诏书，由杜延年从各郡物色来的。他们遵照杜延年的暗嘱，各自搜集了盐铁官营的许多“罪状”，然后就象一群苍蝇，嗡嗡地扑翅飞来。这些人本来就是贵族豪强的遗老遗少，汉武帝时曾经饱受桑弘羊法家铁腕的严厉打击，一直耿耿于怀，而今时过境迁，阴阳轮转，上有大司马大将军撑腰，下有豪门望族打气，他们扳不倒桑弘羊，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这些人自以为稳操胜券，一个个手舞足蹈，早已忘记了温文尔雅的儒者风度。不过，当杜延年引着年迈体弱的丞相车千秋，在一群丞相史、御史簇拥下进殿就座时，儒生们立刻正襟危坐，恢复了彬彬有礼的常态。

车千秋原来并不姓车，当年，汉武帝见他行走不便，曾破格允许他在宫中乘小车代步，人家就称他“车千秋”。车千秋虽与霍光、桑弘羊同居三公的显位，却是一个谨小慎微、不得罪人的“老好人”，他能够在这场恶斗中明哲保身，主要是小时候多读了几句《中庸》。

丞相史们和御史们都在为桑弘羊暗暗担心：一个年登七旬的老人，该如何对付这六十几条三寸不烂之舌呢？

座上只有杜延年颇为得意。文学、贤良们跃跃欲试的心情他是十分清楚的。根据他的盘算，御史大夫万里跋涉，旅途上一定非常疲劳；诏书截住车队，老头儿就没法回家做准备；会议一开始，劈头盖脑给他一顿突然袭击；桑弘羊理屈词穷，盐铁官营就呜呼哀哉。这样，他杜延年就为霍光立了一大功，至于高官厚禄、爵位封邑，嘿嘿，那就不言而喻了！……

注①：文学就是读书人，贤良是其中获得“贤良方正”功名的人，并非正式官员。朝廷有时把他们请来，“代表民间”评议政事。

杜延年正做着黄金梦，宫门外的通衢大街上由远而近，传来一阵辘辘的车轮声，接着，站在大殿门外的通赞官一声长吆：“御史大夫尊驾到——”

儒生们毕竟是羡慕权势的，当桑弘羊风尘仆仆地大步走进殿堂时，他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尽管马上就要唇枪舌剑，展开论战。

双方坐定，车丞相庄重地挥了挥手，表示会议开始了。然而，大殿里却静悄悄的。桑弘羊有些奇怪，他朝文学、贤良们逐一瞄去，见他们彼此窥视着，谁都不愿意首先发难。杜延年有点光火，捂着嘴怪咳了一声。这一声果然非同凡响，席间立刻挺起了一个穿青布长袍的中年人，操着一口纯正的山东话，一本正经地发言了：“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夫治国为政之根本，在于奉行仁义，推广道德，所谓王者行仁政而无敌于天下也。子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如今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令俺们文学、贤良乘传诣公车来到京都，与公卿大臣议论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区别利害，陈述安危。有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子曰……”

“先生尊姓，哪里人？”桑弘羊不耐烦地打断他。

青布袍赶紧说：“姓万，鲁国人，文学。”

桑弘羊抚掌大笑：“哈哈，怪不得，到底来自‘圣人’乡，开口仁义，闭口道德！可你不说我倒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讲了半天，我还听不出个子、丑、寅、卯哩！”

话音刚落，席间有人抢着喊：“他讲不清，听我的！”

桑弘羊寻声望去，发现一个扁圆的脑袋伸了出来。那人也真爽气，先来个自我介绍——九江来的文学，姓祝。祝生的废话确实比较少，他一张口就说：“自从盐铁官营，酒类公卖以来，这二三十年，真正是

闹得国富民穷！民间有海不能煮盐，有矿不能冶铁，有铜不能铸币，有粮不能酿酒，真是岂有此理！还设立名目繁多的均输法、平准法，包揽商贾，只许官府敛财，不让民间获利，简直是欺人太甚！桑大夫，赤县神州，处处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你不妨到九江、到各地去访一访，听一听，哼！”

桑弘羊冷冷地打量了他一眼：“你这番话用意何在？”

祝生狂悖地嚷道：“用意很明！君子直言不讳，一句话，要求朝廷罢盐铁，免酒榷，废均输，弃平准，恢复旧制，权利归民！”

桑弘羊厉声说：“这是你的意思？”

祝生一吓，马上又强硬起来：“我是为民请命！”

“对！对！罢盐铁，退权利！”儒生们众口嚣嚣，开始骚动。

杜延年偷偷叫好，车千秋暗暗心惊。丞相史、御史们愤愤不平，刚要起来辩驳，被桑弘羊用手势止住了。他拍拍袖口上的灰尘，从容不迫地反击道：“好一个为民请命！我倒要看看你们所指的‘民’！试问，良家百姓有谁会去霸占山泽，煮盐冶铁？有谁会去开坊酿酒，高价抛售？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浮食豪民才会独霸一方，招徕奸猾之徒，众邪群聚，私门成党，一有可乘之机，就要兴风作浪。吴王刘濞占有东南沿海，煮盐致富，纠合山东歹徒，铸私钱，犯国法，以致酿成祸患，勾结六国起兵谋反，几乎自倾汉家江山！先帝鉴于历史教训，嘱本大臣统管天下盐铁，务在建本抑末，分离朋党，断绝兼并之途。二十余年来，岁收年年增加，国库日益充实，兵强马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们这些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的儒生，不好好反躬自省，却来摇唇鼓舌，究竟是为民请命，还是为己请命？我看，值得深思！”

“大夫言之有理！”御史丞相史们纷纷

点头。

车千秋不动声色，因为他既不愿摇头，也不敢点头。

祝生缩回扁圆脑袋，不再吭声。儒生们也一个个搔头挠耳，无言以对。

最焦躁的还是杜延年。桑弘羊的这番话不仅镇压了儒生们的气焰，也击中了策划者的要害。杜延年真想跳起来辩护一番，却又碍于一身官服。突然袭击宣告失败，杜延年好不伤心！眼看桑老头呷了口茶，又欲开口，他赶忙俯在车丞相的耳根上咬了几句。车千秋“嗯”了一声，就慢条斯理地说：“今天时辰已晚，桑大夫旅途也劳累了。会，明早再开吧。散——”

说完，丞相还故意打了一个呵欠，表示他也疲倦了。

长安之夜

夜幕垂空，长安城亮起了万家灯火。一轮皓月从东方缓缓升起，把它的清辉洒落在长街、陋巷、鼓楼、城墙，洒落在渭水两岸的茫茫原野，洒落在积雪皑皑的秦岭山间。

御史大夫官邸的暖阁里，烛灯明亮，炭火正旺。桑弘羊穿着宽大的便袍，就着火缸，正在翻看竹简。暖阁不大，壁上挂着一幅丝绢，汉武帝在上面挥笔录下了汉高祖的那首豪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桑弘羊有夜读的习惯，他的书箱里放着大捆大捆的竹简、绢帛，那都是他从各处收集来的商鞅、荀况、韩非、申不害等法家的著作。每当接触到他们那些闪烁在字里行间的法治精神时，桑弘羊总能从中汲取到新兴地主阶级奋发进取的巨大力量。现在，他正在反复阅读《商君书》中的《靳令》篇，他边读边点头，读到深刻、痛切之处，兴奋得直搔白发。看了一阵，他放下书简，不

觉又想起了下午在议事大殿舌战群儒的情景。他们来势汹汹，看来早有准备。罢盐铁，退权利，无疑就是罢掉法治，推翻武帝的内外政策，倒退复辟。想到这里，感到肩上担子很重，自己久沐国恩，又是武帝握手托孤的老臣，哪怕四面围攻，只要一息尚存，也要力挽狂澜，奋战到底啊！桑弘羊用铁棒捅了捅火缸里的炭块，炭块一亮一亮，发出红光。

“爹，杜延年来见！”儿子桑迁拂帘走进暖阁。他身体强壮，脸色黝黑，浑身武士打扮，腰里挂着一柄长剑。

“哦？”桑弘羊微微一怔。

桑迁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好事。我看，干脆叫他滚蛋！”

桑弘羊考虑片刻，说：“有请！”

杜延年走进暖阁，一见面就拱手弯腰，深为抱歉地说：“桑老万里回京，晚辈本应当出城十里恭候大驾，不料正逢会议，真是有失迎迓，得罪，得罪呀！”

桑弘羊示意他坐下，顺手去收拾散乱堆放在火缸边上的竹简。杜延年正愁无从开口，见状马上笑嘻嘻地恭维道：“桑老真是好学不倦，令人敬仰，令人敬仰！”

桑弘羊幽默地说：“我是在捉虱子哩！”

“捉虱子？”杜延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府上这么干净，也有虱子？”

“有啊，就在这书里。”桑弘羊点点头，拿起一块竹简，指了指上面的秦篆。

杜延年更加莫名其妙。

桑弘羊念道：“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

杜延年问：“这是……”

桑弘羊说：“这是商鞅写的《靳令》，这

六虱咬政不咬人，不是家虱是国虱，杜大夫，你说该不该捉？”

“嘿，嘿，桑老真会开玩笑哇，嘿！”杜延年打着干哈哈，十分尴尬。

桑弘羊又问：“先帝晏驾以来，杜大夫已经六年未临寒舍啦，今天，这么晚了，一定有要事相告吧？”

“哪里哪里，不过特来拜望拜望，问安而已，嘿。”杜延年吞吞吐吐地说。其实，他是奉命而来的。下午失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霍光耳朵里，他立即把杜延年召去，狠狠地发了一通脾气。他骂杜延年办事无能，六十几个能言善辩之士，竟连一个老头儿都对付不了，真是丢脸！他叫杜延年登门威胁桑弘羊，晓之以利害，好让老头儿识相点。杜延年马上掉转话头，轻声说：“听说，桑老这次在雁门遇到强徒，受惊了？”

桑弘羊讥刺道：“杜大夫真可谓消息灵通呀！我桑弘羊光明磊落，不怕。”

杜延年叹口气说：“小人作乱，不可不防。不过，这次出巡，桑老想必多少也得悉了一些民情，怪不得今天文学、贤良们众口同声，议论盐铁，我们若是一概压制，激成大变，恐怕天下从此不得安宁了。”

桑弘羊故意问：“那，杜大夫，你看如何是好？”

杜延年有点得意：“我看，不如罢掉盐铁酒榷，以安民心，要是桑老顾虑财政因此匮乏，可以奏请皇上增加赋税嘛！”

桑弘羊微微一笑：“杜大夫，看来这才是你的来意！罢盐铁、增赋税，豪民得利，百姓遭殃，你就不怕天下更乱吗？”

杜延年劝道：“罢盐铁、退权利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桑老，识时务者为俊杰，您何必非要逆水行舟？”

桑弘羊冷冷一笑：“要是桑弘羊不识时务，偏要逆水行舟呢？”

杜延年露出狰狞的面目：“那就请桑老

自己考虑啦。不过，您不罢盐铁，有人要罢！”

桑弘羊厉声问：“谁？”

“大司马大将军！”

桑弘羊忽地站起来，心中充满愤怒：“大司马大将军也未免管得太宽了！你回去告诉他，只要桑弘羊一日是朝廷的命官，盐铁就休想罢掉，要砍掉先帝的遗制，先砍掉我这颗白头！”

杜延年尚不死心：“桑老，您要三思而行！”

桑弘羊别过头去，喊道：“桑迁，送客！”

桑迁跨着虎步，蹬蹬地走进来，攥住杜延年的手腕，把惊惶失措的杜延年半拉半推地送了出去。他回到院子里，看见父亲默默地站在月光下，披着那件羊皮大氅。桑迁走到他面前，对杜延年余怒未消：“这个无耻的说客！”

桑弘羊沉重地说：“无耻的人何止他一个！”

父子俩相对无言。北风凛冽，远处，大司马大将军府里隐隐飘来一阵夜戏的锣鼓声。

桑迁望着白发苍苍的老人，十分担忧地说：“爹，霍光心狠手辣，您要当心啊！”

桑弘羊坚定地回答：“盐铁事关大局，一定要据理力争。为人臣者，事国以忠，哪怕利刃加颈，我也决不回头！”

“桑老爷！”一个御史府卫士匆匆跑来报告：“逮住一个行迹可疑的人，缴获夜明珠五颗，貂皮十张！”

“在何处逮住的？”桑弘羊问。

“谏议大夫杜延年府外的大街上！”

桑弘羊沉吟：“哦？”

再 战

翌晨，阴云笼罩着长安城。

桑弘羊走下官车，步向议事大殿。他发现殿外的假山后，花园里，廊柱边，增添了不少手持刀剑斧戟的甲冑之士，一个个面带杀气。桑弘羊料到这是霍光使用的武力威胁，不由冷冷一笑。

议事大殿内，依然是人头济济，不过场面却比昨天较为冷落。儒生们有的默默喝茶，冥思苦索，有的翻阅经卷，临阵磨刀，有的闭目养神，积蓄精力。

杜延年彻夜未眠，眼里布满血丝。昨晚在桑府碰了一鼻子灰，他恨得咬牙切齿。向霍光汇报以后，他立即赶到儒生们下榻的学馆，与他们密谋到三更。突然袭击和单刀直入的手法既然失灵，他们想出了一个旁敲侧击、迂回取胜的策略。他要儒生们引经据典，各显神通，并且海口许诺，谁要是难倒了桑老头，他一定向霍光重重地推荐上去，保证禄爵双收。儒生们经他一番鼓动，许多人劲头又来了。

桑弘羊挺身正坐，从容镇定。他微微偏过头去看看丞相车千秋，后者还是不露声色。桑弘羊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一个自称唐生的茂陵贤良首先发言。他有一张苍白的死人脸，说起话来也是阴阳怪气的：“近几年，各郡水旱蝗灾连续不断，诸位可晓得其中的道理？”

听他发问得奇怪，大殿里鸦雀无声。

唐生见一语生效，更加神乎其神：“周公时代，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诸位可晓得又是什么道理？”

这时，就连不露声色的车千秋也翘起了眉梢。

唐生摇头晃脑，揭开谜底：“嘻！有道是修行于内，声闻于外，为善天下，福应于天，国无天伤，岁无荒年。周公行德政，则苍天佑庇，而今盐铁官营，搅得人心怨沸，那就怪不得老天发怒，降灾于世！只有罢盐铁，退权利，复周礼，行仁义，方能调和阴

阳，消祛凶年啊！”

桑弘羊笑了笑说：“本大臣不通阴阳五术，蒙先生指教，方才有所领悟。不过，尚有两点不明：那‘仁义’胜过周公的大禹时代，为什么洪水泛滥，猖獗不止，而盐铁官营几十年，为何偏偏这几年才有灾害呢？”

唐生窘困：“这……”

哄堂大笑，杜延年只好暗地跺脚。

一个贤良说：“说到上古，我插几句。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古时候贵德而贱利，人人都是君子。人们构木为巢，钻木取火，捧土碗，穿草衣，却也和睦相安，天下太平。如今贱德而贵利，追逐钱财，风俗败坏，一代不如一代，这都是朝廷与民争利的结果，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对！老子讲：‘上无欲而民朴，上无事而民富’，如今民心不古，盐铁罪责难逃！”一个文学摇晃着一卷《道德经》帮腔呐喊。

杜延年摸摸下巴，差点拍手叫好。

桑弘羊不慌不忙地说：“你们既然仰慕君子古贤，为何不脱下堂堂衣冠，换上草衣、麻裤？为何不爬到郊外的大树上去投宿？你们吹捧孔丘重义轻利，他果真讲仁义，为何上任三个月就残害少正卯？他果真轻利，为何碌碌一生，四方奔营，要当官，竟厚着脸皮去巴结政敌季孙氏？甚至拜倒在南子的裙下！再看你们自己，争盐铁、夺权利，难道是轻利？你们是行义之名，收利之实，跟孔丘一样，是十足内贪外矜的伪君子！有话就明说，何必借古论今，闪烁其词！我们行法治，就从来不讲假仁假义，只要行之有效，利国利民，就晓喻天下，雷厉风行！”

一个贤良冷笑道：“行法治，弃仁义，一时虽可奏效，终非长远之计。昔时商鞅行法治，弃道德而用权势，刑法苛刻，侵害公族，欺骗诸侯，虽然一时煊赫，结果免不了五马分尸。活该！这叫做‘恃德者昌，恃力

者亡’！”

桑弘羊义正词严地大声驳斥道：“这是什么话？商君佐理秦政，内立法度，打击奸豪，外奖耕战，振兴国势，奠定秦朝统一天下的基础，商君威震四海，功大如山，就象大鹏展翅，翱翔九霄！最后为法而殉，虽死犹生！你们这些孔孟之徒，犹如井底之蛙，鼠目寸光，只会往来游说，道古害今，是一群地地道道的人间蠹虫！”

桑弘羊怒火填胸，伸手一指，儒生们吓得面面相觑，噤若寒蝉。急得杜延年暗暗叫苦。良久，方才有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从后排的儒生中间冒了出来。说话的是中山郡来的贤良刘子雍，他微胖，胸前飘着几绺黑胡须。杜延年精神为之一振。因为在所有儒生中间，刘子雍算是最会表演的一个。只见他道了一声“诸位”，接着就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桑大夫说我们是蠹虫，可是蠹虫倒比某些人要通情达理。高官显爵的人是不懂民间疾苦的，桑大夫，您知道戍边将士的苦楚吗？”

桑弘羊打量着这个沙声沙气的人。

刘子雍说：“现在各地都有人奉命去戍守边疆，他们在塞外餐风宿雪，啼饥号寒，夜夜提心吊胆，他们家里老母垂泪，妻子挂念，要是不幸发生边战，又有多少人死于非命，陈尸旷野，又有多少人流血沙场，终身残废？哎，诗曰：‘我心伤悲，莫之我哀’，令人凄恻啊！不开边衅，本来不会有这种情形，哎！”刘子雍挤出几滴悲天悯人的眼泪。

一个丞相史忍不住回敬一

句：“什么开边衅？明明是匈奴侵犯我们，你不要混淆黑白！”

一个御史也说：“什么流血沙场，死于非命？你不想想倘若让匈奴长驱直入，扰乱中原，又有多少生灵涂炭，又有多少人骨肉离亡？”

刘子雍翻翻眼皮说：“就算你们有理，可眼下匈奴已被打跑，何必还要劳民伤财，厉行战备？”

桑弘羊说：“依刘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拆除关梁障塞，撤销边备防务？”

刘子雍连连点头：“对对！偃武行文，废力尚德，与匈奴和睦亲善，匈奴一定会改邪归正，可除干戈之扰！”



桑弘羊冷笑道：“不兴边备，盐铁官营也就无此必要了，是不是？”

刘子雍无耻地笑一笑。

桑弘羊严肃地说：“匈奴对我虎视眈眈。早年欺我建国之初，兵力未强，年年入侵，烧杀抢掠，我朝数次与他谈判，甚至不惜献公主，委金银，以求和平，但他百约百叛，反复无信，气焰日益猖狂！先帝忍无可忍，于是兴盐铁，集钱财，强兵马，几度出塞迎敌，血战数十年，终于收复失地，赶走虎狼。既是虎狼，本性难改，他们正屯兵瀚海，覬覦边城，大敌当前，怎能无备？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谁在这里非议盐铁，无疑是自毁长城，引狼入室！”

最后一句话刺得儒生们哇哇乱叫，大殿里一片混乱。刘子雍叫喊：“大家看呀，看呀，怎么可以血口喷人？”

“血口喷人？有事实为证！”桑弘羊步步紧逼道：“昨晚抓到一个匈奴收买的奸细，此人因为煮私盐、铸伪币被地方通缉逃到塞外，后来潜回京城当坐探，昨晚居然带着珠宝貂皮去向某公疏通，打算让某公在今天会上帮匈奴讲几句话！”

“谁？谁？竟有此等事？……”全场轰然！杜延年猛然一惊，脸刷地变白了。

桑弘羊说：“据奸细招认，某公与他久有来往，暗地行贿也并非第一遭！”他顿了顿，向杜延年射去两道犀利的目光。杜延年做贼心虚，冷汗一颗一颗直往下掉。正在这时，殿门大开，黄门使者捧着诏书急匆匆地跑进来，高声喊：“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听旨——”

大殿里霎时安静下来。原来，据报，边

境上烽烟连绵，匈奴又要大举进犯，昭帝要两位大臣立刻散会，去御前紧急商议。黄门使者一走，桑弘羊就挺身站起来，把手一挥说：“听到了没有？诸位！你们为了罢盐铁、退权利，不惜屈膝求和，取缔边备，可是豺狼永远是豺狼，你骨头越软，它就越猖狂！你们就算罢掉了盐铁，收回了权利，强盗一来，还不是化为乌有！”

儒生们惶惶无地自容。桑弘羊用眼角迅速地扫了扫索索发抖的杜延年，愤慨地说：“至于那个甘心受贿的某公，他如果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话，应该感到羞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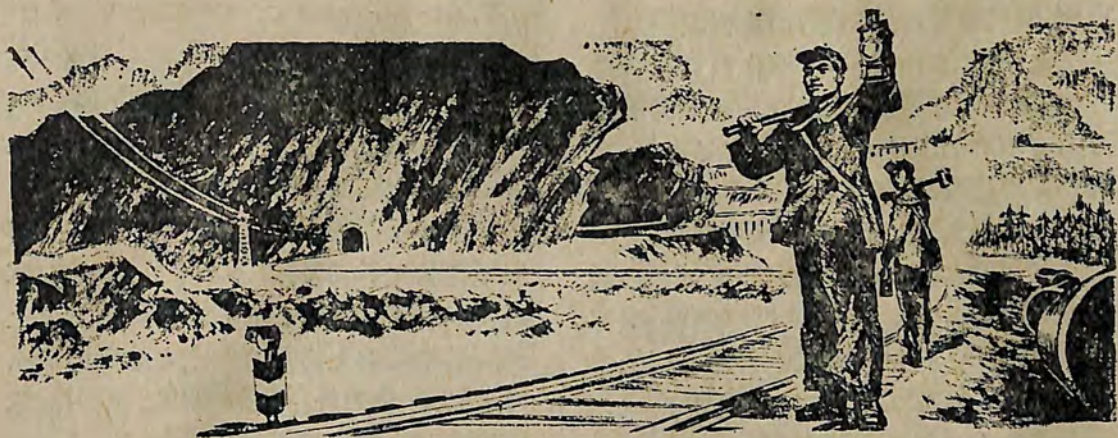
错了，桑大夫，孔孟之徒既然甘心卖国，就永远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羞耻！

桑弘羊理理高冠，大步走向殿外。他内心交织着痛苦和愤怒。天际，彤云密布。寒风扑面，吹动着他那银白的双鬓。盐铁论战以文学、贤良们的失败而告终，然而一场更严酷、更险恶的苦斗正在等待着他。霍光爪牙满朝，大权在握，桑弘羊感到深深的孤独。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他看不到，也决不可能真正看到足以彻底战胜反动儒家的最雄伟的力量——人民群众。一切剥削阶级的进步思想家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桑弘羊没有能坚决地惩办杜延年，但杜延年却用无耻的陷害予以报答。盐铁会议次年秋天，杜延年诬告桑弘羊欲图“谋反”，霍光就以此为借口，把他杀害了。要论屠杀，孔孟之徒是向来不会手软的。

桑弘羊倒下了。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惊心动魄的儒法斗争继续进行着！

（插图：王亦秋 题图：程树人）



铁道工人之歌

陈继光

沸腾的革命斗争生活中，总有一些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难忘的英雄形象。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第一列红色列车冲破走资派的重重阻拦，开往北京时的情景，就是这样。此刻，一个当年前来助阵的红卫兵小将，正在向一个当时参战的铁路工人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这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他讲到：有一个青年铁路工人，右手举着红旗，左手叉腰，挺立在火车头朗诵着列宁关于铁路员工的任务的语录：

“我再说一遍：无产阶级中这一部分人的工作，比其他各部分人的工作都更加直接地决定着革命的命运。”

接着就把红旗往车头上一插，从背后取出柳琴，奏起了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先是靠近车头的人们齐声合唱，然后声浪渐渐扩大。汇集在车站上的每一个革命造反派战士的心弦，象被他拨动一样，顿时都发出了回响——车站上响彻了《国际歌》声。第一列红色革命列车就在这雄壮的歌声中开往北京……

现在，当年的红卫兵李伟已经从音乐学校毕业，怀着革命的愿望，主动要求到铁路上深入生活，决心和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也包括那位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铁路工人共同战斗，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同时创作一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乐曲。而接待他的铁路局生产运输组老孙，正是当年参与这场斗争的铁路工人之一。他自然知道李伟所讲的人是谁，但他却笑吟吟地这样回答了李伟：“这样的英雄人物，在铁路工人中是很多的。”说着，转身在路局管内线路示意图上指着一处说：“你就到这儿去深入生活吧！”

李伟一看，图上有个小点写着：红叶岭巡道区、巡道工共产党员石大群。

列车经过横跨在烟波浩渺的清水江上的大桥，就进入十里红叶岭巡道区，绕山而行。这区段包括山南的向阳坡和山北的寒冰谷。地势从东往西，越来越高，越来越陡。特别这寒冰谷夹在山峰间，终年冰雪

不化，寒风怒号，是有名的困难区段。

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李伟跟着石大群一前一后地沿着铁路线巡道。两人穿着一式的有坎肩的工作服，左手提着号志灯，右肩扛着巡道锤，腰间挎着巡道袋。有时候，李伟为了赶上石大群，踏着枕木紧跨几步，挂在腰间的水壶和巡道袋内的道钉、夹板螺丝就一起摇晃着发出“匡郎、匡郎”的响声，可以看出，他在巡道这个行档上还是个新手。——他到红叶岭才一个月呵！

石大群听到身后熟悉的声音，回过头笑盈盈地看着李伟。这时可以看到，他有一张久经山间风霜考验的黑里透红的脸庞和一双经过长期劳动磨炼的粗壮的大手。

这一个月来，李伟和石大群一样地起早摸黑，日夜巡道在十里红叶岭。李伟觉得，就象他那淳朴的脸庞一样，石大群就是一个勤勤恳恳、艰苦奋斗的形象。整天低着头一步步察看钢轨，俯着腰一只只检查道钉，天天如此，数年如一日。这种精神是可佩的，但毕竟不象他创作乐曲所要表现的那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石大群却欣喜地从李伟身上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文艺工作者的深刻影响，看到愿意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面貌。他由此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坐着小汽车来这儿深入生活的一个“作曲家”，象蜻蜓点水似的在路基上略为走了几步，又如游山逛水般的在向阳坡前转了一圈，列车开来，他连忙躲得远远的，列车过后，又是擦脸，又是掸衣衫。结果作了一支曲，名曰“月夜巡道”。居然把夜莺啼鸣作为主旋律，把树梢风声、泉水细吟作为和声，甚至竟然把巡道工响亮铿锵的敲击钢轨声，变成了不阴不阳的古刹钟声……

当然，石大群也看到了李伟思想上的差距，看到了他对平凡劳动的意义认识不足，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这个年轻人。作

为一个革命的巡道工，他要一面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在铁路线上巡道，一面为李伟在前进的道路上巡道。这时他和往常一样，用手指指铁道右侧画着特大的惊叹号的木牌，提醒李伟：寒冰谷就要到了。

李伟紧跟着石大群在寒风中前进。脚下都是积雪和坚冰，不小心就要滑跤。寒风卷起了雪片，满天飞舞，也不知雪从天上来，还是从地上扬起，整个寒冰谷浑浑沌沌，钢轨除轨面外，都埋在雪里，看去恰似白毡毯上的两条青黑色长线。

道钉有否浮离？钢轨有否裂缝？钢轨接头间的夹板螺丝有否松动？都要靠巡道工去检查。所有这些影响列车运行，危及行车安全的故障，都要靠巡道工去排除。此刻石大群正在奋力砸冰刨雪，仔细检查着，李伟也在一旁帮助着。他一用力，那水壶和巡道袋又“匡啷、匡啷”的摇晃着，在严肃紧张的战斗中，增添了一种欢乐的气氛。

“呜——！”远远传来一阵汽笛声，李伟知道，再过几分钟，一趟南行的援外列车就要通过这儿。——听石大群讲，这趟列车就是由一月革命风暴时开出红色列车的长海大车驾驶，——这真是太好啦！到时候他可以见到这位闻名已久的英雄司机了。他喜冲冲检查好一只两根钢轨接头处的夹板，正要做好擎灯开道的准备，就在这时，就在他刚刚检查过的夹板上，石大群发现一颗螺丝松动了，立即用道钉锤砸开坚冰，又用手扒开螺丝周围的冰雪，（螺丝上蒙着一层冰，扳起来要打滑的）然后敏捷地扳紧了螺丝，上好了夹板。这一切进行得那么快，李伟看到石大群的手上都出血了。正在这时，一声汽笛，火车头拉着满载的援外物资，奔驰而来。石大群先树起一块限速三十公里的标志牌，同时连续向车头方向打着降速信号。司机鸣了声汽笛，表示已经看到。只听一阵“嘶嚓”声，列车已经降

速。司机室也看得清清楚楚了。

李伟兴奋地想，马上就会看到英雄司机对他们打招呼，挥手致意了。但出乎意料的是司机紧锁着双眉，司炉也虎着脸，还用手指指车轮，又指指限速牌，再指指车后的援外物资，然后摇着头，脸上一股不满的表情。如果司机注意的话，将会看到，也有一个人对他们默默地反报着不满，这就是李伟。他在为石大群抱屈。

李伟的心理活动没有逃过石大群的眼睛。石大群望着列车远去的方向，以深沉的语气说：“长海大车他们想的是把援外物资早日送到亚非拉战友手中啊！因为夹板螺丝松动，援外列车在我们这儿慢了一分十五秒啦！”他停顿了一下，又语重心长地说：“要知道铁路好比祖国的动脉，铁路线上的每一颗螺丝、每一只道钉，都和革命、生产的全局紧密相连。我们巡道工肩负着保证运输畅通的重任，只有促进社会主义列车飞速前进的义务，决没有丝毫延误列车运行的权利。可不能在咱们的手里，拖住列车的后腿，让列车误点一分一秒啊！”

此时此地，这一席话，句句都显出思想的闪光，使李伟认真地思考起具体工作和革命全局的关系，平凡和伟大的关系来。

不久以后，寒冰谷内又进行着一场紧张的战斗。

石大群带着李伟正在砸冰刨雪，仔细地检查着埋在雪里的每一枚道钉、每一只夹板、每一节钢轨、每一根枕木……刺骨的寒风发着凌厉的啸声，卷着雪片，向他们身上猛扑，耳旁还不时听到“拍拍”的响声，那是山峰上被强劲的寒风卷落下来的雪球和冰块，有时“轰”的一声巨响，顿时寒冰谷内更加浑浑沌沌，那是雪崩。在这儿每前进一步，都要消耗不少的体力；每检查一枚道钉，都象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此刻只见石大群“呼”的一下把道钉锤掀上右肩，然后把扛在肩上的道钉锤掂了两掂，对着漫天风雪大声说道：

“小李，我们来跟狂风比比嗓门吧！”

说着石大群一边敲击着钢轨、道钉，一面喊着号子：

“抗严寒嘛，化冰雪哎！”

咣咣！——咣咣！

抓大事嘛促大干哎！

咣咣！——咣咣！

宁流千斤汗嘛，定叫列车快如飞哎！

咣咣！——咣咣！”

号子声、歌声、豪迈的笑声、响亮的锤声，盖过了狂风的咆哮，使寒气袭人的峡谷，变成了热气腾腾的战场！——循声听去，人以为这儿有大队人马，正在激战寒冰谷呢！是的，当你全心全意地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时，即使只有一个人，你也会始终觉得你身旁正有千百万人在支持鼓励着你！

就这样，在号子声中，他们检查完了最后一枚道钉，石大群又在号子声中开始铲去钢轨上蒙着的一层薄冰。开头，李伟对为什么要铲除钢轨面上的薄冰并不理解。寒冰谷嘛，还能没一点薄冰！何况铲冰，根本不是巡道工职责范围的事。可是你听石大群讲：“这钢轨上结了一层冰，就象是涂了一层油，车轮容易打滑，今天车子拉得多，如果在寒冰谷打空转，就会爬坡不上，使整个试车失败呀！”——石大群想得真周到。

原来就在今晨，巡道领工区来电话传达了路局生产运输组老孙下达的命令。

向阳坡巡道区：

明日凌晨将有一趟超重超长列车通过你区段。该列车成败关键在于能否闯过寒冰谷。试车成功将为加快建设物资的运输作出重大贡献。希你区加强巡道，为试车成功创造条件，夺取批林批孔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路局生产运输组。

李伟想，整个寒冰谷没有一枚浮离的道钉，没有一只松动的夹板；而且我们还铲除了轨面薄冰，——已经为这趟列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现在该是休息一会的时候了。他正等着石大群喊他“回去吧！”，却不料传进耳朵的是：“扛黄砂！”

李伟觉得石大群也太有些自讨苦吃，要知道，一袋黄砂有二百斤重，从向阳坡扛到这儿要爬好几里上坡。经过今天的激战，力也乏了，累垮了怎么办？看石大群那坚决劲，李伟把话藏在肚里，他们来回扛了好几趟，末后，石大群怕黄砂不够，就招呼李伟向钢轨面上撒砂，（李伟知道这是石大群有意让他歇下力）自己又去向阳坡多扛了几次。当石大群噓着气扛着黄砂过来时，李伟迎了上去，看着石大群红紫紫的脸盘瘦削得多了：为了这十里红叶岭，为了这寒冰谷，为了列车跑得更快、拉得更多，他把心血、汗水都扑上去啦！

“要叫列车快如飞哎——撒黄砂！”

“汗水浇出跃进花哎——撒黄砂！”

石大群边唱边向轨面撒着黄砂。李伟激动地想，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劲呢！

正当他们把黄砂撒向寒冰谷最后一根钢轨时，远远传来一声汽笛，他们知道，那趟编号为“大千快上——701次”超重超长列车马上就要闯寒冰谷了。就立即迎上前去，做好接车准备。夜空中，传来激烈而又有节奏的排汽声，越来越响了。只见一道利剑似的白光一闪，忽地眼前象一道强烈的探照灯光，照亮了寒冰谷的线路。列车正在闯坡，那原来就非常强烈的排汽声，在山谷间更是象震碎群山的霹雳；司炉正在奋力加煤，炉门开处，车头上空不时闪射着道道红光。从那显得沉重而又强烈的排汽声中，可以推测今天的吨位是拉得真多呀！

火车头即将到达坡顶，——这是最关键的地段，也是最关键的时刻，司机从瞭望窗探出身子，——这是我们熟悉的长海大车，只见他一手握住汽门阀柄，双目警惕地盯着车轮，为了防止空转，他按习惯，准备把汽门稍稍地关小一牙，有意降低车速，——预防车轮打滑空转。长海大车大概有些觉得奇怪吧，车轮非但没有丝毫浮滑的感觉，而且还显得那么着力，轮底下“沙沙沙”地响着。顺着头灯看去，他明白了：在原来亮晶晶的象油一样滑的钢轨面上，铺着一层金黄色的沙子！——在他最担心的地点，在这趟超重超长列车最不利的地点，由于铺了一层黄砂，增加了车轮的摩擦力，加大了机车牵引力，现在这寒冰谷关键区段，反而变成了加快车速的有利地点！

长海大车满身象灌注了新的动力，放开嗓门大声喊道：“汽门开大——！”

“开大好啦——！”司炉也大声回答。

顿时火车头呼啸着、轰鸣着，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前飞奔！

李伟被雷鸣般的排汽声震得热血沸腾。他突然想到了石大群的一句话：“我们要象开足汽门的火车头那样全速前进！”是的，干革命就得象奔腾的火车头这个样子！

车头已经来到石大群和李伟身旁，这次长海大车为了表示他的敬意，竟然来了个又鸣汽笛，又招手。连司炉也到司机室侧门挥舞煤锹。李伟高兴地连忙招呼石大群。没想到石大群反而朝他急急地摇着手，连连说着：“快，别响，别响！”

原来他丝毫没有注意司机的动态，却侧着头全神贯注地在倾听着，那神情，似乎每根神经都连在这飞转的车轮与钢轨上。

火车头疾风迅雷般地从身旁奔驰而过，满载着钢、煤、粮、棉的一节节车厢从眼前闪过。列车尾部守车上的红灯今天也显得特别亮，闪射着璀璨的光芒。列车渐渐

远去,列车尾部守车上的红灯,从一盏碗口大小的红光,渐渐变成乒乓球大小,又变成如星星那么一点红光,在夜空中闪烁、飞翔……这情景与石大群提着号志灯在夜间巡道是多么相象呀!李伟突然听到一声惊呼:

“不好,——快走!”

李伟一时不知所措。

“快,——有一根钢轨裂断啦!”

李伟更加不知所措。只觉得心怦怦的急跳着:“裂在哪里?”边问边掀起巡道锤。

“离这有一公里吧!”

李伟心里一块石头落地,顿时舒了口气,“那已经是在人家巡道区范围啦!”说着又把巡道锤放下来。

李伟没想到石大群会那么激动地大声说:“人家?!——凡是影响列车多拉快跑的事,都是我们的责任!——铁路工人的工作直接地决定着革命的命运啊!”

说着最后一句话时,石大群右手握住竖起的巡道锤柄,左手又在腰间。这一句含意深刻的话,这一个气吞山河的动作,象一道闪电照亮了眼前,啊!石大群莫非就是一月革命风暴中那位英雄!

又一个回忆象雷鸣般的震响在他的耳畔,石大群在这次激战寒冰谷前,不是曾经带着他一起学习过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吗?当石大群念着革命导师的这段话时,神情是多么自豪:

“在无产阶级中,大概只有铁路和水运员工的日常经济活动同工农业的联系最明显了。你们要把粮食运往城市,要输送工业品去活跃乡村。……从这里也就自然可以看到目前铁路和水运部门的劳动者担负着何等重要的任务,何等重大的责任了。”

“我再说一遍:无产阶级中这一部分人的工作,比其他各部分人的工作都更加直接地决定着革命的命运。”

就象火车头的前照灯,刹时照亮了前

进的方向。李伟懂得了,石大群为什么有这样高度的自觉性:在这山区巡道,看来是离开了组织,远离了战友,既没有人检查,也没有人督促,甚至千辛万苦地工作,也没有人知道。但他越是烈日当头,越是巡道在向阳坡;越是风雪交加,越是激战在寒冰谷。他的每一分劳力,每一个脚印都紧连着革命的命运。他不是用报酬多少,也不是以有否检查督促或有否奖励表扬来衡量贡献大小,他是个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的模范共产党员,是个自觉的革命者。

李伟学着石大群的习惯动作,“呼”的一下把巡道锤掀上右肩,抖擞精神地在肩上掂上两掂,紧紧地追赶着石大群的步伐。

当他们把邻区的有裂缝的钢轨换好,朝阳已经升起,把整个线路照得金光闪闪。

此刻,他们又开始在铁路上巡道。

李伟觉得,路基上数不清的一块块铺路石子,那就是石大群的滴滴汗水;牢牢地固定在线路上的一枚枚道钉,那就是坚定地守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的石大群的化身。李伟又觉得,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就象那线路上的无数的石子、无数的道钉一样,涌现着一大批石大群式的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英雄人物,在他们身上,叱咤风云的气概和勤勤恳恳的作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可以长年累月坚守岗位、从事平凡的劳动,当革命斗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能挺身而出,冲锋陷阵,所向无敌。他们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坚强战士。象石大群这样,何止是社会主义铁路的巡道工,而且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此刻的石大群,手里虽然没有柳琴,却用他的行动,用他的心,奏出了激动人心的无产阶级壮丽的战歌!

(题图:程树人)



喜看战友颂英雄

——读长篇小说《较量》

沪东工人文化宫文艺评论组

《较量》是一部反映工业战线两个阶级生死搏斗的长篇小说。作者是两个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文艺创作新兵。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人业余作者，创作反映自己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无疑是对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天才论”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谬论的一个有力的批判。

《较量》的作者能够创作这部长篇小说，靠的是党，靠的是群众，靠的是集体的智慧。每当作者在创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厂党委领导同志总是热情地给作者“打气”，而且有时还在党委会上请大家跟作者一起“会诊”，甚至为了主要英雄人物的一句对话，领导同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今天，我们读到《较量》第十一章里那些精彩的描写，不能不想起他们对业余创作的支持；一个厂休日，有位老工人冒着烈日酷暑兴冲冲地赶到作者的住处，提供一个生活细节。作者顿时高兴得跳了起来。用这个细节，比喻稳准狠地打击敌人，确实十分贴切。于是，当即写了下来。这就是我们在第十章里读到的那段江海涛抡大锤打瓶子的生动描写。还有一次，作者在写党委书记的讲话时，突然“卡壳”了。考虑良久，毫无成效。于是他就请教领导同志：“在这样的场合，你们会说什么话？”他们详细地作了回答，解决了作者的难题。另外，本市和外地的文艺工作者，也常常整日整夜

地帮助作者讨论。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部小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离开了党和群众，是绝对搞不成功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日益繁荣的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制造的“大老粗搞不了文艺创作”的神话。资产阶级文人墨客垄断文艺创作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但是，长篇小说创作，对于工农兵业余作者至今还是一个关卡。通过激烈的较量，《较量》的作者闯过了这道关卡，这是革命文艺的新收获！我们坚信，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深入，工农兵业余作者将在包括长篇小说创作在内的各个文艺领域，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大大加快出版战线斗批改的步伐。文艺创作领域“上智”和“下愚”的地位不仅会“移”——“移”，而且一定会兜底翻一翻！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工人业余作者创作长篇，出版部门热情地向工农兵开门，广大干部群众热情关注上层建筑的革命，文艺创作真正成了整个阶级的事业，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新气象，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新胜利。显然，《较量》这部工人业余作者的新作，在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下，它的遭遇是不堪设想的。

工人业余作者的作品，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从《较

量》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在努力学习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创作，坚持三突出原则方面，作出了较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收获。

《较量》选择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作为历史背景，通过东风机械厂装配车间在制造国防工程二〇一产品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较量，努力塑造了年轻的车间党支部书记江海涛的英雄形象。这场斗争，矛盾极其错综复杂。小说提纲挈领地紧紧围绕二〇一产品制造这个中心事件，牢牢扣住阶级斗争这根主弦，以江海涛为中心，设置了三条矛盾斗争线索：江海涛与暗藏的阶级敌人黄建安的矛盾线索，这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生死搏斗；江海涛与丁锦辉的矛盾，这是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激烈斗争；江海涛与肖武斌等的矛盾，这是革命队伍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作品在处理这些纵横交错的矛盾线索时，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各种矛盾充分展开和激化。在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将江海涛这个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各个方面，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在描写江海涛与黄建安的斗争时，着力表现了江海涛的主动进攻精神，高度的斗争艺术。然而，小说既没有把黄建安写得很草包，也没有搞脸谱化。而是抓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兴风作浪这个特点，着力刻划揭露这个挂着“共产党员”、“老工人”招牌，躲在丁锦辉这把“大红伞”下的阶级敌人阴险、毒辣的反革命本质和手段。当然，描写敌人的阴险狡猾，目的在于衬托出江海涛的大智大勇。——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善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黄建安，利用肖武斌的个人名利思想，

马全福旧知识分子性格懦弱这个特点，以及肖武斌对马全福的历史成见，一手策划了“图纸失窃”事件。先是危言耸听的封住了马全福的嘴，继而旁敲侧击地挑得肖武斌“私字冒了尖”，接着又花言巧语搪塞过沈丽萍的诘问。这时，黄建安自以为得计，“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黄建安毕竟高兴得太早了。江海涛经过调查研究，识破了他想“利用这图纸来离间我们的团结，间接地达到破坏二〇一的目的”，并且透过一张奇怪的大字报，看穿了“肖武斌后面有人！”于是，江海涛利用黄建安这个反面教员干的那些坏事，进一步教育广大群众，绷紧人们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待等黄建安再次策划大字报风波，“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来看热闹”的时候，灾祸终于落到他的头上。广大革命群众贴出了题为《在这些怪现象背后》的革命大字报，“就好像有一颗定时炸弹在他心里爆炸”似的，这个精通“韬晦”之计的反革命分子，预感末日将临，不禁暗暗叫苦：“好厉害的江海涛！”狡猾的狐狸逃不过好猎手！这次小试锋芒，江海涛的高度政治敏感，积极主动的进攻精神跃然纸上，读来令人扬眉吐气！

如果说，大字报风波之前，江海涛和黄建安之间的斗争还是间接地展开的话，那么，大字报风波以后，斗争开始逐步转为面对面的公开斗争。小说第二十章，江海涛智斗黄建安的描写，更是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的威风。黄建安为了隐蔽自己的真相，冒名顶替编造了一段曾在伪中央行政总署西南运输总队当过汽车司机的历史。这个善于“见着先生说书，见着屠夫说猪”的反革命，为了骗取人们的信任，学得满口司机“行话”，甚至在江海涛面前故弄玄虚。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江海涛竟会叫他这个“老司机”去帮一个小青年修理最简单的汽车分电盘。黄建安顿时冷汗

直流,有苦说不出。只好“横了横心,硬了硬头皮”装模作样地鼓捣起来,结果洋相出足,原形毕露。接着,江海涛又在沈丽萍协助下,旁敲侧击追查黄建安的那段历史。黄建安这个反革命却错误地估计了自己,以为手头有一封当年真黄建安的助手,写给他这个假黄建安的信这张“王牌”,就能蒙混过关。出乎意料的是,江海涛却从这封信开刀,从字迹议论到人的体型,又一次“将”了他一“军”。使这个从未见过助手面的假黄建安“心里吃慌”,胡编乱吹,破绽百出,那段欺骗人们达十多年之久的历史,终于真相大白。黄建安这些拙劣的表演,正好衬托出江海涛机智果断,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较量》正是这样运用革命样板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创作经验,在激烈的阶级较量中,充分展现英雄人物的大智大勇,从而突出了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主导作用,揭示出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支部书记江海涛与车间主任丁锦辉之间的矛盾冲突,正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即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江海涛与丁锦辉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小说着力描绘的是他们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面深刻而激烈的斗争。丁锦辉由于受“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影响,认为车间里“虽不敢说是清水池塘,也可以说没有乌龟王八之类的东西”。觉得“生产是现钞,政治是支票”。当大字报风波发生之后,他闭眼不见现实阶级斗争,不作调查研究,轻信流言蜚语,主观武断地把严肃的阶级斗争看作个人纠葛,认为“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江海涛,竟然会在背后操纵群众搞自己呢”。以至矛盾越闹越深,越斗越烈,竟然拉着江海涛到党委去评理。当着党委书记的面,对江海涛横加指责。显然,这些指责根本不符合事实,严

重地歪曲了斗争的实质。面对这个怒气冲天的老上级,江海涛一不为自己开脱,二不放弃原则,感到要搞好与老丁的团结,必须首先共同提高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于是,他说出一席柔中有刚的话来,点穿了斗争的实质,击中了丁锦辉的要害。读着这段感人肺腑的话语,江海涛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光明磊落的胸怀,使人深受感染。在处理马全福“扔图纸”事件时,江海涛与丁锦辉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写得非常精彩。在激烈的斗争中,江海涛严格掌握党的政策,“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深入过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小说正是这样把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紧密地揉合起来,通过江海涛与丁锦辉之间的矛盾冲突,突出地展现了江海涛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宽阔的无产阶级胸怀和政策水平。从而揭示出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我们的生命这条真理。

同样,小说表现人民内部矛盾也是紧紧围绕阶级斗争这根主弦展开的。第十七章写肖武斌受黄建安挑拨利用,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嫉恶如仇的张秀英,看到丈夫走下坡路,心里非常焦急。经过多次规劝,总不见效,以至想出“闹分家”这个绝招,想“给他点颜色看看”,促使肖武斌及早回头。谁知事与愿违,弄假成真。肖武斌一气之下头也不回地走了。张秀英急得干瞪眼。相反,江海涛知道肖武斌私字冒尖,搞分裂、闹矛盾,这是阶级敌人挑唆的结果。解决肖武斌的思想问题应该对症下药,首先要从提高他的阶级斗争觉悟着手。在张秀英与肖武斌吵崩了的时候,正巧他连夜赶来家庭访问。但他对肖武斌,既不指责训斥,也不搞人情感化,而是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启发肖武斌从“皮下过渡法”发明权之争,“图纸失窃”,“大字报风波”等一系列事件中吸取教训,认清黄建安的真

面目。促使肖武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正视自己的错误缺点，“头回上当，二回心亮”，在以后的对敌斗争中，逐步转变过来。这一切，也使张秀英懂得，做思想转化工作，单是“恨铁不成钢”是不会奏效的，还要辅之以“炼铁为钢”的方法。弄通了这点，她就不再闹分家了。还把藏在被窝里的一碗河鲫鱼也端了出来。这一章开始，化了较多笔墨描述一对小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写得活龙活现，颇有生活气息。然而，这场家庭纠纷和车间里激烈的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并以各种手法千方百计突出江海涛的作用。因而，虽然，直接描写江海涛的篇幅并不多，而江海涛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等侧面得到了较好的表现。

总之，小说在学习运用革命样板戏，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三突出原则”，通过各种不同质的矛盾冲突，在尖锐复杂的阶级较量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干部的英雄形象。显然，这条成功的经验，对那些鼓吹“突破样板戏框框”的人，是当头棒喝！它告诉我们：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思想，具体概括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一切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只有认真加以学习，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才能创造出一些好的或比较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相反，背离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就会陷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的泥坑。

读罢这部长篇小说，东风机械厂装配车间所经历的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较量，不时在我们脑际闪现。这场较量至今已经十多年了，可是现实斗争中的阶级较量还在继续。今天，我们阅读这部小说，可以从其中引出一些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那些反革命复

辟狂，为了实现“克己复礼”的迷梦，往往乞灵于孔孟“以屈求伸”的反革命策略。想在“忍耐中求得重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是这样；林彪反党叛国集团，更把“小不忍则乱大谋”，“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类的反革命韬晦术，抄成卡片，藏于密室，奉为至宝，身体力行。《较量》中那个潜伏特务黄建安，也是这样的角色。正是因为阶级敌人精通韬晦，善于伪装，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才显得更其错综复杂。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小说中的丁锦辉，就是一个“善良人”。他也想抓阶级斗争，可他想到的只是把几个地富反坏“管”起来；他也曾对黄建安的历史多次调查，但是钻在黄建安设置的圈套里出不来。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缺乏认识被黄建安“以屈求伸”，“随机应变信如神”的反革命策略所迷惑。江海涛能够掌握主动，稳操胜券，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比较善于透过蛛丝马迹，识破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策略。小说《较量》正是在这方面，用活生生的艺术形象点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告诉我们：阶级敌人并不是那样笨拙，“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这对我们继续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掌握阶级斗争主动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

作为工人业余作者的新作品，《较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当然，难免也有不够成熟之处。可以看得出来，小说某些章节，

（下转 71 页）



西沙的历史画卷

——读浩然同志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

海军某部 黄彩虹

西沙，美丽的西沙，象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明珠，镶在湛蓝湛蓝的南海水面上。我们爱祖国的西沙，她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珍宝；我们更爱英雄的西沙儿女，他们身上的战斗故事，比海里的彩贝还要多。

当我们打开《西沙儿女——正气篇》，我们仿佛来到了碧波汹涌的南海，读着那激情洋溢的文字，我们的面前即刻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烽火漫天的峥嵘岁月。

正是在这里，英雄的西沙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同侵略者浴血奋战，保卫西沙，保卫南海，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你听：

不能忍，不能等，必须起来拚！不拚不斗，日本鬼不会滚蛋，中国不会得救；不拚不斗，咱穷人永远抬不起头、直不起腰！

这战斗的誓言，似惊涛，如雷鸣，响彻汪洋大海。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强盗总是把西沙看作一块肥肉，垂涎三尺，汉奸渔霸又总想把西沙当作卖国求荣的资本。然而，这一切，恰似那“破网打鱼一场空”！哪个侵略者也征不服西沙，哪个汉奸也卖不掉西沙。有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战斗在这里，中国西沙的泉水，一滴一点也决不给侵略者喝！祖国宝岛上的每一颗沙粒也决不让日本鬼拿走！你看：

侵略者在草地上、丛林中，

在江河两岸、城市乡村，都不得安宁；铁蹄所到之处，都有人民群众的反抗的刀枪！

在中国的蔚蓝色的南海，宝石般的西沙和南沙，侵略者照样不得安宁：愤怒的狂涛巨浪，竖起复仇的刀枪！

这真切的描绘，不正是集中地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容欺负、中国神圣领土不容侵犯的钢铁意志吗？这真切的描绘，不正是突出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血战到底”的豪迈气概吗？这真切的描绘，不正是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西沙的历史画卷吗？

这是一幅幅战斗的历史画卷。我们的耳边又好象响起了进军的号角，眼前又闪动着胜利的红旗，心里又激起了沸腾的涌浪。看！“西沙群岛飘扬着战斗的红旗，蓝天白云来陪衬”；听！“西沙群岛滚动着胜利的歌声，浪涛海燕来应和。”你看那狡猾的日本侵略者的军火船，要从西沙这里溜走，妄想把弹药运到东南亚去屠杀穷苦人民。这绝对不允许！西沙游击队机智勇敢地消灭了押船的一队鬼子兵，夺下这些武器，把贼船埋葬在大海深处。那残暴的日本强盗，企图攫取我西沙宝藏，霸占我西沙地盘，似虎狼要抢吃西沙泉水。结果只落得仓惶逃命掉进海底喂鱼虾的下场。这就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这是一幅幅英雄的历史画卷。程亮、韦老爹、“火种”队长这一个个高大的英雄形象，赫然在目。程亮这个渔家的后代，大海的子孙，人民的战士，他生在西沙，心田中一颗革命理想的种子是在西沙发的芽！他长在南海，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关键的第一步是从祖国的南海迈开！他挨过渔霸的皮鞭抽打，他闯过日本鬼的枪林弹雨，就是在南海，他参加了抗日斗争的行列；就是西沙，他走进了共产党的队伍。打日寇，他勇敢顽强；斗渔霸，他冲锋陷阵。为保卫西沙，为解放全中国，为解放全人类，他跟着党，艰苦奋斗，至死不回头的！呵，伟大的西沙怀抱里，抚育了多少多少这样的英雄儿女！

这一幅幅历史的画卷谁创造？多少代，我们的渔民在这儿扬帆打渔；多少年，我们的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劳动。那粗犷挺拔的椰子树，正是西沙儿女用汗水浇灌起来；那清凉蜜甜的甘泉水，正是西沙儿女用鲜血换来。人们谈起西沙的郑和群礁，就会追溯到明朝初叶，我国航海家郑和出使西洋的历史记载；人们谈起西沙的和五岛，就会追溯到明朝末叶，我国同胞潘和五反抗西班牙入侵者的爱国事迹。你看，这岛

上的“大花碗”，不正是一千年前我国江西省有名的景德镇出产的古代瓷盘！这沙滩上可以拾到的铜钱，不正是汉朝的“永乐古钱”！“要问谁到这西沙宝岛最早吗？这盘做证，这钱留言，这古井、老树也记着，好几个岛上有石碑，刻得更清楚：一句话，是咱们的中国人的老祖宗最早最早就来到了西沙、东沙和南沙！”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望着这一幅幅历史的画卷，我们的心情如西沙的海涛，汹涌澎湃。祖国的西沙，人民的土地，岂容侵略者染指！南越西贡傀儡当局无视中国西沙的历史，步当年日本侵略者的后尘，只能和历史上的侵略者一样，下场可悲又可耻！如果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胆敢无视中国的历史，其下场更不会比他们好一些！

试看今日之西沙，更比历史的西沙雄伟壮观。南海的波涛一浪更比一浪高，战斗的烈火烧得越来越旺。西沙新一代的儿女进行着更加英勇的战斗，描绘着更新更美的历史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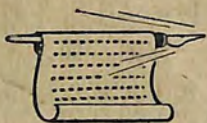
西沙，美丽的西沙，我们祖国版图上这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必将在风云变幻的七十年代，放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华！

（上接 74 页）

弯弓挂在半空。雨涤松青。我望着那棵古松，浮想联翩：要是这株古松有知觉，会说话的话，它将告诉人们：在旧社会，千百年来，泅荡人民做死累活，难得一天温饱，“泅滨兆丰”，纯粹是一句骗人话！只有解放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只有李明这样带头的青年干部，加上成千上万象何三林这样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自己绘蓝图，订规划，才把九年三熟的烂泅荡，改变成旱涝保丰收的棉粮仓。这棵古松，是历史的最好见证人！

天亮了，那喷薄而出的朝阳是多么光辉！我想叫醒李明，可走到他床边一看，早已人去床空，只见他的枕头上摊着一本毛主席著作，有几行字下面用笔划着一道粗粗的红线，在朝霞的映照下，我清晰地看到：“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题图：程 华）



他们为什么破口大骂？

——斥苏修对长篇小说《征途》的攻击

范中柳

莫斯科有家《文学报》，十几年来一向以充当反华急先锋而臭名远扬。今年四月十日，这家报纸上又发表了一篇反华文章，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版的几部小说进行了恶毒攻击，其中对反映上海知识青年在东北农村战斗、成长的长篇小说《征途》，更是倾注了最肮脏的字眼。

对于这类东西，本来不值一驳；然而探究一下他们为什么破口大骂，倒也很有意思。

出乎意料，首先使苏修老爷大为光火的，竟然是作者的名字和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征途》中的主要人物叫钟卫华，这个名字一出现在勃列日涅夫的喽啰的面前，立刻就象针一样刺痛了他的眼睛。他摆出一副低能的训诂学者的架势，玩了一套拆字把戏，说道：“卫华，意思是‘中国的保卫者’”，接着就攻击了一通。

看，保卫自己的祖国，竟然也成了大逆不道的罪状！中国青年的名字上有保卫祖国的含义，竟然也值得他们写专文来咒骂一番！可是，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些蠢人是在搜尽枯肠咒骂别人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替自己勾划出了一个并不光彩的形象。苏修如此仇视我们保卫祖国，正暴露了他们侵略者的面目。

“侵略者”的称号毕竟不太好听，为了继续骗人，这个“嫌疑”一定要“避”，于是，他们又装出一副纯洁无瑕的天真模样发问：“有谁侵犯中国？”这种装痴卖呆的手法使人一下子想起那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著名寓言。当然，联想起来的决不仅仅是寓言。还有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看到，无论是老沙皇，还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当他们在枪炮的“护送”下践踏中国土地的时候，没有一个能爽爽快快地承认这是侵略。不，他们这是在对中国表示“友谊”，是在“帮助中国发展”，甚至干脆说他们的到来是旨在“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因此，他们也时时会提出“有谁侵犯中国”之类的问题，似乎只要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会“拔刀相助”呢！但是，既然这个也不是侵略，那个也不是侵略，那么，到头来错的还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一次次英勇的反侵略斗争，成了“庸人自扰”，甚至是“破坏友谊”。今天，苏修也按着这种特殊逻辑说话了：“有谁侵犯中国”？它仿佛硬要全世界相信，它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都是仪仗队，它设置的那些导弹、火箭都是礼炮和焰火！

但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编

造的这种神话一次也没有骗住过中国人民，今天，社会帝国主义又依样画葫芦地拿来想蒙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更是笑话。长篇小说《征途》正是明确、尖锐地揭露了苏修的侵略行径，写出了中国青年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雄心壮志。以钟卫华为代表的年青一代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革命职责，因此，他们在反修前哨扎根、锻炼，和贫下中农、边防战士一起，在野心勃勃的社会帝国主义面前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一句话，作为一部革命文艺作品，《征途》真实而典型地写出了苏修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客观事实，这自然要使苏修老爷做贼心虚、破口大骂了。

苏修不仅害怕揭示今天的现实，而且还害怕揭示历史。《征途》“对于一九〇〇年中国人遭受沙俄哥萨克迫害一事大书特书”，竟然也使他们感到灼灼刺目。不准一个国家的人民回忆过去遭受侵略的历史，这真是横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难看出，这种横蛮里面埋藏着一块心病：今天苏修的侵略政策是当年老沙皇扩张野心的继续，这是世所共知的；既然实际上是一脉相承，因此就最害怕别人旧事重提。一重提，不须多加一字，新、老沙皇的命运联结就会昭然于世，这实在是够麻烦的。于是乎，苏修就采取孔老二“子为父隐”的政策，不准别人讲老沙皇，更不准讲老沙皇的侵略。看来，总有一天，为了更彻底地杜绝别人的“联想”，苏修叛徒们会把世界上一切侵略和反侵略的事实统统一笔抹去，而把它变成一部“礼节性的访问”的历史，就象前一时他们一个剧本所宣称的那样。

如若问他们为什么不准别人在小说中写老沙皇的侵略罪行，据说理由是：《征途》重提这段历史是“沙文主义”。把反对侵略

说成是“沙文主义”，这恐怕连这个主义的发明者沙文本人都会大吃一惊的。而这种“沙文主义”也真是实在太多了，不仅中国的小说中有，许多国家都有。谁保护自己的自然资源——“沙文主义”；谁反对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沙文主义”；谁独立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沙文主义”；谁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沙文主义”！……这么多个“沙文主义”，勃列日涅夫集团恐怕就写上成千成万篇的文章也是批判不完的。因此，他们对《征途》的攻击，实质上也带有一点“杀一儆百”的用心。“沙文主义”的反面，自然是“国际主义”了。但苏修对“国际主义”的解释也如同对“沙文主义”的解释一般异乎寻常：把坦克开到布拉格街头实行军事占领——“国际主义”；把舰队开进印度洋、地中海争夺海洋霸权——“国际主义”；把庞大的远洋渔船队开到拉丁美洲沿海掠夺人家的渔业资源——“国际主义”；在自己“大家庭”里敲诈勒索、搜括掠夺——“国际主义”！……有人会问：这不明明是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吗？但请千万不要点穿，沙文主义的帽子只能给别人，这必须称之为“国际主义”，而且要请文艺作品来大力鼓吹。于是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鼓吹下，苏联文艺界冒出了一批“军事题材”的“国际主义”作品。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们继承着“父辈们”（即老沙皇）的传统，驾着装着火箭的兵舰游弋各地，而别国的人民则正好在那里“向天祷告”：“全能的上帝啊，让俄国人快来吧！……再不来就晚了！”苏修老爷们是多么希望在全世界各地都听到这种悦耳的“国际主义”呼声啊！可惜这些“声声入耳”的话是自己编造出来以娱耳目的。真正是“别国人民”写出来的作品，大多不太中听。苏修对此自然气忿万分，对《征途》的攻击，就

是这种气忿的一种发泄。因此,以小见大,我们从中不仅可以听到疯狂的反华叫嚣,也能看到苏修妄图称霸世界的勃勃野心。

中国人民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是与国内反修、防修的斗争紧相联系的。苏修也懂得这种联系。因此,他们除了诅咒《征途》中保卫祖国的情节外,又以大量的笔墨来攻击小说所表现的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们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对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恐惧。他们不敢设想: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接受了三大革命运动的锤炼以后成了坚不可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对他们侵略和颠覆的阴谋,对想把中国变为他们殖民地的美梦,将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的反对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知识青年为什么不应该上山下乡?他们的理由只有一句话:农民“知识欠缺”。这样的论调我们并不陌生。在一些俄罗斯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顽固坚持这种观点、极端蔑视农民的人物,当然,那是一批农奴主、俄罗斯贵族、十月革命的凶恶敌人。但是,今天大言不惭地说着这些话的竟然是一群“共产主义者”!如何看待工农劳动群众,这对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是一个起码而又起码的问题,但恰恰就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赤裸裸地暴露了勃列日涅夫集团是一小撮地地道道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劳动人民的死敌。

既然农民“知识欠缺”,知识青年何必接受工农群众再教育?根据这种观点,他们对《征途》中一些小小的细节描写也愤愤不平。《征途》中写了“南方人第一次到了大森林里,把松塔当作菠萝,而把橡子当成板栗”,便受到横暴的指责:“作者为什么要插进这样的情节?”在他看来,进过学校的知

识分子决不可能有不懂的事情,而农民更不可能有比知识分子懂得多一些的地方。事情似乎应该是这样:知识分子把松塔当作菠萝,把橡子当作板栗,那么,松塔就是菠萝,橡子就是板栗!知识分子一言千金,“知识欠缺”的农民懂个什么?他们若有异议,还得把他们拖到城里来上上“植物学”课!

这里,我们仅仅想提醒他们一下: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是列宁早就论述过的,你们所攻击的中国青年所走的道路,正是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说过:“必须使共产主义青年团把自己的训练、学习和教育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苏修叛徒们把《征途》中描写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情节看作实在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海外奇谈”,那么,我们就请这些自称“列宁继承者”的先生们读一下列宁铁一般的论断,恐怕,他们也会感到无法理解的吧!

总而言之,《征途》被苏修骂得一无是处。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段著名论述:“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根据这一个革命原则,我们要感谢苏修《文学报》,它的劳绩省却了我们评论《征途》的许多文字,使广大革命读者进一步看清了这部小说的一些主要优点。一部革命的文艺作品能引起敌人的恐惧和诅咒,这就证明它是成功的;而其中最使敌人痛恨的地方,往往也就是最精采、最有艺术力量的部分。这种强大的艺术力量来自何处?来自党的基本路线。《征途》所取得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努力用



染 厂 新 将

马 开 元

“试车啦!”马达轰鸣如雷响,
万丈飞瀑进染缸;
望喜报,字字牵思绪,
新支书,眉一扬,心潮似大江——

当年,父随毛主席长征到陕北,
延河畔纺车日夜唱;
战表贴上宝塔山,
井冈扁担改染棒。

染军衣,染篷帐,
大生产战歌响四方;
染过塞外白雪中原月,
染过沂蒙朝霞黄河浪……

南征北战得胜利,
喜染五星红旗漫天扬;
解放那年他出世,
和新中国一块儿成长……

文化大革命打头阵,
臂上红卫兵袖章闪闪亮;
步行串连瞻仰过延安宝塔山,
天安门前见到过心中红太阳。

迎着“一月革命风暴”返回浦江岸,
带领一群小将进染厂;
刹妖风,《夺权通告》连夜播,
战“三停”,扛起布包车上装……

此后,毕业分配又进染厂,
接过父亲手中的染棒带身旁;
染缸边挥汗泻彩练,
层层硬茧叠满掌。

“再教育”的熔炉里经烈火,
马列著作的真理炼思想;
批林批孔擂战鼓,
步步跟党走如钢!

胸中翻腾延河水,
打响印染工业翻身仗;
瞧,新机吞云卷紫霞,
“染棒精神”大发扬!

呵,染厂新闻将,
焕发青春热和光;
丹心向阳化异彩,
誓把天下染得红堂堂……

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了创作,及时地、满腔热情地展现了我们时代的新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一点,也正是苏修的咒骂从反面反复证明了的。除了《征途》,还有几部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作品也受到了他们的攻

击,这也不妨看作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文艺创作欣欣向荣的一个反证,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荣。

希望有更多使敌人恐惧的革命文艺作品涌现出来!



请看这“三分钟的乌托邦”王国

——评苏修剧本《普尔热瓦尔斯基之马》

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评论组

最近，读到了苏修一个“别出心裁”的“政论体裁”剧本——《普尔热瓦尔斯基之马》。听说，由于剧本“以其所提出的问题的尖锐性和冲突的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使人感兴趣”，还有什么体现了“未来的道德准则”，因此很得到苏修《文学报》的吹捧。我们耐着性子从头到尾读过这个剧本之后，却怎么也无法产生苏修《文学报》所说的那种“兴趣”。能引起我们“兴趣”的倒是这个剧本透露了苏修社会的某些现实情况和勃列日涅夫集团所设想的“未来”。

剧本表现的是一群大学生利用暑期到哈萨克草原为国营农场建筑一所学校的故事。当然，别误会，在“没有钱就寸步难行”的今日苏联，这些大学生可绝不是去进行列宁赞扬过的那种“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不，他们是为钱而去的；钱还没有拿到手，就围绕这笔钱如何分配吵嚷喧闹起来，而且越吵越激烈，——这就是贯穿全剧始终的矛盾冲突。

以大队长安德烈为代表的一伙人是坚决主张“小队公社制”的。他们向往的是“每人带回去五张卢布票”（五百卢布），哪个小队活儿干得多，钱也应该拿得多。因此，在帮农庄救了火之后，安德烈也要“精确”地“把从水井到失火地点的距离和几桶水的数字相乘”，以便向农庄索取报酬；司机尤拉因为半路帮助陷在水沟里的汽车摆脱困

境而耽搁了运输时间，于是就被安德烈撤了职。安德烈这一切都干得十分干脆而明了，因为今日苏联只有这样一条原则才是干脆而明了的——“利润是自由人的上帝”！正因为如此，安德烈也就十分自信地声称：“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希望。”

不错，安德烈确实可以算是苏修叛徒集团的希望。这样的人物在当代苏修文学作品里我们已经见到许多了。《炼钢工人》里的维克多，《外来人》里的切什可夫，还有那个普隆恰托夫经理，都因为奉利润为“上帝”或因为是苏修叛徒集团镇压工人的得力鹰犬，而获得了“英雄”称号的桂冠。但安德烈的遭遇却有点不同，作者在对精心刻划后，突然笔锋一转，让这位“英雄”下了台，换之以主张加强“思想工作”，用“未来道德的准则”解决问题的政委阿廖沙。初看起来颇使人费解，但只要联系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修现状仔细一想，也就豁然开朗，悟出了真谛。剧本所谓的“别出心裁”，正表现在这里。

阿廖沙与安德烈确实有些不同，他反对人们“成为物质的奴隶”，大声疾呼“首先是做个正人君子”，他的口号是“既为自己，又为大家提供最大利益”，嘴上挂满了关于“道德”的说教。在他和他的追随者所设想的天国里，据说“一切按照人道方式，一切平均分配，一切都很文明”，真是“跟童话里

的一样”。无怪国营农场场长西孜赫干脆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阿廖沙·康帕内拉。

大家知道，康帕内拉是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时意大利乌托邦的早期代表之一，曾写过一本颇为有名的著作《太阳城》，按他自己的理想对未来社会作了猜测和描绘。然而，如果说康帕内拉企图医治前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病症尚是枉费心机，那么，想用被人称之为“三分钟的乌托邦”的“童话”去挽救最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垂死命运，更成了自欺欺人的滑稽戏。若要说它还有一点价值，那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这样一个认识：勃列日涅夫之流只能靠空想的“乌托邦”来安慰和欺骗人民了，可见人民对残酷和腐败的苏修现实社会已失去了最后一点信心；只能靠捏造一个“乌托邦”来谈“平均分配”了，可见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剥削已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能向“乌托邦”祈求“道德”了，可见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败坏已到了难以设想的程度！

把分配问题当成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剧本制造这种“乌托邦”的欺骗性的重要表现。

马克思在痛斥拉萨尔派时曾指出：机会主义者总是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马克思主义认为：总是一定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决定分配形式，而不是相反。一切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到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江湖骗子杜林，无不在分配问题上大作文章而千方百计地维护和美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剧本的作者不过是老谱袭用而已。“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无产阶级创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今日苏联

已不复存在。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后，在“广泛实行经济改革”的名义下，把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在《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和其他一些决议中，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搞了一套彻头彻尾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体制”。他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占有并支配着“国营企业”，工人被剥夺，成为雇佣奴隶。所有制的改变，国家性质的改变，是在分配关系中造成人剥削人现象的根源。不去触动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即社会制度和所有制问题，仅仅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侈谈什么“平均分配”、“公正”、“平等”，只能是一种欺骗。

在剧本中，大学生瓦吉姆在同阿廖沙的追随者玛利什卡争论时说：“饱汉不知饿汉饥”，“这些钱对你来说——就是跟女朋友往高尔基大街的小吃店跑跑，而对我来说——哪怕买件随便什么样的大衣也好。在莫斯科，冬天光穿一件外套可吃不消。对你来说——是用这些钱给妈妈买点儿礼物，而对我来说——多一个卢布化在伙食上。玛利什卡，需要钱呵，没有钱就寸步难行。”剧作者对瓦吉姆的这种观点是抱批判和嘲讽态度的。然而我们却认为他多少透露了一点苏联劳动人民今日生活的实情。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榨取着工人农民的血汗，收入比普通的工人、农民要高出几十倍乃至百倍以上。这种贫富悬殊的现象，正是遍于全苏联的阶级对立。有阶级对立就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所谓“公正”、“平等”。不妨试想，“家里什么都有”的玛利什卡的爸爸妈妈是否愿意和瓦吉姆当擦地板的勤杂工的母亲也来搞一下“平均分配”？这不等于要了他们的命！要这样做，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首先不会同意。残酷的阶级剥削是他们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基础。所

以，他们也是这种阶级剥削的最大支持者和保护人。既然在实际生活中绝对不可能实施，但又要用假“平均”来对被剥削者进行“精神安慰”，因而就搞出了这么个纸面上的“三分钟的乌托邦”。在苏联，“平等”和“公平”就只能靠这样的方式“享受”了。超出这个范围就不堪设想了。在阿廖沙的乌托邦里，玛利什卡和瓦吉姆即使搞次把“平均分配”，但一瞬即逝的梦幻焉能改变他们壁垒森严的阶级地位？一小片粉红的纸屑岂能掩盖住铺遍俄罗斯大地的血淋淋的阶级剥削的现实？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即“消灭阶级的要求”背道而驰的阿廖沙的所谓“平均分配”是什么货色，可想而知。

至于阿廖沙喋喋不休鼓吹的道德说教，更是可耻的骗局。

在大学生建筑队里，我们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语言：“为了一个卢布”，“相互去咬断对方的喉咙”；“我们的一切，甚至人与人的关系，都将用金钱来衡量”。阿廖沙对此据说是痛心疾首，竭力呼吁要按“未来的道德准则”办事。他提出“未来”，却提醒人们再一次看看现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道德”是什么？列宁说得好：“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这种道德，在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笔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然而真想不到“发达的社会主义”还是受着这条道德的支配。

把罪过都推到安德烈及其同学身上，实在有些冤枉。这些现象，都是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勃列日涅夫集团侵占了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把千千万万的卢布塞进自己的腰包，在这条路线的影响下，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产生了做事是为了拿钱的概念。其实，当生产资料被

少数人垄断之后，“做事”未必能“拿钱”，“多劳”也决不会“多得”。劳动者不得食，不劳动者养尊处优，这便是今日苏联有目共睹的现实。安德烈在为自己辩解时说：“这难道是我的过错？……这都怪环境，是环境逼得我干这种不道德的事。”安德烈的这番话，剧作者是作为对立面来批判的，但在我们看来，却是道出了实情。

阿廖沙象牧师般地进行“道德说教”，看来是指责了一些“不道德”的现象，实质上是为了保护罪魁祸首，牺牲安德烈是为了保护勃列日涅夫，是为了用“未来”的“准则”转移人们对现实矛盾的注意，防范人们从大量“不道德”的现象找到根子，而引起对勃列日涅夫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制度的根本怀疑和彻底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廖沙有比安德烈更反动、更狡猾的一面。

除了这种转移视线的功用外，阿廖沙的这种“道德说教”也有直接强化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和加紧反革命思想箝制的目的。勃列日涅夫集团倒行逆施，严重地激化了苏联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苏联工人阶级和各族劳动人民心中燃烧着愤怒的烈火，他们用怠工、罢工、示威、暴动等形式起来反抗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法西斯统治。苏联人民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革命斗争，日益瓦解着苏修的经济基础，威胁着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的专政。为了缓和无法摆脱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勃列日涅夫本人在苏共二十四大上一方面继续为“新经济体制”涂脂抹粉，一方面就高叫“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加强思想工作”，加强“劳动纪律”和“法制”。他们也知道，这一切现在是无法做到了，因此又把它作为赌注押给了“未来”。但是，不管“今天”和“未来”，既然其目的是加强思想控制和镇压，他们所讲的“道德”，必然是彻头彻尾法西斯主义化的，就象我们在满口“道德”的希特

勒和蒋介石那里看到的一样。毛主席说得好：“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道德教育”也好，“思想工作”也好，无非都是这种反革命专政的一种特殊手段。阿廖沙就是根据勃列日涅夫二十四大路线强化社会法西斯专政的一个工具。

中国有句古话：“病笃乱投医”。捧出什么“思想工作”和“道德教育”，恰恰证明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日子很有点混不下去了。在阿廖沙和安德烈的争吵中，也暴露出一点他们内部的矛盾，但这只不过是压迫和剥削苏联人民的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鲁迅在《半夏小集》中写过这样一段对话：

A：你们大家品评一下，B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衣衫剥去了！

B：因为A还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剥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还不屑剥呢。

在剥别人大衫这一点上，安德烈和阿廖沙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安德烈是拳打脚踢的剥，而阿廖沙是打着“好看”的旗号剥，

他们两人唯一的区别就在这里。安德烈是匹凶相毕露的恶马，他在向“深渊”狂奔；而阿廖沙是匹戴着仁义道德的假面具的恶马，虽然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但也在驰向同一个目的地——“深渊”。

安德烈这匹恶马在驰向“深渊”，阿廖沙这匹恶马也在驰向“深渊”，那么，有什么办法才能避开这可诅咒的“深渊”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就是打倒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富有革命斗争光荣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总有一天会象古希腊神话里的那位英雄一样，拿起铁扫帚，把肮脏的马厩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安德烈式或阿廖沙式的“普尔热瓦夫斯基之马”通通扫地出门。只有在这时，在重建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在重建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之后，苏联人民才能重新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才能真正看到共产主义的道德，才能避开可诅咒的“深渊”，而驾起无产阶级自己的高头骏马，重新奔驰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这才是苏联的未来！

附：

苏修剧本《普尔热瓦夫斯基之马》故事梗概

莫斯科某技术学院的一批大学生，利用暑假组成一支建筑队来到哈萨克草原的一个国营农场劳动，负责替农场造一所学校、猪圈和住房。在到达的当天，他们就在队长安德烈和政委阿廖沙的主持下开了一个会，会上就收入分配的方式问题发生了争论。一种人主张“大队公社制”，即收入在整个大队中平均分配。另一种人主张“小队公社制”，即只在小队中进行平均分配。前一种人的理由是，他们自愿到草原上来劳动是出于“纯洁的

心”，而“纯洁的心”不应当用不同的卢布收入去衡量和玷污，“我们应当生活得美”。后一种人则认为，美不美可以少谈，主要的是要从这里多赚些钞票回去。去年工艺学院的大学生们从这里每个人带回去五百卢布，而他们实行的就是小队公社制。“五百卢布，这才是美啊！”由于双方争论不下，只好进行表决，结果是主张大队公社制的占多数，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小队队长热尼亚带领自己的小队负责为学校挖

地基。“在同阴雨、泥土和逃跑回家的强烈愿望作了五昼夜的斗争之后”，他们给自己的小队起了一个名字叫“普尔热瓦爾斯基之马小队”（注：普尔热瓦爾斯基之马是俄国中亚细亚探险家普尔热瓦爾斯基发现的一种桀骜不驯的野马），以吹嘘自己坚强不屈。这个小队的队员都是赞成大队公社制的，他们干活注意质量，还参加农场里的文化活动，因此进度较慢。这引起了本来主张小队公社制的马克西姆和瓦吉姆的不满，也引起了大队长安德烈的注意。

安德烈和政委阿廖沙是一对好朋友，但为人却很不同。阿廖沙是个幻想家，想的和谈的都是“道德原则”和“理想”等等之类，他积极争取暑假里到草原上劳动，目的就是为能“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生活”，那怕只有两个月也好。安德烈则是一个野心家，他能干而且爱权。他到草原上来劳动，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所以决心要让自己带领的这支建筑队在学院派出的许多同类的队伍中名列第一，取得优胜红旗，以此作为向上爬的起点。

安德烈由于野心大，着眼点不在几张钞票，所以当初也赞成大队公社制。但是在瓦吉姆和马克西姆相继向他诉苦抱怨，并且看到生产进度确实不快之后，他就感觉到如不改变分配方式，优胜红旗就要落空，因此就召开紧急大会，指使马克西姆提出：平均主义打击了生产，要求改为小队公社制。普尔热瓦爾斯基之马小队队员玛利什卡站出来反对，并且说，在马克西姆的建议中包含着一个可怕的威胁：我们将用钱来衡量一切，包括人的关系在内。但是瓦吉姆立即嘲笑说，她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她的爸爸和妈妈都是教授，钱对她来说只不过是用来在莫斯科逛逛大街、吃吃冰淇淋罢了，而他，瓦吉姆，却没有父亲，母亲一生在小学里做勤杂工，因此他需要钱，解决吃饭和穿衣问题。

小队公社制的主张在会上占了上风。一个名叫谢苗的队员乘机进一步提出要把男女分开编队，因为小队里男女劳动力强弱不同，而分配平均，还是不公平。这一建议立即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但把一些女队员气坏了。管理伙食的阿莉娜立即反唇相讥，提出要在食堂里也实行相同的原则，吃得多的要付得多，否则，现在大家都付一样的伙食费，而马克西姆一顿要吃三盘红菜汤，玛利

什卡根本不吃汤，这也是不公平的。马克西姆一听又跳了起来，双方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因事进城去的阿廖沙回来了，他看到会上的气氛，知道小队公社制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也只好表示同意了。

小队公社制实行后，各小队为了多干活多挣钱而互相倾轧。女子小队单独成立后没有工具，瓦吉姆小队明明工具有多余也不肯分出来。马克西姆小队为了多干活而拦路抢走了普尔热瓦爾斯基之马小队三车灰浆，而当他们因没有起重机而停工时，情愿呆坐着也不肯去帮助活儿紧的小队，因为帮了也没有钱。此外，营地内外脏得要命，谁也不愿去打扫，食堂里没有电灯，大家情愿摸黑吃晚饭，却不肯去竖一根电杆把电线拉进食堂，因为拿不到钱。草原上建筑材料紧张，安德烈就亲自跑州城，从不可告人的途径搞到玻璃和地板。火车站有一批砖头要运回来，但没有劳动力，安德烈决定用三倍的工资和无限制的伏特加雇佣“黑市工”，而把财政纪律置之脑后。

这一切情况使阿廖沙感到伤心，而安德烈却洋洋得意，因为工程的速度大大加快了。阿廖沙问安德烈，他们一起发起到这里来劳动，究竟是为了什么？安德烈振振有词地说，是“为了人”，“为了人们生活得好”。阿廖沙要他说得确切些，他说，就是要使这里的人们不再住草房，家家都有电视机和汽车。而对队里的伙伴们来说，就是要使瓦吉姆这样的人不必在需要买鞋子的时候就不吃晚饭。阿廖沙不以为然，他大谈人生不仅仅是为了面包等等，安德烈讥笑地说，这一切都可以当歌唱，但生活中首先还是要面包。

阿廖沙辩不过安德烈，沉默了一会又转换话题说，由于安德烈的过错，他们开始在用欺骗、收买和分裂伙伴的手段建造学校，而这所学校是用来让孩子们学习善良的和永恒的东西的。安德烈说，孩子们才不会去管他们的学校是怎样造成的呢！而且用不道德的手段造学校，并不是他安德烈的过错，而是环境逼迫他这样做。他还说，每个人都想要上升、突出，而“如果为了共同事业需要”的话，也不妨用“腐蚀周围人的灵魂和打断周围人的腿骨”的办法来实现。阿廖沙骂安德烈没有人性，安德烈反击说，他没有时间同阿廖沙作多愁善感的谈话，“你揭露我，而我可怜你。归根结蒂到将来只有我才能伸出手来拉你一把，把你拉上去，

否则尽管你拥有全部的道德精华，你将只能苟且度日，充其量只能做到莫斯科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最后他声称：“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希望”。

阿廖沙见自己说服不了安德烈，就威胁说要采取行动改变这一切情况。安德烈知道自己敌不过阿廖沙，（阿廖沙是系党总支委员）就答应自动辞职，但希望过几天再开大会决定，阿廖沙同意了。在开大会时，队员们对安德烈提了大量的意见：队员们为国营农场救火，安德烈竟去索取报酬；司机尤拉在运输途中因搭救失事的车辆而延误归期，受到安德烈的训斥和撤职；在工作中安德烈独断独行，谁提了批评，就会受到打击报复，扣发建筑材料。会议的结果是，安德烈撤职，成为一名普通队员，分配方法也作了改变：工资仍是各人拿各人的，但挣得多而负担轻的人自动拿出一部分交给队里作为特别基金，补贴给经济困难的人。

大会以后，火车站来了通知，砖头提货的期限只有一天了，过期后车站就要把车皮连同砖头调往别处。把砖头卸下来还勉强有办法，可是运回来就得许多卡车，因为车站和农场之间隔着一条大河，卡车要绕道行驶二百公里。城里运输队有卡车，可是条件很苛刻：每运两趟要作三趟计算，还要请司机吃喝，据说，这是“物质刺激原则的当地形式”。安德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车站离农场实际上只有十五公里，如果用木桶扎成木筏把砖

头从河上运过来，汽车就不必绕道走远路，这样用自己的汽车也就够了。但他故意不把这个主意说出来，想等到阿廖沙走投无路，被迫在运输队送来的苛刻合同上签了字之后再说。但过了一会儿，马克西姆也想到了这个办法，并且立刻就被采纳了。群众兴高采烈，安德烈茫然不知所措。阿廖沙当场宣布成立“木筏”特别小队，并任命安德烈为小队长，因为他一向十分重视安德烈的组织才能。

建筑任务完成了，大学生们即将离去。在新落成的学校大楼前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会前，安德烈再次向阿廖沙表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至于自己目前的失败，安德烈认为那只是“第一个回合”。“我现在象一艘受到鱼雷攻击的潜水艇，卧在大洋的底上。但你将看到，有朝一日我定会以声音的速度浮到水面上来”。

大会开始了，国营农场场长上台致词，大意是说，大学生劳动队给他的启示是，在我们的时代不仅可以，而且需要做康帕内拉（注：十六世纪意大利空想共产主义者。场长平时戏称阿廖沙为康帕内拉），因为生活不是在向着“用铁腕整顿秩序”的方向变，而是在向着人人独立思考的方向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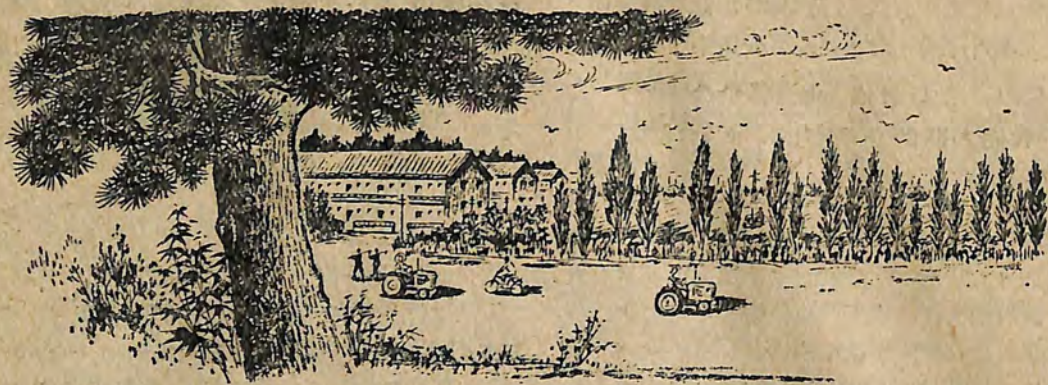
大会的最后节目是剪彩，阿莉娜拿起剪刀，剪断彩带，校舍正面的一大幅布幕落了下来，露出红砖砌成的醒目大字：

“让我们把心灵的美好激情献给祖国！”

（上接 59 页）

存在着追求情节曲折，忽视从思想深度开掘的倾向。例如，黄建安为了杀人灭口，在沈丽萍骑车去肖武斌家的途中制造的那场车祸；向为群烈士英雄就义前藏在藤椅里的纸条，十几年后忽然被找到。这些情节描写，显得比较离奇，缺少生活真实感。此外，作为一部长篇，《较量》急于展开故事情节，很少有画龙点睛的议论。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相信，作者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一定能够加以克服的。

“战斗正未有穷期”，较量将长期进行。现实阶级斗争告诉我们，政治上被打倒的资产阶级，还会在文艺领域里，继续与无产阶级进行较量。但是，可以断言，“较量的结果，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希望有更多的工农兵作者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拿起笔来，努力塑造今天的工农兵英雄形象，谱写出更多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新篇章！



明天

卫 国 珍

农业展览馆里有一座名叫《明天》的黄杨木雕。刻的是郊区亭松大队农业发展的远景。它那内容丰富的画面，使人赞不绝口。在那小小的一块黄杨木上，竟刻上了整整一个大队的远景设想！我每看到它，心中就会出现一个农村青年的形象。

今年新麦登场的一天，我乘了一小时火车，又搭船穿过十多里泖湖水路，到了上海郊区最僻远、过去产量最低、一直被人称做“小弟弟”的亭松大队。我的任务是去找一位名叫李明的农村青年，他们大队雕刻了一座体现大队远景规划的黄杨木雕，基础很好，想请他作进一步修改后，在农业展览馆里展出。

亭松大队办公室的房屋式样有些古里古气，每间房子的屋脊两端，都有两只鱼尾形的翘角。院子庭心里还有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松，六个人围抱的树干上净是刀痕鞭痕，枝杈上布满了青苔翠藓，听说它的年龄约在千年上下。然而别看它枝干苍老，枝叶却特别的青翠秀妍。

也许是正值“三夏”大忙季节吧，大队部院子里显得异常清静。接待我的是大队

宣传委员小周，这是个很热情的小伙子，当他知道我的来意后，就忙着端凳倒茶，随手给了我一份村史教材，要我坐下歇息。他自己却从隔壁屋里推出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脚踏车，嗖地一下翻身上车，找李明去了。

村史教材上写着：亭松大队的办公室，原是座清代乾隆年间兴造的祭天祠，每年三月初三由府台官员登上祭天亭，炷香祈愿这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民党反动派也在这祠宇里开设了一所“田赋并征局”。可是在那漫长的黑暗年代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根本不关心劳动人民的死活，用治水改土作幌子，大量搜括人民的膏脂。等钱装肥了他们的腰包后，他们只是在祭天亭的门楣上镌上了“泖滨兆丰”四个骗人大字，就摔手不管了。一九四八年初夏，下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雨，湖沟横溢，一片泽国。何家生产队的何三林，为了抢救即将成熟的麦子，没有交开河税就带领乡亲开沟排水，结果被反动局丁抓去绑在古松上，受尽拷打摧残……

我看到这里，突然，面前来了个须发皆白的赤脚老人，他身材高大，宛如院子里那

棵古松。老人一进门就急冲冲地问：“同志，你看到小李吗？”

我惘然地看着他，说：“哪个小李？”

“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李明呀！”

“啊，”我不无惊异地说：“李明是你们的支部书记啊！”

“怎么，你不认识他？”

“不认识。只看到过他雕刻的作品。”

“对，我们的小李还是个雕刻家呢！”

提到李明的雕刻，这老人的脸上霎时浮起幸福的笑容，肚子里的话象麦芽糖丝一样，又甜又长。他告诉我，李明在学校里就喜欢雕雕刻刻。刚来农村插队时，他曾经想，当农民修地球，再也不要捏刻刀了。然而，经过几年农村生活的锻炼，使他深深感到，只有亲身参加修地球的伟大斗争，才能更好地雕刻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锦绣河山。他那被锄头柄磨得满是茧花的手，重又握起了刻刀，并立志要当个大地雕刻家。他一边和贫下中农一起制订远景规划，用劳动的双手重新安排大队的山河，一边把自己建设新农村的理想倾注在刻刀上，专心着意雕塑着一幅远景如画的“明天”……

老人的话，我听了颇受感动，我把桌上那杯没动过的凉茶递到他手里，说：“大伯，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老人接过茶杯一饮而尽，笑着说：“我叫何三林。等小李来了，告诉他，我找他！”

须臾，小周的车架子上带着李明来了。李明，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他卷着裤管，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小格子土布衬衫的右肩上打了块补钉。乍一见我，他似乎还有些腼腆。但是当我讲起要请他修改那幅木雕时，他马上前后判若两人，一手扳腰，一手指着发展规划的修订草案，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解开了。

李明讲得有声有色，感情深沉；对大队未来的远景，如数家珍。我听得入迷了，不

禁插嘴说：“要是把这些设想，在木雕上反映出来，那有多好啊！”

在一旁的小周笑着说：“在‘明天’这张蓝图上，李明哪天不刻个两三笔。你不累的话，先到大队里去兜一转就知道了。”

“好，”我高兴得一下站起来说：“百闻不如一见，我正想去看看。”

走出猪羊满圈、鸡鸭成群的饲养场，浓荫夹道的机耕路四通八达。路上行人稀少，但四周田野里，却洋溢着一片紧张炽热的战斗气氛。无论是金色的麦浪里，绿色的秧田中，到处隐现着一簇簇社员们忙碌的身影。插秧机、脱粒机从远处、近处，持续地响起啪啪啪的声音……好一幅欢乐的丰收图！我禁不住赞叹道：“小李，你们的干劲真了不起！听说四年前，你们还是个产量低的‘小弟弟’，如今要变‘大哥哥’了。”

“是嘛！”李明不无自豪地说，“千百年来，农民坐待大自然的恩赐，受老天爷的支配。今天，我们彻底打破孔老二散布的‘天命观’，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大队的山河田园，来个兜底大变化！可是比起大寨来，还差得远哩，还只能算是‘小弟弟’。”

趁着一个间隙的机会，我把何三林托带的口信，向李明说了。李明爽朗地笑了：“这是我们亭松的贾进才！在去年冬天开挖松泾河战斗中，他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和青年突击队员、铁姑娘们一起，头顶星，脚踏冰，白天黑夜地抢着干。眼下松泾水闸的基础要碰到他家的宅基，大队正在考虑如何妥善处理，可他几次来找我，要大队指定新地方让他搬家了。”在李明谈话的口气里，充满了对贫下中农的热爱和赞扬，这种感情也很快地感染了我。我想，何三林这个老贫农，解放前为了开沟排水，险些断送生命。如今，他象千万个泅荡贫下中农一样，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中，不正是

依靠这些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的贫下中农，才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吗！

到了收工时候，天气异常闷热，乌黑的西天打着闪电，眼看一场雷阵雨要来了。“咣咣咣”的收工钟，变成了抢收麦子的动员令。霎时间，机耕路上拖拉机往来驰骋，大家搬的搬，装的装，没一顿饭的时间，还未来得及脱粒的麦子都运到了打谷场上，用尼龙布遮盖得严严实实。

这天夜里，尽管大雨如注，可政治夜校里挤满了冒雨前来的人群。今晚，政治夜校的学习内容是批判“天命观”和懦夫懒汉思想。李明在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三林大伯经常讲，长在地里的是庄稼，收到仓库才算是粮食。要不是我们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规划，搞了园田化，筑了机耕路，象现在这场大雨来不及抢收的话，一冬春的辛苦也就泡汤了。”他讲到这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点头。李明接着说：“可是，我们做的是我们前辈所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所以，碰到的困难也不少，大家总记得吧，前一段时期刮起了一股阴风，说什么‘学大寨太苦了，干部不爱护群众’，‘订规划不实际’，‘干部不为群众着想’，……”

这时，门外有一个粗犷的声音说：“谁爱护群众，谁为群众着想，我们贫下中农心里有数。”一个戴斗笠、穿蓑衣、手里握着一柄铁锹的老人进来了，啊，何三林！他把往下滴水的斗笠、蓑衣脱下，挂在门外的钉子上，接着说：“订远景规划，近看是花工大、费力气，远看却是代表我们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刮这些阴风的是个别人，这些话，我们在组织合作化、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也听到过。小李，你带头搞下去，贫下中农支持你！要知道，今天种田为的是革命，不是活命……”他讲到这里，转过头去望着窗外的那棵古松，一时静场，只听得雨水哗哗的声音……

深夜了，可我躺在床上一点都没有睡意。李明背着我，不知在搞些什么。他听到我在翻身，关切地说：“老方，你累了吧？”

“不。”我精神抖擞地回答他说：“我在想，我这一天学到了好多东西。”

“你说得很对，”李明神采奕奕地说：“尤其是现在，当充满战斗内容的一天结束的时候，我想到自己又和贫下中农一起，在大队的规划蓝图上刻下了新的一笔时，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

一句话提醒了我，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跳起来，走到他身边一看，不禁呆住了。刚才我在墙上看到的那份农业发展规划，和在大队里参观时看到的景象，现在又变成一座具有立体感的雕塑再现在我的眼前：笔直的松泾河，浓荫夹道的机耕路，驰骋在田野里的各式农机，愉快劳动的人群……啊，不对，比我看到的还要美，你看，松泾河上的水闸已经造好了，旁边还有一座水电站；哎，大队办公室那古里古气的房子怎么没有了？噢，原来是被绿树翠竹包围着的农民新村代替了，真有意思，那棵古松却长得还是那么茂盛！啊，太好了，特别是万顷稻浪边升起的那一轮红日，正放出宝石般的光彩，使人民公社的一切都沐浴在朝霞的光辉里，多逼真、多可爱啊！我一把握住了李明拿着刻刀的手腕，使劲摇晃着说：“好同志，我的任务完成了，这就是我需要你修改的作品。”

谁知李明只淡淡地一笑，说：“你的任务永远完成不了。你今天看看可以，你就带走吧。不过，这只是我们大队规划的‘修订草案’，明天有了新的内容，我们对新的蓝图就要有新的安排。我想，假如你过一段时间再来的话，那一定又得要我修改了！”

黎明前，我再也睡不着了。披衣起床，推开窗户。阵雨停了。下弦月象张银色的

(下转 61 页)

试谈曹操的诗歌

上海交流仪器厂 冰 夫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毛主席一九五四年夏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诗中提到了曹操的一首著名诗篇——《观沧海》。曹操是三国时期具有法家思想的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开创了一代诗风的杰出的诗人、文学家。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军阀混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和动乱的时代。曹操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革新派，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能够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以秦皇、汉武等法家人物为榜样，“揽申（不害）、商（鞅）之法术”，蔑视儒学名教，采取了一系列法家政策：反割据，抑兼并，奖耕战，明赏罚，兴屯田，修水利，“唯才是举”，“以法治军”等等，推行的是一条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法治”路线，所以迅速取得了成功，统一了中国北方，为后来统一全中国打下了基础，在历史上起过不可忽视的进步作用。曹操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家，他还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沈雄俊爽，时露霸气”，直接宣传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他还团结了一大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创了能够触及时事为政治服务的一代诗风——“建安风骨”，对我国乐府五言诗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他在文学上和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一样需要有专文论述。本文只就阅读他的诗歌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种思潮和学派，都打上阶级的烙印，都代表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曹操出身于庶族地主，地位低微，自小受到世族豪强的压制和排挤。《述志令》中述及任济南相而又去官时说：“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彊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说明他因坚持法家路线，“除残去秽”，同当时掌权的宦官、权贵和豪门望族相对立，作斗争。豪强世族阶级的代表、大军阀袁绍曾骂他“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另一个世袭豪强地主、“江东名士”孔融更是多方诋毁曹操，猛烈反对曹操的革新措施，甚至“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东汉末年，豪门世族大量兼并土地，占有奴婢，迫使小农破产流亡，严重地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当时社会的反动腐朽的黑暗势力，也是造成分裂割据、阻碍国家统一的根源。曹操始终执行打击和压抑豪强世族的方针政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从思想基础来说，曹操的尊法反儒是有其社会根源的。汉末黄巾大起义，沉重地打击、削弱了世家豪族的势力，动摇了孔孟儒学的阶级基础。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庶族地主同世家豪族的矛盾也是很激烈的。世家豪族代表最反动最腐朽的生产

关系和政治力量，庶族地主虽也要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因与世家豪族有矛盾，并对人民有所了解，因之能看到一些现实矛盾，重视唯物论思想的宣传，这一切，就造成了孔孟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与衰落。曹操自幼讨厌儒家的“经典”，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非常推崇先秦早期法家管仲和吴起，曾多次提到要效法管仲吴起的革新精神。他自称“性不信天命之事”，在《度关山》一诗中，第一句就唱出了“天地间，人为贵”的强音，发扬了先秦法家“天人相分”的思想，特别强调“人”的作用。他总结自己斗争的经验时说：“吾在军中，立法是也。”他当权以后便坚决推行“法家”路线，打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号，一方面挥戈跃马，转战南北，逐个消灭各地封建割据力量；一方面从政治、经济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思想文化上则采取了一系列厚今薄古的措施，加速了汉代豪门世族地主阶级维护旧统治势力的工具——分析研读儒家经典章句的传统的没落。以至《宋书·臧焘传论》哀鸣：“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这就是指的社会上精读儒家经典章句的传统已经被曹操所提倡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儒家诬蔑为雕虫小技）所代替。

曹操作为比较进步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诗歌反映了他的思想观点和政治路线。他“横槊赋诗”，是吐露自己的政治抱负，阐扬法家的治国主张，抒发他“拯世济危”、“匡正天下”的宏愿，而不是追求文字之美，更不是无病呻吟之作。从他现存的二十多首诗歌来看，思想内容相当丰富，反映了他在当时的社会现实斗争生活中蔑视儒家的“君权神授”、“循礼法古”等腐朽说教，提倡法家“人定胜天”、“以法治国”的革新精神。

曹操的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动乱中的

某些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世家豪族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反动军阀在社会上的胡作非为。如《薤露行》就是反映凉州大军阀董卓之乱的。公元一八九九年，董卓兵至洛阳，他们是凉州一带汉、羌、胡各族豪强混合的武装集团，野蛮性、掠夺性特别严重，在洛阳纵兵烧杀劫掠，屠戮人民。曹操就在诗歌中责斥董卓自迁相国，废少帝、立献帝的专横暴戾行为：“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曹操在起兵参加讨伐董卓的战争中，进一步看清军阀豪门分裂割据的无耻嘴脸。为了讨伐董卓，公元一八九九年冬，曹操“散家财，合义兵”。次年春，关东各州郡同时起兵，推选渤海太守袁绍为讨卓盟主。袁绍、袁术兄弟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豪门世族。他们平时就大造复辟舆论，叫嚷：“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自立山头，独霸一方，招兵买马，压迫人民。袁绍还效法奴隶制搞裂土大分封，使他的儿子、外甥各据一州。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反动行为，决定了他必然覆灭的下场。他们当时名为讨卓，实际争权夺利，互相火并，根本无意西进。据史载：其时“绍屯河内”，“卓兵彊，绍等莫敢先进。太祖（即曹操）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但没有用，曹操遂引兵向西，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又为之谋曰：“……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各军阀同样不听。曹操愤而写了《蒿里行》一首诗，记述了这次战争的始末以及所留下来兵祸的惨象。其中有云：“军合力不齐，踳踳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铠甲生虬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写得沉郁悲壮，于凄凉激越中抒发着诗人自己的情怀，它和另一首《苦寒行》同被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在经济上继承了先秦法家商鞅“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这一重农富国的思想，吸取了“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历史经验，制订了“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的耕战政策。他招募流离失所的农民，首先在许昌屯田。不久，所属各郡也都在各级典农官的带领下实行屯田制度，并采取了一系列增产措施。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推动。同时使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北方和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基本上解决了当时严重存在的流民问题和军粮问题，而且巩固了根据地，为扫灭群雄、统一北方创造了物质条件。《三国志·魏书》说：实行屯田制，“五年中仓廩充实”。当时与曹操三足鼎立的刘备、孙权都是法家。但比起来，曹操的魏国，比同时期的蜀、吴两国却有明显的繁荣和发展。这是被历来史料所反复证明了的。由于“屯田制”的推广，农业生产恢复较快，出现“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廩皆满”的富庶局面。所以曹操在抒写其政治理想的《对酒》等诗中兴致勃勃地写道：“王者贤且明……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

曹操在思想路线上还吸收前辈法家韩非、王充等人的朴素辩证法，承认事物矛盾的相互转化，论证“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他在著名的《龟虽寿》诗中对人的生命阐发了法家朴素唯物主义的独特见解：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这是一首为历代人们所传诵的杰出诗篇。诗的开头四句运用两个比喻说明万物有生必有死，即使象寓言里能活千年的神龟和传说中能腾云驾雾的腾蛇也免不了化为尘土，逃脱不了新陈代谢这个自然规律。曹操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到人生是有限的，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他并不消极悲观，听天由命，而是积极进取，驾驭自然。结束四句画龙点睛，驳斥了孔老二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荒谬论点，说明人生祸福并非全由天定，人力可以胜天。人的生命长短也是这样，只要振奋精神，保健得当，寿命同样可以延长。这种阐述，在当时是相当深刻而且也可以看成是对唯心论的反动儒学的勇敢挑战！

这首诗的核心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把自己比作槽中的良马，仍然渴望着奔驰千里，说明他当时虽已五十三岁，建立功业的雄心壮志仍然未减当年。地主阶级的革新派曹操，在汉末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国家的统一，行马远役，东征西讨，从公元一九七至二〇八年，先后击溃了吕布、袁术、刘表、马腾等军阀势力，特别是二〇七年，他又亲率部队，跋涉千里，平定了三郡乌桓，消灭了袁绍残部势力，结束了中原地区长期混战的局面，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因此，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满怀自豪的心情，对自己推行尊法反儒的法治路线和国家前途抱有必胜的信念。这些诗句感情相当挚直，慷慨激昂，充满着法家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

二

曹操在政治上是一位革新家，也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他在创作实践中破除儒学传统的影响，摆脱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的典雅风气，注意从古代的和当时的民歌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

发展;另一方面,他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决定了他的艺术特色和独创风格。他的诗歌流传下来的几乎全是乐府歌词。乐府是一种能唱诵的民间歌曲,富于音乐性。《宋书·乐志》记载:“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又说“魏武帝尤好之”。由于曹操擅长音乐,还把一种无弦节的互相唱和的“但歌”,令乐师加工,改造成为“相和曲”。他的《对酒》《度关山》等就是属于“相和歌”“相和曲”乐调。曹操在创造性地利用民间文艺形式的同时,还创造性地写进新内容,达到声华与实质并茂,从一个侧面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蒿里行》《薤露行》都是东齐产生的歌谣,汉代用于哀悼鬼魂的挽歌旧曲,曹操却打破陈规加以改造,用来写五言诗反映当时社会动乱状态,抒发自己的抱负,成为崭新的五言诗体。在当时这种创造和尝试在文学发展史上是进步的,也是反传统的。曹操的五言诗虽然源于乐府,但又高于乐府,言意深刻广泛,辞采自然真实、浑厚有力,有民间歌谣的特色。

曹操的四言乐府诗,更是立意刚劲,造语质朴,一扫自《诗经》以来四言诗创作上因袭旧作的文坛陋习,创作了具有新内容、新精神、新意境的四言诗。如果不是具有法家传统的反潮流精神,是不能这样创作的。他的《观沧海》是历史上著名的写景诗。但他的写景完全是为了抒情言志。诗中浩大的气魄和万千的景象,显示出作者以自己的理想来改变现实的胜利信念: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秋
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
在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全诗以沧海山岛丛树丰草为近景,用
波涌过渡,引出日月星汉出没其中的宏大

气势,描绘出海的壮阔,天的广垠,吞吐日
月银河,包含浩瀚宇宙。曹操写这首诗的
时候,正在率兵北伐乌桓袁氏联军的征战
途中,一股豪情壮志回荡贯注于字里行间。
作者借写沧海之壮阔而吐露自己改革社
会、叱咤风云的胸襟,凭描绘自然之雄伟
而抒发自己铲平边患、统一祖国的壮志。

如上所述,曹操在诗歌创作的实践中,
摆脱了古典诗的陈旧束缚,从民间文学吸
取营养,敢于创新,勇于提高,在同崇儒
复旧的仿古派诗人孔融等的斗争中,创造
了我国文学史上放射过光彩的建安诗风。

三

曹操的诗歌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他当时的现实斗争生活,是因为它们
常常直接产生于“戎马倥偬的征战途中”,
写于“以法治国”的议事桌旁。他怀抱壮
志,阅历深厚,经受了东汉末年现实斗争的
锤炼。他的文学作品反映他的政治路线,宣
传他的政治路线,推进他的斗争事业。《三
国志·魏书》说:“太祖御事三十余年,手不
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
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的诗
是有一定的生活基础的,基本倾向是革新
的、前进的、宣扬法治路线的。既不象汉
代俗儒那样的吟风弄月,更不是那些宫廷文
学的无病呻吟,总之是与儒家泾渭分明的。
例如著名的《苦寒行》,是曹操在公元二〇
六年远征袁绍之甥高干时所作。高干曾降
曹,后又叛变投靠乌桓,屯兵在壶关口。曹
操当时从邺城出兵,北度太行山。其时正逢
隆冬季节,雨雪纷飞,千军万马翻山越岭,
车轮滚滚震撼深谷,气势何等雄壮: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黑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曹操作为军中主帅看到眼前这罕见的景象和行军的艰难，怎能不联想到东征西伐统一中国的霸业而放歌咏怀。诗中还有细腻具体的描写：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暮薄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这样生动鲜明的形象，那些坐在书斋里、竹林中的儒生墨客，就是绞尽脑汁也无法雕镂出来的。从基本倾向上说，曹操的诗没有脱离那一个时代社会现实斗争生活，是建安文学的主流。

当然，曹操毕竟是东汉末年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主张摆脱不了时代的阶级的局限。他的“法治”还有其不彻底的一面。对农民他也显示了地主阶级的残酷性。他在《气出唱》《秋胡行》等游仙诗中表现了较为浓厚的悲叹人生无常、追慕神仙幻境的消极情绪，甚至

还流露出宿命论的思想。《短歌行》主要是表达他的求贤若渴的心情，抒发其“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政治抱负的，但诗的开头也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感伤、消沉的情调。这说明曹操毕竟是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诗人。他们的进步性是不可能游离于他们严重的局限性而存在的。

历史上一切反动势力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顽固派。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不仅咬牙切齿地咒骂法家为“罚家”，而且还挖空心思地摘引《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的“韬海”之计，来攻击法家曹操，为他自己阴谋发动武装政变，建立法西斯专政制造反革命舆论。但是，妄图歪曲历史的反动派总要受到历史的惩罚。“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历史发展的洪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林彪这个复辟狂，跟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一样，成了遗臭万年的蠹虫。

附：

蒿里行^①

关东有义士^②，兴兵讨群凶^③。初期会盟津^④，乃心在咸阳^⑤。军合力不齐^⑥，踌躇而雁行^⑦。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⑧。淮南弟称号^⑨，刻玺于北方^⑩。铠甲生虮虱^⑪，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⑫，念之断人肠^⑬。

〔注释〕

① 《蒿里行》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本是士大夫出殡时用的挽歌。作者写作此诗是以古题写时事，叙述了东汉末年关东各州郡将领和士族豪强在讨伐董卓的名义下，互相争权

夺利，长期混战所造成土地荒芜、人民大批死亡的悲惨景象。作者在描写中表示了对士族豪强袁绍之流各霸一方互相混战的行为深怀不满。

② 关东，指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西南）以东。义士，指起兵讨伐董卓的各州郡将领。

③ 群凶，指董卓及其党羽。

④ 期，希望；盟津，地名，即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是周武王伐殷纣时同众诸侯结盟的地方。

⑤ 乃心，其心，指讨伐董卓的诸将领的本意。咸阳，地名，在今陕西咸阳县东，曾是秦的都城。

⑥ 军合力不齐，是说讨伐董卓的军队集结了起来，但各怀所望，力量不能统一。

⑦ 踌躇，犹豫。雁行，同“颜行”，古代士兵前进叫颜行。这句意为：各州郡的士族豪强迟疑不敢前进。（《三国志·武帝记》记载：“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

大众已合，诸君何疑……”)

- ⑧ 嗣还(xuán旋)，其后不久。自相戕(qiāng腔)，自相残杀。指当时讨伐董卓的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孙坚等发生了内部的攻杀。
- ⑨ 袁术(袁绍的堂弟)据有淮南(今淮河下游南部以至长江以北的地方)。建安二年(公元一九七年)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自立为皇帝。
- ⑩ 玺(xǐ喜)，帝王所用的印章。这里指初平二年(公元一九一年)袁绍在北方打算拥立刘虞为皇帝，刻制金印。
- ⑪ 铠(kǎi凯)甲，古代士兵用以护身的铁甲。虬——虱子的卵。全句是说因为战争长期不停，士兵不能解甲，所以生了虱子。
- ⑫ 生民百遗一，老百姓百人之中能活下来的只有一人。
- ⑬ 念之断人肠，想起军阀混战，百姓死亡的惨状，真使人肠断。断人肠，悲痛到极点的意思。

观沧海^①

东临碣石^②，以观沧海^③。水何澹澹^④，山岛竦峙^⑤。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⑥，洪波^⑦涌起。日月之行^⑧，若出其中；星汉^⑨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⑩。

〔注释〕

- ① 《观沧海》选自《步出夏门行》(又称《陇西行》)，属古乐府《相和歌·瑟调曲》。全诗前有“艳”，是乐曲的前奏(通称引子)。以下分《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四“解”(相当于章)。这首诗是曹操于建安十二年(公元二〇七年)北征乌桓时沿途所作。写经过碣石时跃马挥鞭，登山望海的景象，气势雄浑，抒发作者统一国家的志向和抱负。
- ② 碣石，山名。《汉书·地理志》记载：大碣石山位于右北平郡骊城县西南(今河北乐亭县西南)。后由于地理变化沉入海中。
- ③ 沧海，大海。
- ④ 澹澹，水波动摇的样子。
- ⑤ 竦(sǒng耸)，同“聳”，高起之状。峙(zhì智)，

突起之状。

- ⑥ 萧瑟，形容秋风吹动树草所发出的声音。
- ⑦ 洪波，巨大的波涛。“洪波”，亦作“洪涛”。
- ⑧ 日月之行，指每天太阳和月亮的运行。
- ⑨ 星汉，即银河。
- ⑩ 幸甚两句：这是为了配合乐曲所加的套语，每解末尾都有，与正文无关。幸，吉庆、庆幸。甚，极。歌以咏志，是“诗言志，歌永言”的省语，唱歌以表达自己的思想。

龟虽寿^①

神龟^②虽寿，犹有竟时^③。腾蛇^④乘雾，终为土灰^⑤。老骥伏枥，志在千里^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⑦。盈缩之期^⑧，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⑨。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注释〕

- ① 《龟虽寿》，此诗有辩证法，作者认为人命不由天定，只要主观努力，也可以益寿延年。表现了作者人定胜天的思想和积极奋发的精神。
- ② 神龟，《庄子·秋水篇》：“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古人将神龟作为长寿动物的代表。
- ③ 竟时，终尽的时候。
- ④ 腾蛇，是古代传说中一种能乘云而飞的蛇。
- ⑤ 土灰，指死后化为尘土。
- ⑥ 骥，千里马。枥，马厩。这两句意为：千里马虽然老了而卧在马厩里，但仍然有驰骋千里的雄心。
- ⑦ 烈士，怀有雄心壮志企图有所作为的人。暮年，老年。不已，不停止。这两句意为：怀有雄心壮志的人即使到了老年，建功立业的雄心仍然没有丧失。
- ⑧ 盈，长。缩，短。期，期限。这里是指人的寿命长短。
- ⑨ 养怡两句：养怡，保养身心健康。永年，长寿的意思。以上四句意为：寿命的长短不全由天安排，只要身体保养得好，也可以延年益寿。
- (复旦大学中文系《曹操集注》小组)



茁壮成长 (中国画)

孙福胜作



朝霞

1974/8

60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 元